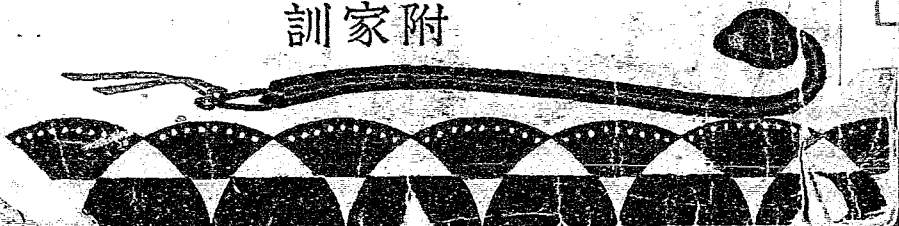


標點註釋

曾文正公家書

附家訓



附家訓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葉玉麟題



3 0475 2813 2

標點曾文正公家書序

曾文正公原名子誠，字伯涵，湘鄉人。王父星岡公諱玉屏，少時喜任俠，已乃折節下士。嘗曰：「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屏斥惟恐不遠。星岡公生三子，長曰竹亭，仲曰上臺，季曰驥雲。竹亭累封光祿大夫，公之父也。生子五人，公居長，名國藩。次國潢，字澄侯，即所稱四弟。次國華，字溫甫，即所稱六弟。次國荃，字沅浦，號子植，即所稱九弟。次國葆，字事恆，號季洪，即所稱季弟。此公之三代世系也。讀家書者，首宜知此，庶幾開卷瞭如指掌。

曾公於遜清末葉，勸業文章，爲有數人物，雖軍務倥傯，不廢學問，著述之富，高可等身，亦屬難能而可貴矣。其家書一種，愷切詳贍，文極通暢，正誠修齊治平之道，胥在乎是；且淺近顯明，尤宜於初學。至於敬尊長，督諸昆，訓子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委委曲曲，勤勤懇懇，情無不周，辭無不達。初學讀之，不特可增長學識不少，於立身處世之道，思過半矣。今將關於青年學子身心尤切要者，摘出分列於左，藉資警惕。

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頁四四）

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頁四七）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頁五六）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爾。（頁六六）

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分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頁七二）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頁八三）

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頁一〇四）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頁一二九）

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又云：「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爾。」（頁一二九）又云：「求業之精，別無他事，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頁一二二）

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又云：「務使祖父母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頁一四一）

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弔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卽使終不入泮，尙不至於飢寒，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頁一四六）

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爭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家訓頁二）
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家訓頁一七）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家訓頁四五）

凡將相無種，聖賢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家訓頁五七）

凡事皆有極困難之事，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家訓頁六二）

曾公一生，最重勤儉二字，而云：『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尚無五分工夫。』（頁六一）此乃自謙之語，以我觀之，皆已做到八九分矣。對於子姪，最怕驕奢佚三字。故云：『家敗雖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厭離不得個驕字。』（頁五五）語尤確切不移。

曾公治家之道，有八字訣。教子弟之道，又有八本之說。至理名言，卓然不刊，茲特標列於此：

（八字訣）考寶早掃，書蔬魚豬。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頁五二）又云：『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頁四五）案書者，讀書也，此即書蔬魚豬之詮解也。

（八本說）讀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頁五八）

我所最欽佩曾公者，一爲求才若渴，知人善任。一爲鄙薄庸醫，不喜服藥。致沉浦書云：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闕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頁三〇七）

論醫士云：『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

家訓頁三一）又論服藥之害云：『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頁九六）又云：『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家訓頁六一）又云：『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家訓頁三一）其自信有如此者。

曾公五箴，不減韓公五箴，程子四箴，真閱歷有得之言。『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曾公得力於此亦不少，故伎求詩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處富貴而仍守忠恕之道，寒素之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曾公誠無愧焉。

曾公曰：『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頁九六）今人適得其反，讀公之言，可勝慨然！又曰：『此賊萬無持久之道。』（頁三九三）我謂當今赤匪，何異昔日赭寇？亦萬無持久之道。

近世尺牘，風行最廣者，首推秋水。然以曾公家書視之，藐乎小矣！秋水比之摩登女郎，衣服麗都，徒工辭令，中無所有。家書如寸粟尺帛，都有實用。驟視之，雖如家常淡飯，樸實無奇，細按之，則武庫森然，探

之不盡。朱文公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者，可以移贈。不特宜於軍學界，即工商界，何嘗不宜？故今人將悉屏秋水而晉用家書，以期爲國家培元氣，有所倣法，而造就真材也。

行見此書銷路之廣，必駕秋水而上之，無疑。本局爰重加標點，按類分列，撮要綴題，翻檢便利。體例謹嚴，注釋詳明，音讀無誤，校讎審確，學子得此，裨益多矣！至於曾公著述，人人皆知，毋庸贅列；惟十八家詩鈔外，尙有三十二家詩鈔，祇有木板，未見翻印云。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上澣南匯朱惟公謹識

丹黃餘記

予性喜讀書，讀必校，校必記；記有得，則甚樂也！以爲學者雖工文章，而不善校勘，必不能厭人望。予之嫌詞章家不善校勘，亦猶曾公之嫌考據家無文章也。予校刊斯編，已三月餘於茲矣。雖未能盡善，亦有不同於流俗處。茲將各本參校所得，略記一二，以供研究。其平淡無奇，人人皆知者，則不列焉。

『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一本自作有。（頁一八九）

『夜宿青油望。』一本作責曲望。（頁四一九）

『曰老莊。』一本作莊老。（家訓頁一七）

『晉軍在建德。』一本晉作普。（家訓頁三〇）

『驚悉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一本作驚慰，以慰字句，霞仙先生數句另起，誤甚！（家訓頁三

二）

『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一本文作字。（家訓頁三四）

『爾可求郭意城姻叔揚一二分。』一本城作誠。（家訓頁三五）

『因請莫君指示錯誤。』各本因皆作固，文氣承上殊不順，必係因字之譌無疑。（家訓頁四二）

『班指一。』一本班作搬。（家訓頁四二）

『至今用爲疚憾。』一本疚作疾。（家訓頁四三）

『僅用去二文，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一本硬改二爲一，八爲九，以遷就之，誤甚！此係竟希公事，幼學瓊林以爲文正事，亦誤。（家訓頁五七）

『總以鄉試會試能列榜前。』各本列皆作到。（家訓頁五七）

曾公之勤儉，可謂古今將相中，罕有其匹。嫁女奩資，不過二百金，自己所有衣服，不足三百金；在紳商已足詫異，况身爲大員者乎？今世習於奢侈，競務虛榮，一機之值數十金，一席之費數百圓，可悚可畏！殊堪爲世道之憂。曾公作事讀書，俱有定程，其儉不可及，其勤亦不可及也。今日游手好閒，而務奢華者多，正可以曾公藥之。

洪楊之役，上海猶未失陷，說者謂曾家兄弟之功，不無可記。而我則謂上海人尤不可忘記錢調甫請兵之功，因節錄家書一段於此：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
約不得大兵同行，即不還鄉，可感可敬！（頁三九五）

申包胥南霽雲，當不過如是。我恐不有錢氏之泣求，未必曾家調兵如此之速，上海能免失陷與否？
尙未可知。是以我特表而出之，以歸功錢氏焉。

諭紀澤云：「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家訓頁三一）又云：「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
（家訓頁四〇）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人則取人專重言貌，務須伶俐便辟，方堪入選。但願其敏於言，而
不計其鈍於行，與曾公異趣，宜乎其失之遠也。

癸酉孟夏海曲讀書太忙生識

丹黃餘韻

四

清太傅
武英
殿大學
士一
著毅勇
侯謚
文正曾
公國
潘心影
畫道人
摹



曾文正公家書目錄

卷一治家類

185627
282=3

稟父母（和氣則家道興）	………	一
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	三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	五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	七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	一〇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	一一
致諸弟（日日想歸省親）	………	一四
致諸弟（無半字入公庭）	………	一七
致諸弟（述改屋之意見）	………	一九
致諸弟（擬於明年歸省）	………	二一

致諸弟（迎養父母叔父）	………	二三
致紀澤（料理家事出京）	………	二五
致紀澤（攜眷趕緊出京）	………	三〇
致紀澤（須另搬小房子）	………	三三
致紀澤（家眷不可出京）	………	三四
致紀澤（宜守鄉間舊樣）	………	三四
致諸弟（宜注意勤敬和）	………	三六
致諸弟（勿使子姪驕佚）	………	三八
致紀澤（宜教新婦作羹）	………	三九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父）	………	四〇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門）	………	四一

致四弟（得兩弟爲幫手）……………四二
 致九弟（歸家料理祠堂）……………四三
 致四弟季弟（注重種蔬等事）……………四五
 致諸弟（宜兄弟和睦及實行勤儉二字）四六
 致諸弟（逆境遇之順逆及好說利害話）四八
 致諸弟（述六弟婦治家最賢賦命最苦）四九
 致諸弟（述起屋造祠堂）……………五〇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訣）……………五二
 致四弟（居鄉要訣宜儉）……………五三
 致九弟季弟（宜戒後輩驕佚）……………五四
 致四弟（怕子弟驕奢佚）……………五四
 致四弟（教子姪以謙勤）……………五五
 致四弟（教子弟去驕惰）……………五六

致四弟（教子弟以八本）……………五七
 致四弟（必須愛惜物力）……………五八
 致四弟（惜福貴乎勤儉）……………五九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六〇
 致四弟（教家勤儉爲主）……………六〇
 致四弟（宜以耕讀爲本）……………六一

卷二修身類

稟父母（謹守保身之訓）……………六三
 稟父母（痛改從前過失）……………六五
 致諸弟（詳述克治之功）……………六六
 稟父母（勸弟除驕傲氣）……………七〇
 致諸弟（勉以進德修業）……………七一
 致諸弟（切勿恃才傲物）……………七三

稟父母（不敢過分用心）	七五
致諸弟（勸宜力除牢騷）	七七
致四弟（勸宜不露圭角）	七九
致九弟（勸宜息心忍耐）	八〇
致九弟（在營宜保身體）	八一
致九弟（述無恆的弊病）	八二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八四
致九弟（願共鑒誠二弊）	八五
致九弟（注重平和二字）	八六
致四弟（必須加意保養）	八八
致四弟九弟（體弱必須起早）	八九
致九弟（宜平驕矜之氣）	九〇
致九弟季弟（須戒傲惰二字）	九一

致四弟（保養宜停藥物）	九二
致四弟（宜不輕非笑人）	九三
致九弟季弟（宜注意清慎勤）	九三
致九弟季弟（必須自立自強）	九六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見）	九六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藥）	九八
致九弟季弟（服藥不可太多）	九九
致四弟（必須好好靜養）	一〇〇
致四弟（見本縣父母官宜以謙謹為主）	一〇一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勞）	一〇二
致九弟（著力積勞二字）	一〇三
致九弟（萬望毋惱毋怒）	一〇四
致九弟（脾疼先貴扶脾）	一〇五

致九弟（鬱怒最易傷人）……………一〇六
 致四弟（述養身有五事）……………一〇七
 致九弟（宜自修處求強）……………一〇八
 致九弟（得力惟一悔字）……………一〇九
 致九弟（必須逆來順受）……………一一一

卷二勸學類

稟父母（九弟習字長進）……………一一三
 稟父母（教弟寫字養神）……………一一五
 稟父母（兩弟業患不精）……………一一七
 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一一九
 致諸弟（勉勵立志有恆）……………一二四
 致諸弟（勉勵自立課程）……………一二七
 （附課程表）……………一三〇

致諸弟（講讀經史方法）……………一三二
 致六弟（述學詩習字法）……………一三八
 致諸弟（勸講孝弟之道）……………一四〇
 致諸弟（須要看史溫經）……………一四二
 致諸弟（勿為時文所誤）……………一四四
 稟父母（教弟注重看書）……………一四七
 致諸弟（必須立志猛進）……………一四八
 致諸弟（看書必須有恆）……………一五〇
 致諸弟（按月作文寄京）……………一五二
 致諸弟（評文字之優劣）……………一五四
 致諸弟（宜訪擇一明師）……………一五六
 致四弟（宜留心讀書事）……………一五八
 致四弟（宜勸諸姪勤讀）……………一五九

致四弟九弟（宜家居時苦學）……………一五九
 致九弟（講求奏議不遲）……………一六〇
 致四弟九弟（諄囑瑞姪加功）……………一六一
 致四弟九弟（述爲學有四事）……………一六二

卷四 理財類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一六三
 稟祖父母（京中窘迫狀）……………一六五
 稟父母（籌畫歸還借款）……………一六七
 稟父母（借銀寄回家用）……………一七〇
 稟父母（在外借債過年）……………一七二
 稟父母（便附家中大布）……………一七三
 稟祖父母（在京易挪錢）……………一七四
 稟祖父母（無錢寄回家）……………一七六

稟父母（寄銀完債贈人）……………一七七
 致諸弟（取款及託帶銀）……………一八〇
 稟父母（送參冀減息銀）……………一八三
 稟父母（專人去取借款）……………一八四
 稟父母（在京事事省儉）……………一八五
 稟叔父母（託人帶歸銀）……………一八七
 致諸弟（家中須略積錢）……………一八八
 致紀澤（託人帶銀至京）……………一九〇
 致諸弟（帶歸度歲之資）……………一九一
 致九弟（述捐銀作祭費）……………一九三
 致九弟（勸捐銀修祠堂）……………一九四

卷五 濟急類

稟祖父母（請救濟族人）……………一九七

稟祖父母（先餽贈戚族）	一九九	致諸弟（述求師友宜專）	二二一
致諸弟（述濟戚族之故）	二〇〇	致諸弟（必須親近良友）	二二二
（附錄五篇并序）	二〇八	稟叔父（俠士料理友喪）	二二三
（養身要言）	二一一	致諸弟（不可與人太疏）	二二四
（求闕齋課程）	二一二	致諸弟（切勿占人便宜）	二二七
稟祖父母（贈戚族數目）	二一二	稟父母（處置朋友之法）	二二九
稟叔父母（請免錢送人）	二二三	致九弟（許李次青訂婚）	二三〇
致諸弟（定計畫一義田）	二二四	致九弟（述輓胡潤帥聯）	二三一
致九弟（順便可以周濟）	二二七	致九弟季弟（述辜負李次青）	二三一
致九弟（周濟受害紳民）	二二七		
致四弟九弟（寄銀親族三黨）	二二八	卷七爲政類	
致四弟（送銀共患難者）	二二九	稟祖父母（與英國議和）	二三三
		稟父母（盤查國庫巨案）	二三六
		稟父母（具摺奏請日講）	二三七
卷六交友類			

致諸弟（具奏言兵餉事）	二三八
致諸弟（進諫說破駱矜）	二三九
致諸弟（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	二四二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	二四四
致九弟（暫緩奏祀望溪）	二四五
致季弟（長江釐卡太多）	二四六
致九弟季弟（籌辦粵省釐金）	二四七
致九弟（抽本省之釐稅）	二四八
致九弟（當大事宜明強）	二四九
卷八服官類	
致諸弟（喜述大考升官）	二五一
稟祖父母（報告升侍講）	二五二

稟祖父母（報告考差信）	二五五
稟祖父母（報告補侍讀）	二五六
致諸弟（喜得會試房差）	二五八
致諸弟（喜述升詹事右春坊右庶子）	二五九
稟父母（勿入畧說公事）	二六一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二六二
稟父母（請祖父換藍頂）	二六四
稟父母（擬爲六弟納監）	二六五
稟父母（報告兩次兼職）	二六七
稟父母（請勿懸望得差）	二六九
稟父母（附呈考差詩文）	二七〇
稟父母（六弟成就功名）	二七一
稟父母（請敬接語封軸）	二七二

稟父母(毋以不得差及六弟不中爲慮)二七四
 稟父母(四弟送歸詰軸)……………二七五
 稟父母(遵命一意服官)……………二七七
 致諸弟(述升內閣學士)……………二七八
 致諸弟(喜述補侍郎缺)……………二七九
 致諸弟(述派較射大臣)……………二八一
 致諸弟(喜九弟得優貢)……………二八三
 致九弟(公文不可疏懶)……………二八五
 致九弟(喜保同知花翎)……………二八六
 致四弟(開用總督關防及鹽政之印信)二八七
 致九弟(兄弟同奉特恩)……………二八八
 致九弟(申請辭退一席)……………二八九
 致九弟(揭出自己襟懷并以紀瑞承蔭)二九〇

致九弟(述紀梁宜承蔭)……………二九一
 致九弟(儘可隨時陳奏)……………二九二
 致九弟(不必再行辭謝)……………二九二
 致九弟(戰事宜自具奏)……………二九三
 致四弟(兄弟同蒙封爵)……………二九四
 致四弟九弟(諭旨飭沉陸見)……………二九五

卷九用人類

致諸弟(營中需才孔亟)……………二九七
 致諸弟(調彭雪琴來江)……………二九九
 致九弟(催周鳳山速來)……………三〇〇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三〇二
 致九弟(慚對江西紳士)……………三〇三
 致九弟(宜以求才爲急)……………三〇五

致九弟（擬優保李次青）	三〇七
致九弟季弟（述楊光宗不馴）	三〇八
致沅弟季弟（囑文輔卿二語）	三〇九
致沅弟季弟（隨時推薦正人）	三一〇
致九弟季弟（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	三一
致九弟（辦事好手不多）	三一
致九弟（宜多選好替手）	三一
致九弟（述器重杜小舫）	三一
致九弟（述保舉人爲難）	三一
致九弟（述查參金眉生）	三一

卷十行軍類

寄友（述奉旨命辦團練）	三一
寄友（述湘勇頗有紀律）	三一

稟父（專思辦水戰之法）	三一
稟覆父（軍中要務數條）	三一
致諸弟（遣歸長夫多名）	三一
致諸弟（付回奏摺底稿）	三一
致諸弟（儘可不必來營）	三一
致諸弟（廣東水師已到）	三一
致諸弟（奏請調貴州兵）	三一
致諸弟（鄂兵久無餉銀）	三一
稟父（在省中修理戰船）	三一
致諸弟（長夫皆合回里）	三一
致諸弟（廣西水勇到省）	三一
致諸弟（湖北業已失守）	三一
致諸弟（令子姪覓軍旅）	三一

致諸弟（述賊人數更多）	三三三	致諸弟（鹽務籌餉有二）	三五一
致諸弟（述陸路大獲勝）	三三五	致諸弟（細述鄂贛軍情）	三五三
致諸弟（即日移營前進）	三三六	致諸弟（述吉安府失守）	三五四
致諸弟（述賊不能水戰）	三三七	致諸弟（瑞州屢獲大勝）	三五七
致諸弟（軍事愈辦愈難）	三三八	致九弟（不可久頓城下）	三五八
致諸弟（水師陷入內河）	三四〇	致九弟（急來瑞州更替）	三五九
致諸弟（盡遣長夫回家）	三四二	致九弟（軍餉可望充裕）	三六〇
致諸弟（認真操練水師）	三四四	致九弟（恐哨勇不老練）	三六〇
致諸弟（軍中意見不合）	三四五	致九弟（軍事尙隱尙詭）	三六一
致諸弟（打單眼鈍數竿）	三四六	致九弟（宜全神注陸路）	三六二
致諸弟（難以打出湖口）	三四七	致九弟（與賊最戒浪戰）	三六三
致諸弟（陸軍勢已不支）	三四九	致九弟（必須細偵賊情）	三六三
致諸弟（擬添募五百人）	三五〇	致九弟（訓練注重講辨）	三六四

致九弟（赴浙辦理軍務）	……	三六六
致九弟（望來幫辦一切）	……	三六七
致九弟（述捐餉增學額）	……	三六八
致九弟（喜聞克吉安信）	……	三六九
致九弟（望即來營小住）	……	三七〇
致四弟季弟（述零匪難奏功）	……	三七一
致九弟（當報近日軍情）	……	三七二
致諸弟（溫甫尸無下落）	……	三七三
致諸弟（奏溫甫殉難事）	……	三七四
致諸弟（尋獲溫甫遺骸）	……	三七五
致諸弟（邑中須有團練）	……	三七五
致諸弟（湖南協餉停解）	……	三七七
致四弟（述奉防蜀之旨）	……	三七七

致四弟（述楚軍難北行）	……	三七八
致四弟九弟（述擒匪之猖獗）	……	三七九
致四弟九弟（頗慮統將乏人）	……	三八〇
致四弟九弟（述賊包圍鮑營）	……	三八〇
致四弟九弟（述克復太湖縣）	……	三八一
致四弟九弟（述克復杭城信）	……	三八二
致四弟（述蘇錫失守信）	……	三八三
致季弟（第一講求將略）	……	三八四
致九弟（北援不必多兵）	……	三八五
致九弟季弟（宜以靜字勝賊）	……	三八六
致九弟（陸路萬難多運）	……	三八七
致四弟（述安慶之得失）	……	三八八
致九弟（緩急由鮑自定）	……	三八九

致四弟（洋船暗通接濟）……………三九〇
 致九弟季弟（須將外濠加挖）……………三九一
 致九弟（宜作堅守之計）……………三九二
 致九弟（述賊萬難持久）……………三九三
 致九弟（喜聞克安慶信）……………三九三
 致九弟（述不放心水師）……………三九四
 致四弟九弟（望來共商大計）……………三九四
 致四弟九弟（但求保全上海）……………三九六
 致九弟（注意訓練新軍）……………三九七
 致九弟（咨鄂協解火藥）……………三九七
 致九弟季弟（須惜士卒精力）……………三九八
 致九弟季弟（金陵似可克復）……………三九九
 致九弟（兵貴機局靈活）……………四〇〇

卷十一 旅行類

致九弟（切忌全作呆兵）……………四〇一
 稟父母（到京後之狀況）……………四〇三
 稟父母（九弟急欲南歸）……………四〇五
 稟父母（九弟暫不歸家）……………四〇七
 稟父母（九弟擇日南歸）……………四一〇
 稟祖父母（九弟已動身）……………四一一
 稟父母（九弟路上安否）……………四一五
 稟父母（諸弟願意來否）……………四一七
 致諸弟（四弟已經出京）……………四一八
 致九弟（述自長沙起行）……………四一九
 致九弟（述寓武昌撫署）……………四二〇
 致九弟（過潯祭塔公祠）……………四二一

致四弟（囑紀澤來省觀）……………四二二
 致九弟季弟（謝給紀澤途費）……………四二三

卷十一 雜務類

稟叔父（請再代辦壽材）……………四二五
 稟祖父母（孫婦生一女）……………四二六
 稟父母（年漆壽材一次）……………四二六
 致諸弟（託友帶歸各物）……………四二八
 稟父母（暫緩兒女聯姻）……………四二九
 稟父母（無法位置妹夫）……………四三〇
 稟父母（京寓慶祝壽辰）……………四三二
 稟父母（身上執毒未好）……………四三三
 致諸弟（述現服清涼藥）……………四三五
 稟叔父母（移寓呂祖閣）……………四三六

稟父母（專服補肝之品）……………四三八
 稟祖父（意欲另尋墳地）……………四三九
 致諸弟（述大女兒訂姻）……………四四〇
 致諸弟（欣聞兩次喜信）……………四四二
 稟父母（好地氣必團聚）……………四四四
 致諸弟（寄歸銀兩物品）……………四四六
 致諸弟（不必重價買地）……………四四六
 致諸弟（癘疾愈見大好）……………四四七
 致諸弟（託查遺失家信）……………四四八
 致諸弟（述修改長郡館）……………四五〇
 致諸弟（擬爲紀澤定婚）……………四五一
 致諸弟（成就紀澤親事）……………四五四
 致諸弟（暫緩紀澤親事）……………四五五

致諸弟（決對紀澤親事）	四五八
致四弟（以壽序作格言）	四六〇
致四弟九弟（必須略置墓田）	四六一
致四弟九弟（痛悉叔父去世）	四六二
致四弟九弟（尋地必求愜意）	四六三
致四弟（應酬必須親到）	四六四
致四弟（紀鴻倅取縣首）	四六五
致九弟（擬接季弟靈柩）	四六五
致九弟（述季柩已到此）	四六六
致九弟（擬作季弟墓志）	四六七
致九弟（派送季柩歸里）	四六八
致四弟（述季喪甚整齊）	四六八
致九弟（述爲季弟請謚）	四七〇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

治家類

稟父母（和氣則家道興）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補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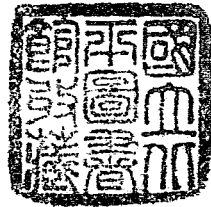
重蔭音陰圖，觀者無不歎羨九！音殿

男 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

弟欲偕季弟從汪覺菴師遊，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 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

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

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修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



六弟實不羈鷄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心志。且少年英銳十七歲者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音初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座音乾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三讀者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為叔父克家之子，即為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續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註 ①萬福 謂榮福駢臻也 ②金安 謂金玉之體安康也 ③慶祝也 ④去職 謂上年十二月也 ⑤壽屏 將壽文書

於條幅上或八條或十六條謂之壽屏 ⑥同鄉 同里之人也 ⑦倩 請託也 ⑧椿萱重隆 今人以椿萱比父母故對

於祖父母曰重隆言有兩重隆庇也 ⑨淡愛慕也 ⑩備俱也 ⑪家塾 古者二十五家有閭閻門之側有塾謂之家

塾今以在家中延師教授子弟為家塾所以別於學校也 ⑫天分 人之才質為天所賦與故曰天分 ⑬東修 塾師之薪

金也 ⑭發奮 用力也 ⑮不羈 不可羈絆言其人之俊逸也 ⑯孤陋寡聞 謂學識疏淺聞見不多也 ⑰英銳 英

銳銳利之謂 ⑱挫 磨折也 ⑲入學 謂童子初入學為生員也 ⑳肄業 謂從師學習也 ㉑蒸蒸日上之意

克家 能任治家事也 ④光大門第 猶言顯耀門庭也

真父母（教弟竭盡心力）

母 國藩跪稟

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月初三交彭山起音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于然遊子聞之，尙轉心悻季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祝，心猶依依。

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觀諸來信卽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卽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卽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待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朱守家園，時有耽單讀若，攔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怫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可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感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

弟另擇外傳，僅延丹闈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

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再拂弟意，將傷和氣

矣。兄弟和，雖窮氓門，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官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備從

男等兄弟之情，實以和睦兄弟為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

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為科目中人，

亦當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

伏讀手諭，謂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預預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

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謹

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註：①腸風病名大便下血名曰腸風又曰腸紅 ②神靈即神明 ③默佑謂暗中保佑也 ④痊愈也 ⑤遊子謂

人子遠遊在外也 ⑥心悸驚恐也 ⑦依依不忍舍之貌 ⑧發奮極力用功也 ⑨散館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

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解散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職編修者謂之留館其改用主事知縣等官者謂之散館 ①逾及也 ②途謂釋其心也 ③株守謂困守也 ④家園謂故鄉也 ⑤怫鬱憤懣也 ⑥厥其也

⑦外傳外地之師長也 ⑧拂違逆也 ⑨寂守即靜守也 ⑩隱衷謂心有隱秘之事也 ⑪勃勃盛貌 ⑫窮

氓小戶謂貧苦微賤之家 ⑬世家宦族謂累代作官之家 ⑭戀戀依依不舍之貌 ⑮科目中人即科舉中人

⑯依倚靠傍也 ⑰職位作官之俸祿爵位也 ⑱手諭自上告下曰諭故父母所寫之信曰手諭 ⑲瑣瑣細微之意

⑳婉勸委婉勸導也 ㉑博稱廣博稱道也 ㉒約指約略指示也

稟祖父母（曬皮衣之法）

孫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

上半年所付黑_二狸_音里皮褂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_去於回_三潮，黑色變為黃色，不

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灌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音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五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

江西家受恬^音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免銀之難，往往如此。

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音者前以病殤^{七音}，幼者昨又以痘^入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音！

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

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上後寄歸，孫國藩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註①脫手寫 小兒初學寫字無人爲之執筆俗謂之脫手寫 ②異經 獸名 ③回潮 謂發潮溼之氣也 ④潮腦 樟腦

之一種產於廣東潮州者 ⑤鹽 物置於日中曰鹽 ⑥明府 古於太守牧令皆稱明府後乃專稱縣令爲明府 ⑦感

未成人喪也 ①痘病名俗謂之天花 ②周歲一歲也 ③悼歎悲傷哀痛也 ④會試明清時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名曰會試其科目與鄉試同

致諸弟（勸勿管家中事）

諸位老弟足下：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四弟之詩，又有長_{韻音}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_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_四壁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_五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_六不誣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_八烜赫_九，恐其家女子有宦_{十音}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_{十一音}我子弟好奢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

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喫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音見過，想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音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音女禍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音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音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音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音莊子並音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音袁詩，

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巖巖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閒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聲為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切切力前進，此全在為兄者倡率之。余他無所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為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總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餘不盡宣，兄國藩于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 ①科名 因科舉而取功名也

②介懷 謂耿耿於心也

③春光 筆名

④漢璧 亦筆名

⑤會試 清時集各省

舉人試於京師名曰會試其科目與鄉試同

⑥不誦 猶言不欺我也

⑦作威福 謂人之橫行無忌也

⑧僕從 謂跟

隨之人也 ①烜赫 言聲威之盛也 ②宦家 作官之家也 ③驕奢 驕傲奢侈也 ④家規 謂家中之法度也

⑤秀才 明清時稱入縣學之生員爲秀才 ⑥衡陽 縣名清爲湖南衡州府治今爲湖南衡陽道治 ⑦泄泄 意緩悅從之

貌 ⑧女媧 古帝名煉五色石補天 ⑨洪水 大水也唐堯時氾濫中國爲人民之大患使禹治之九年而水土始平 ⑩

禹王 夏朝開國之君 ⑪隙 嫌怨也 ⑫汎愛衆 博愛衆人也 ⑬莊子 子書之一種爲莊周所著 ⑭史記 史書

名漢司馬遷撰 ⑮袁詩 袁子才之詩也 ⑯津津 言之有味也 ⑰悚然 恐懼貌 ⑱聞望 卽名譽也 ⑲京師

天子所居之地也 ⑳謝 大言也 ㉑案首 榜上第一人也 ㉒前列 謂名次考在前排也 ㉓努力 勉力也

稟父母（勿因家務過勞）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厚發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劍串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高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

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區區誠宜珍重！且男音十三，女音十四，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音十六，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音十七，則萬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罪挂念，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註①欣 快樂也 ②紅頂 清制二品以上官戴紅頂 ③補服 清代品官之徽識也綴於章服之前後心以所繡之物分其等

級文職以鳥武職以獸 ④手劍 俗謂之手鐲 ⑤鹿膠高麗參 均藥品 ⑥射親 猶言親身也 ⑦持家 守持家計

也 ⑧高堂 指祖父也 ⑨蔭 庇護也 ⑩模範 稱人之足爲儀法也 ⑪千金之軀 言身體之貴重也 ⑫珍重

猶言善加保重也 ⑬忝竊 忝辱也竊盜取也自謙之詞 ⑭姻戚 即姻相也 ⑮服役 侍奉之人也 ⑯負荷 負背

也荷擔也即能勝任之意 ⑰娛樂 謂博親之歡心也 ⑱呈念 俗云奉記也

稟叔父母（勿勞力過甚）

姪 國藩謹稟

叔父母大人禮安。十七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論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

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

江岷樵有信來，告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

聞叔父去年起公屏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模範。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淨病勤劬俱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撰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艱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夠則僱二人。

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愉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接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

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蓄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袁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掛並漢祿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遠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便，令其價姪即寄回。

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望念，姪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註 禮安 古禮居父母喪在家守制名曰禮安故有是稱 論 自上告下曰論 思維 卽思想也 祭 凡物以火

煎乾者皆謂之熬 瘰癧 濕症也 公屋 族中公共之房屋也 經營 謂謀作事物也 堂皇 規模宏大也

擬 揣度之詞 焦勞 焦心勞苦也 勤劬 猶言勤勞也 家政 卽家事也 適 衰也 瑣細 零星細

碎也 僱工 卽傭人也 癖 皮膚病與疥相同聚於一處而漸蔓延者也 遠懷 卽遠念也 貨 遠也

㊟宿諾 恣時所應允也 ㊟抱疚 謂心中不安也 ㊟恬安適也 ㊟廢弛 廢棄放去也 ㊟迴避 清制赴鄉會試迴

戚族中派有房官者應自請迴避 ㊟仰事俯畜 謂上事父母下養妻子也 ㊟四十晉一晉與進通謂四十有一歲也

㊟棉外套 舊時禮服蘇浙兩省稱男衣為外套女衣為披風湘鄂等處則統稱外套也 ㊟服滿後 謂祖母喪服滿也 ㊟

丫環 俗稱婢女曰丫環 ㊟逃荒 謂逃避本地之凶荒也 ㊟便益 猶言便宜也 ㊟使令 差喚也 ㊟窘窮迫也

㊟外差 謂放外省之差如主考或學政也 ㊟侍郎 官名清制在尚書以下猶今各部之次長也 ㊟綢繆 卽綢繆之意

㊟俸銀 官所得之勞值曰俸銀 ㊟張羅 謂營幹事務也

致諸弟（日日想歸省親）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十一日發一家信，是日予極不聞，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懷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為書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

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氣，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往者，溫甫頗

有此象。舉業工夫，大為拋荒，聞或思一振奮，而輿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為慮，每勸其痛著酌祖鞭，併心一往。

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音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

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七音}羅^{七音}基^{七音}留日久，牢落無偶，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九音}順^{九音}天^{九音}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

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即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既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十四}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能不得罪東家，好來好去，即無不可耳。

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其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十音}，三年任滿，歸家省親^{十音}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來得一京官，

支持門面；余則告養歸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

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纖大音仙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慙，因偶書及，遂備陳之。

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余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即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

註①懷懼有所恨也 ②牢騷埋鬱 煩悶不平也 ③太史公 漢司馬遷為太史令故稱太史公 ④舉業 應試文字謂

之舉業 ⑤鼓舞 感動之使奮發興起也 ⑥痛著祖鞭 晉劉琨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祖謂祖逖也 ⑦鞿

留謂留住於逆旅也 ⑧牢落 落落不羣也 ⑨順天 府名明永樂初建都北京名順天府清因之今改稱京兆為國都所

在地 ⑩主考 官名明清之制凡值各省鄉試之期朝廷簡派考官分赴各省考試士子文字有正有副概以翰詹科道之正

途出身者任之 ⑪簡放 清外官任用之制道府以上官由特旨授與者謂之簡放 ⑫迴避 舊制親屬簡放考官不得入

闈應試謂之迴避 ⑬旋歸也 ⑭聖眷 謂天子寵愛也 ⑮措辦 猶云籌備 ⑯學差 卽學差也 ⑰省親 謂宦

遊者歸省父母也 ②織痕 織細之痕迹也

致諸弟（無半字入公庭）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郴州耒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均收到。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易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為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為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賀八爺馮樹堂梁儷_音蒙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即易念園處，渠既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託借雲覓寄。

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_五。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為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為大幸！即使不遂獲售，去年家中既備_音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_六。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為不合例而失，且以

爲寫作不佳而黜_{出音}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

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慶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_{九音}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曹西垣教習服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

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閣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遽寄。

叔父去年四十替一本思製衣寄祝，因在制未遽寄也。茲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到家，臘月服闋，_{十一}缺卽可著酌_音矣。

紀梁讀書，每日百餘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_{申音}吟語，洗盡浮華，樸實_{十三音}諸_{十三音}應_{十三音}練，上承祖父，下型_音子弟，吾於澄弟實有厚望焉！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註 ①郴州 清爲直隸州屬湖南民國改縣屬湖廣衡陽道 ②耒陽 縣名清屬湖南衡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③程儀 注

行者之禮也 ④豎竊 南夷曰蠻北狄曰竊 ⑤介懷 謂耿耿於心也 ⑥選拔 清制每十二年學政選拔在學各生中

文藝之優者貢諸京師謂之拔貢朝考後一等任七品小京官二等任知縣三等任教職更下者罷歸謂之廢貢 ⑦廩生 科

舉時代生員給廩祿者稱廩膳生員亦簡稱廩生 ⑧附生 附學生員之簡稱清代初入學者皆稱附生 ⑨轄管也 ⑩

制居父母之喪稱守制 ⑪服闋 三年之喪釋服也 ⑫諳練 猶言熟練也

致諸弟（述改屋之意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音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邱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面，於三角邱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圖，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悶塞，音秘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屋爲妥。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

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牆_{一音}打進去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

家中高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更多病，是以遲_三遲。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常留心也。

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_五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_七，而荇農荻舟尙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八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_八。西席龐公_九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未鄉資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_{十音}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註①牆 俗謂土突起者爲牆

②澡堂 洗浴之地也

③遲遲 緩也

④哀矜 猶言哀憐也

⑤提督府 官署名清制京

師置九門提督卽現代之步軍統領也。⑤刑部 清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之事。⑥供事 設在官之人以治其厚科之事也。清制凡京吏在宗人府內閣翰林院詹事府及各衙門者皆曰供事。⑦胖 肥也。⑧西席 家塾延師者稱師曰西席。言常處於賓位主人所敬禮者也。⑨胸襟也。

致諸弟（擬於明年歸省）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月十七日，發一家信，由廷芳字明府帶交。便寄會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照執照並批迴各二張，添梓坪音字叔庶曾祖母百褶裙一條，曾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副。母親大人耳帽一件，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烏膠音二斤，朝珠二掛，筆五枝，鍼底子六十個。曾陳二人各對一付，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副。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字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著人早去亦可。

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闈較射，十七出榜，四闈共中百六十四人，余闈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闈之王大臣，每人各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闈不符者三

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聞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半年，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

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懣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外，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黃恕皆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

江岷樵在浙，署水縣事，百姓感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甯被齋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令其卽行言旋，以赴家難。

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挂念，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

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麵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書不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註①明府 古於太守牧令皆稱府君或明府君簡稱明府

②切府 猶切身也

③憤鬱 煩悶也

④丁艱 謂遭父母喪

也 ⑤命途 猶命運也

⑥舛 錯亂也

⑦冰炭 喻人之不能相合也

⑧秀水 縣名清興嘉興並爲嘉興府治民國

併入嘉興縣

⑨歌謠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⑩器重 謂重其才器也

⑪保甲 清制保甲之法戶給門牌書其家

長之名與其丁男之數而歲更之十家爲牌牌有頭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皆以誠實識字有身家者充之凡犯令

作廢者悉令查報

⑫新寧 縣名清屬湖南寶慶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⑬戕 殺害也

⑭焚掠 謂放火劫取財物也

⑮酸鼻 因悲悼而鼻爲之酸辛也

⑯歸心如箭 喻如箭之急速也

致諸弟（迎養父母叔父）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

廂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當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受此小便宜也。

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省，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會音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三音，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灑灑五音，半年，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量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

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上音護。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忙，心甚歉入起愧！

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即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兄國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註●鉅細猶言大小 ●磊落 中懷坦白也 ●跋涉 言行路之難也 ●元宵節 俗稱正月十五爲元宵節 ●齋澁

清高絕俗貌 ●湘潭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庇護 猶言保護也 ●歛 不滿足也

致紀澤（料理家事出京）

字諭紀澤兒，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亦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音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音慝音大罪，不可勝音升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

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尙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

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

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齋、黃恕、皆、是、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為、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伯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午橋兩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

早路到清江，即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僱。爾母最怕坐車，或僱一馱駝^音輪亦可。然馱駝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安。

一、開弔散訃，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龐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即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訃⁺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捨^音獬利。獬皮褂，即退還他，若已做成，即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興帳目，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輕^音。不^音清。六月

所借之捐貢銀一百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遂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

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盜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即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木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賃十三音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一、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副，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音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

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一、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儀物，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備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一、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向劉世兄借去，徐劉世兄取去者又一集。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一、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讓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南銷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樞喬老伯交轉。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三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

料。（咸豐二年七月廿六日）

註①大故猶言大事謂父母之喪也 ②災殃也 ③隱慙隱慙也 ④音容聲音容貌也 ⑤俯允俯首允從也

⑥起復謂官更有喪服未滿而起用也 ⑦樊城地名在湖北襄陽縣北 ⑧王家營地名在江蘇淮陰縣北 ⑨池州

府名今安徽貴池縣其舊治也 ⑩訃告喪日訃 ⑪展限展緩期限也 ⑫轆轤雜亂貌 ⑬實以財賂物也

致紀澤（攜眷趕緊出京）

字諭紀澤兒，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僱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瑞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他人欠我賬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勛齋，鄒勳音 當時聽其膚受之懇，音 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樾喬、湯世兄、周荇農、鄒雲咳音 該此時皆不甚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為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

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樾齋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與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從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僱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登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音華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子

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茶雲所寫匾，俱可請篋匠啓下，捲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一、我船上路，阻風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亦極苦也。

一、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討關，免關稅也，討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關稅也。）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一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嫻伯因係

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在蕪州舟中書。

註①腐受言譏諷者迫切其詞真如身受其害也。②蕪縣縣名清屬直隸保定府今屬直隸保定道。③清江浦地名今江

蘇清河縣運河由此出港口爲水陸孔道舊時南人入京者必由此舍舟登陸而止。④划子俗呼小舟爲划子。⑤孤寂

孤單寂寞也。⑥德化縣名清屬江西九江府民國改爲九江縣。

致紀澤（須另搬小房子）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信。十一日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久，遂僱一小轎起岸。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晤常南陔音該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硬音更阻，行旅不運，不勝升悲痛焦灼音之至！

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進京用。忽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咸豐二年八月十二夜武昌城內發。

註①黃州府名清屬湖北省民國廢今黃岡縣其舊治也。②梗阻梗塞阻住也。③焦灼言心中憂慮有如火燒也。④

忽忽急遽貌

致紀澤（家眷不可出京）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見吾父爲是。擬宜十四日起行，由岳州，繞道出沅，江益陽，以至湘鄉，約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即仍回湖北省城，陸續有家信寄京，不必聖念。

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存箱內，搬一小房子，餘物概不必動。余行李寄存常大人署中，留荆七孫，福看守，自帶丁韓二人回南，常又差四人護送，可以放心，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十三夜在湖北省城發）

註①岳州 府名清屬湖南省民國廢今岳陽縣其舊治也 ②湘陰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③沅江 縣名

清屬湖南常德府今屬湖南武陵道 ④益陽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⑤湘鄉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

今屬湖南湘江道

致紀澤（宜守鄉間舊樣）

字諭紀澤兒，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言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癯疾自到家後，日見痊癒。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

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予不參半點官宦習氣。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卽命渠由湖北回京，結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亦可將信稿求袁綱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

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五，戌刻下窆^六，^六音，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即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

羅劬農至我家，求我家中略爲分潤渠兄，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臯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七吹^音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註⑤氣凶氣也 ⑥孔道 通道也 ⑦蹂躪 猶踐踏也 ⑧厝 停柩曰厝未葬而以待葬期也 ⑨發引 柩與發行謂之發引 ⑩下窆 葬下棺也 ⑪斷炊 謂不能舉火煮飯也

致諸弟（宜注重勤敬和）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余於廿九日自新堤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洲看閱地勢，初七日即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閏七月廿三日駐紮金口。廿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

賭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

初三日接上諭廷寄，余得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恩，寄諭並摺寄回。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踟躕_{音局}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卽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闕。兄弟_{音似}，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無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

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逸_{音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註 ①堵防也 ②搶奪也 ③隔閡 猶言隔絕也 ④娣 長婦爲娣 次婦爲婢 ⑤檢拾 檢點收拾也 ⑥鋤刈

割也

致諸弟（勿使子姪驕佚）

澄溫沉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廿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_{音沛}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勦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到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路進勦之摺，奉硃批到鄂。

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_{音宜}似全為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_{讀若}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西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

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者，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六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金安。（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註①制臺 清代總督之敬稱

②襄河 漢水自襄陽以下俗稱襄河

③方寸 謂心也

致紀澤（宜教新婦作羹）

字諭紀澤，克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剛，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灑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姻伯之子，號吉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托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咸各爭針黹知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襖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

余癖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沅浦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註 ①學院 卽清代提督學院之簡稱俗稱學台 ②豐適 豐厚而安適也 ③紡績 紡紗織布也 ④弱冠 二十日弱冠

俗沿爲少年之稱 ⑤一刻千金 言光陰之寶貴也 ⑥浪擲 虛度也 ⑦撫州 府名屬江西省民國廢今臨川縣其舊

治也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父）

澄侯四弟左右：胡二等來，知弟不在家，出看本縣圍練。吾兄弟五人，皆出外帶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常他出，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溫亦不克^音遣^音然歸侍奉叔父，實於論語遠遊喜懼二章之訓相違。現余令九弟速來瑞州，與溫並軍，庶二人可以^二更番歸省。澄弟宜時常在家，以盡溫清^音之職，不宜干預外事，至囑至囑！

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尙屬安靜。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日內在中丞署中，鬧講口糧，與三年艾^音一村之局相似，實爲可慮。

明年延師，父大人意欲請曾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學兼優，吾所素佩，弟可^音端人作書往聘，稍遲旬日，吾再手緘請之。其館金豐儉，則父大人酌定，吾自營寄歸可也。（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

註① 遺歸 速歸也 ② 更番 俗言輪流 ③ 溫清 言事父母之禮冬日則溫以禦其寒夏日則清以致其涼也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門）

澄侯四弟左右：初六俊四等來營，奉到父大人諭帖，並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鄉看團閱操，日內計已歸家。家中無人，田園荒蕪^音，夫堂上定^一省多闕^音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至囑至囑！

羅家姻事，暫可緩議。近日人家一入宦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

楊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於二月廿一日具奏，聞部中已議准，部照概交南撫。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領到執照者，請查明再行佈聞。

長夫在大營，不善抬轎，余每月出門，不過五六次，每出則搖擺拜戰栗，不合脚步。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俊四聲六在此，餘俱遣之歸籍；以後即雇江西本地轎夫，家中不必添派也。

此間軍務，建昌府之閩兵，昨又敗挫，而袁州克復，大局已轉，儘可放心，十月內餉項亦略寬裕矣。（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註①定省 事父母之禮謂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也 ②闕猶缺也 ③戰栗 恐懼貌

致四弟（得兩弟爲幫手）

澄侯四弟左右：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並弟與澤兒等信，具悉一切。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

有轉機。

次青在貴谿尙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

余身體平安，癱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不免有延閱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

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當速補之，至囑至囑！（咸豐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註 ①貴谿 縣名清屬江西廣信府今屬江西豫章道 ②幕府 軍旅出征居無常所以幕爲府故曰幕府後世凡行政官之記

宗皆謂之幕府 ③怡悅也

致九弟（歸家料理祠堂）

沉浦九弟左右：正七歸，接一信，啓五等歸，又接一信。正七以瘡一音虛故，不能遽回營，啓五求於嘗二音新後始去。茲另遣人送信至營，以慰遠三音廬音。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規模，純俟弟復吉後歸家料理。造祠之法，亦聽弟與諸弟爲之，落成後，我作一碑而已。

余意欲王父五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余所欲。目下在家，意緒極不佳，回思往事，無一不慚愧，無一不褊七音淺音。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八頗隆，家聲將自弟振之，茲可欣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弟慎之又慎，總以克終爲貴。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廿三四大水，縣城永豐，受害頗甚，我境幸平安無恙。

弟寄歸之書，皆善本，林氏續選古文雅正，雖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學衍義十音、義補二書，可買者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兩衍義及本朝兩通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家中現有四通，而無兩衍義，祈弟留心。

弟目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也。余近作賓興堂記，鈔稿寄閱，久荒筆墨，但有閒架，全無精意，愧甚愧甚！（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

註①婚喪往來之病名 ②嘗新 謂嘗時食之新出者 ③遠廬 猶言遠念也 ④落成 凡房屋建築完竣謂之落成

⑤王父母 謂祖父母也 ⑥神道碑 立碑於墓前孔道以紀死者之生平也 ⑦褊淺 狹小之意 ⑧物望 謂衆所仰

望也 ⑨鮮少也 ⑩大學衍義 書名宋真德秀撰 ⑪衍義補 亦書名明邱濬撰 ⑫兩通 杜佑通典馬氏通考

⑬本朝兩通 徐乾學讀禮通考秦惠田五禮通考 ⑭內聖外王 言學術體用兼備各極其至也

致四季弟（注重種蔬等事）

澄季兩弟左右：兄於十二日到湖口，曾發一信，不知何時可到胡蔚^音之奉江西蒼中丞之命，接我晉省。余因於二十日，自湖口開船入省，楊厚菴送至南康，彭雪琴徑送至省，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倫比。浙中之賊，聞已全省肅清，余到江，與蒼中丞商定，大約由湖口入閩。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覘占^音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見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脩錢十六千；余在家時，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但未言明數目耳。季弟生意頗好，然此後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書爲上。

余在湖口，臥病三日，近已全愈，但微咳_三，癆疾久未愈，心血亦虧甚，頗焦急也。久不接九弟之信，極爲懸_四，見其初九日與雪琴一信，言病後元氣未復，想比已全痊矣。（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自江西會河下發）

註_五罕少也

●東脩薪金也

●咳嗽病名，肺氣上逆故咳嗽

●懸系，挂念也

致諸弟（宜兄弟和睦及實行勤儉二字）

澄侯季洪沉浦老弟左右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因家中尚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沉弟心不以爲然耶？當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微失，亦當將皖中各事詳細示我。

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_五，_六。丑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_音。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丑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丑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會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

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爭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

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音針音規之言，余必力爲懲音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音規而懲改之。

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必過執。

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七，不可多講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咸豐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註①三河 地名在江蘇高郵縣西北 ②確耗 確實音耗也 ③此 今術士以磁盤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錘其端左右

兩人扶之謂神降則懸之以畫沙示人吉凶者俗謂之扶乩 ④字謎 古之所謂廋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字謎也 ⑤洗

心滌慮 謂改去過惡也 ⑥箴規 勸戒也 ⑦妯娌 兄弟之妻相呼曰妯娌 ⑧諄諄 誠懇貌

致諸弟（述境遇之順逆及好說利害話）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左右：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廿九三十兩函，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有似中風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卽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卽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卽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廿五甫奉黃馬褂之賜，是夜卽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卽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卽有溫弟三河之變。此四事，皆吉凶同域，憂喜並時，殊不可解。

現在家中尙未妄動，妄愼之至。余之意，則不免皇皇，所寄各處之信，皆言溫弟業經殞命節矣。究欠妥愼，幸尙未入奏，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報到日，乃有舉動，諸弟老成之見，賢於我矣。

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狀何如。茲專法六歸送鹿茸或一架，卽沅弟前次送我者，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或者有濟。

迪公筱石之尸，業經收覓，音而六弟無之，尙有一線生理。若其同盡，則六弟遺骸，必去迪不遠也。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尙不十分悖六，音偶嘗，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愧悔無極！（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①中風病名

②皇皇 心不定也

③殉節 死於王事曰殉節

④近狀 近日之狀況也

⑤遺骸 謂遺下尸骨也

⑥悖謬 謂違反義理措置失當也

致諸弟（述六弟婦治家最賢賦命最苦）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翊下：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內趕到。十
七早接澄弟兩信，沅弟一信，叔父病勢已愈，大幸大幸！

溫弟之事，日內計已說破，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溫弟婦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不知天
理何以全不可憑？

十八夜接希庵信，知六弁沅弟所派已回，皆未尋得，而迪菴遺骨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同一殉
節，而又有幸有不幸若此。

余又專五人去尋，中有二人，係賊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壘，累其三人則楊名聲揚鎮南張淦音也。能尋得遺蛻稅，尙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則吾何面見吾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註①霍山縣 清風安徽六安州今屬安徽安慶道

②遺蛻 猶遺尸也

致諸弟（述起屋造祠堂）

澄侯沉浦季洪三弟左右，王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如何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

此間兵事，凱章在景德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隱紮淩川在南康之多城墟，打一勝仗，奪僞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竟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沉弟儘可放心。

起屋造祠堂，沉弟言外間營子議，沉弟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營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

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閼麗，則傳播招尤，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安善行之。

改葬先人之事，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沉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尙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壺抄奏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脩金二兩，應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

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難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驗。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音較之臨帖勝十倍。

沉弟之字，不可拋荒。溫弟哀辭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沉弟認真書寫。寶

興堂記首段未愜，音待日內改就，亦須沅弟寫之。沅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漱六雲仙善書，余因家中碑板，不擬情六音滯外人書也。（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註◎嘗譏詆毀也

◎殷鑒 以前事為鑒戒謂之殷鑒

◎閔厲 高大華美也

◎造物 謂天也

◎大祥 親喪祭名

禮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故俗亦稱除靈曰大祥

◎僱 雇人代也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訣）

澄侯四弟左右：廿七日接弟信，欣悉合家平安。沅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詳問一切，敬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情，至為慰念！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疏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隣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

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為認真，故余戲述為八字訣曰：『書疏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即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

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咸豐十年閏三月廿九日）

註●臨終謂臨死之時也 ●諧語以音相戲也

致四弟（居鄉要訣宜儉）

澄弟左右：五月四日接弟緘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序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

目下因拔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_{音純}安之賊已至績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春募三千人進紮撫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又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間可趕到否？

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以克復，安危大局，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鄉之要訣也。（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

註●叢集會衆也 ●營務處專辦軍營中一切事務之處

致九弟季弟（宜戒後輩驕佚）

沉季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甯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勦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音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

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

目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疎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

回首生年五十餘，除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音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當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驕佚之積習，餘無他囑。（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

註：臨難苟免，謂遇患難而偷生怕死也。●戾，罪也。

致四弟（怕子弟驕奢佚）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

現賊中僑侍王李世賢、僑忠王李秀成、僑輔王楊輔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僑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沅季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

甲三十月初六之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除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註◎黟縣 清屬安徽徽州府今屬安徽無湖道

◎武穴 鎮名在湖北廣濟縣南七十里

致四弟（教子姪以謙勤）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

可慶安穩矣。

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甯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主，戒傲惰，保家之道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註◎竄逃也 ◎通商與外國互市之謂也

致四弟（教子弟去驕惰）

澄侯四弟左右：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

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譏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_音燕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

八字，三不信，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註①晏晚也 ②八字謂考實早掃書疏魚籍也 ③三不信謂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師也

致四弟（教子弟以八本）

潛侯四弟左右：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踪追犯，左不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

目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吃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

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人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昨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師，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_五詰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付，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

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_{六音}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咸豐十一年二月廿四日）

註⑤宮保 謂太子少保也 ⑥陛下 猶言殿下也 ⑦忤 慚愧也 ⑧瞑目 合目也 ⑨訓詰 猶言註解爾雅有釋訓

釋詰兩篇故謂此類之書曰訓詰書 ⑩渙散 離散也

致四弟（必須愛惜物力）

澄弟左右：園山督橋稍嫌用錢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沅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只好

萬好，但規模太大，手筆太廓，音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恆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至囑至囑！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平費，周濟人情，亦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註①廓大也 ②竣事畢曰竣 ③成事謂已成之事也

致四弟（惜福貴乎勤儉）

澄弟左右：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弟須時時留心。（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註①遺澤 留遺之福澤也 ②餘福 有餘之福幸也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沉弟左右：苦攻無益，又以皖北空虛之故，心急如焚。我弟憂勞如此，何可再因上游之事，添出一番焦灼。上游之事，千妥萬妥。兩岸之事，皆易收拾。弟積勞太久，用心太苦，不可再慮及他事。

弟以博文約禮獎澤兒，語太重大，然此兒純是弟獎借而日進，記咸豐七年冬，胡帥寄余信，極贊三庵一琴之賢。時溫弟在座，告余曰：「沉弟實勝迪希厚雲。」余比尚不深信，近見弟之圍攻百數十里，而毫無罅隙，二音欠餉數百萬而毫無怨言，乃信溫弟之譽有所試，然則弟之譽澤兒者，或亦有所試乎？

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輩和睦異常，有姜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余俟江西案辦妥，乃赴金陵，弟千萬莫過憂灼，至囑至囑！

（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

託◎如焚，如火之焚喻其急也。◎罅隙，謂事之有隙也。◎妯娌，兄弟之妻相呼曰妯娌。◎姜被同眠，漢姜肱性孝

友兄弟同被而睡。◎卜，占也。

致四弟（致家勤儉為主）

澄弟左右：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慶，內外大小平安。門第太甚，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沉弟之所攻取，余之幸得大名，皆沉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遺也。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子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與沉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欠工夫。以後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去聲至囑！（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註●三思再三審度之意

致四弟（宜以耕讀爲本）

澄弟左右：吾鄉雨水霑足，音沾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皆有夢熊之祥，至爲歡慰！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三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沉弟望後輩添了之念，五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鑒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

且卽此一念，見我兄弟之同心，無論何房添了，皆有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明之理。沉弟自去

冬以來，憂鬱無極，家眷擬不，再接來署。

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註◎踏足 詩經既露既足

◎夢熊 生子之兆也

◎丁口 猶言人口也

◎繁盛 言其多也

◎添丁 增添丁口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

修身類

稟父母（謹守保身之訓）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五月十五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謹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邇際

男 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鉢，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監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萃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

甲三於四月下旬，巡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腫婦身體亦好，已有

夢熊雄^三之喜，婢僕皆如故。

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

同鄉京官如故，鄭辛^{二九}田給諫服闕^{三〇}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為可慮。黎樾^{三一}喬老前輩處，父

親未去爵行，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

男^{二九}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挂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謹稟，即請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註①都門 都中里門也。今通稱京都曰都門。

②長沙 縣名，今為湖南省治。

③發奮 用功也。

④神速 快之至也。

眠臥也。

⑤耐忍也。

⑥冥心 猶靜心之意。

⑦優游 閒暇自適貌。

⑧涵養 涵蓄在養其心性也。

⑨鑑 史鑑也。

⑩三國 魏蜀吳也。

⑪斯文 精粹書名。

⑫速效 謂成功之快也。

⑬領悟 心有所受也。

⑭心待 心有所獲也。

⑮下旬 十日曰一句，下旬謂廿一日至三十日也。

⑯扶持 護助也。

⑰乳 乳汁也，以哺幼兒者。

⑱家婦 嫡長子婦也。

⑲夢熊 生男之兆也。

⑳進士 明清時舉人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以上，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通稱皆曰進士。

④狀元 科舉時代以殿試第一人爲狀元 ⑤湘鄉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⑥知縣 官名理一縣之政今民國改稱縣知

事 ⑦年伯 父之同年或同年之交通稱年伯 ⑧庶常 官名明清時翰林院庶吉士亦稱庶常 ⑨給諫 官名即給事

中也明分爲東戶禮兵刑工六科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有駁正章奏封還制勅之權清代隸屬都察院與御史同爲諫

官故亦稱給諫 ⑩服闋 三年喪釋服也 ⑪辭行 隨別告辭也 ⑫捷音 戰勝之消息也 ⑬美懷 猶挂念也

稟父母（痛改從前過失）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讀若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

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音，其詳具載示弟書中。

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

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

蕭辛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一月初一日到，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

惟茶葉尙在黃恕音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等及孫男女，皆平安，餘詳於弟書，謹稟。（道光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註①小隙即小怨也 ②懲戒也 ③耳鳴耳中響也 ④節勞謂限制之使不過於勞也 ⑤省記省察記憶也

致諸弟（詳述克治之功）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_吹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仲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_{在長沙時}，曾_磨未道及彭山配何也？

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_{五音}廣_{六音}之志，溢於行_{杭音}間，然必欲找_{七音}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_去耽擱，不如出外較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

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愛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十三音天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十三讀若頑危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十四音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音十五，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其音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愛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十一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十五音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修十二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

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者感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弟，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

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抄巖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備二四，讀若。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

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三六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二七贊音至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二九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註●日記每日之記錄也

●臆揣 當胸之處曰臆，謂胸中揣度也

●長沙 府名，民國廢為湖南省治

●發憤 心有

所未通而奮其力求之也

●勵勉力也

●溢滿也

●找尋覓也

●家塾 古者二十五家同闈，闈之側有

塾謂之家塾後世以在家中延師教授子弟為家塾所以別於學校也 ②負薪牧豕 漢朱買臣負薪讀書成宮牧豕聽經

③敬奇 謂遲敬乖舛而不相合也 ④牢騷 言抑鬱不平也 ⑤忝辱也 ⑥頑民梗化 謂無知識之人不服王化也

⑦蠻夷猾夏 南方曰蠻東方曰夷猾亂也夏中國也謂以蠻夷之國擾亂吾中國也 ⑧否閉 卽閉塞也 ⑨偶 變也

⑩大學 禮記篇名宋以後為四子書之一 ⑪謝 大言也 ⑫制藝 經義之別稱以為制科之文故稱制藝 ⑬莅 臨也

⑭修目有八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 ⑮愷 猶 於人見聞不及之處能離愷不苟也 ⑯無恆

無常心也 ⑰密網 嚴密貌 ⑱符契 相合也 ⑲汲汲 欲速之意 ⑳執管 謂執管儀而請受業為弟子也

㉑ 頌 雄怨也

稟父母（勸弟除驕傲氣）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忙迫，無

一次從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八月二十八考

教習，馮樹堂郭筠均音仙朱嘯笑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

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為樂。王仕四已善為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

畢八挂心。叔父之病，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

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

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

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音進，亦不自

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為要。徐倭續陳，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廿日）

註①寥寥稀少也 ②潦草 謂作事粗率也 ③案首 謂考試第一人也 ④前列 謂考試名次在前排也 ⑤從容

舒緩貌 ⑥逆死也 ⑦教習 清制翰林院有庶常館教習 ⑧聖心 俗云奉記也 ⑨爾雅 書名十三經之一

⑩率教 謂遵從教訓也 ⑪夜郎自大 夜郎漢時西南夷小國見漢使言漢與我孰大故今謂自大者為夜郎

致諸弟（勉以進德修業）

四位老弟左右：昨念七日接信，暢快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吾人則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分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

至富貴功名，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兩孫歲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不入學。數年後，兩生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讀若，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入心衡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

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後，家中亦甚整齊，待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音申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

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註①韓昌黎 名愈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 ②蘇黃 蘇東坡名軾字子瞻宋眉山人黃山谷名庭堅字魯直宋分寧人 ③家

私謂家事也 ④學政 卽清代提督學政之簡稱俗稱學臺 ⑤丁娘 謂有父喪也 ⑥兩榜 俗稱舉人爲一榜進士

爲兩榜 ⑦黜斥退也 ⑧困心衡慮 謂困苦其心量度以思慮也 ⑨臥薪嘗膽 謂刻苦自勵也 ⑩書諸紳 紳大

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致諸弟（切勿恃才傲物）

四位老弟足下：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

有文醜而僥倖^{十一}者，斷無文佳而埋沒^{十二}者，此一定之理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十三}囂囂^{十四}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音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諸弟平日皆^{十五}恂恂^{十六}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註①恃才傲物 言因有才而自驕也 ②鄉墨 鄉試中式之墨卷也 ③會墨 會試中式之墨卷也 ④房官 謂襄閱試

卷之同考官也 ⑤主考 官名 藩制凡值各省鄉試之期 朝廷簡派考官分赴各省考試士子 文字有正有副 概以翰詹科道

之正途出身者任之 其襄閱試卷者 謂之同考官 ⑥學院 即清代提督學院之簡稱 俗稱學臺 ⑦潦倒 謂所知不合也

⑧如芒在背 畏忌不安之意 ⑨揚屋 科舉時試士之地 言在廣場中爲屋也 ⑩僥倖 謂不當得而得也 ⑪埋沒 隱

而不顯 若埋藏地下也 ⑫糞土 甚言其可厭惡也 ⑬囂囂 無欲自得之貌 ⑭恂恂 信實之貌 ⑮小試 舊時童

生 縣府縣及學政之考試曰小試

真父母（不敢過分用心）

男 國藩跪稟

父 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沉劇，音展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音無須臾之懈。獨音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音堃弟文思大進，音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

男 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即癱音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一日至衙門辦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音俱已熟悉，各司官於音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音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為國家辦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音去聲請人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音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

家之福也！

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

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

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

已知其不諧野矣。紀澤兒之婚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

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為主。紀雲對郭雨三之女，雖

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

諸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註①沈劇 甚重也 ②須臾 猶言少頃也 ③日馳千里 謂進步之速也 ④水乳俱融 喻意氣相投也 ⑤同寅寅

敬畏之義言人臣同寅畏畏今人謂同官曰同寅本此 ⑥英夷 我國強盛之時目外國曰夷狄故稱英人曰英夷 ⑦折服

猶言屈服也 ⑧聖心 謂天子之心也 ⑨術者 猶言術士謂方技之士也 ⑩巨工 猶言臣下也 ⑪開蒙 小兒初

識字也 ⑫商鞅 戰國時衛 少好刑名之學相秦孝公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封於商號商君 ⑬阡陌田

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⑭桂陽州 清為湖南直隸州民國改縣屬湖南衡陽道 ⑮諧合也

致諸弟（勸宜力除牢騷）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日來京寓大小平安，音先疾又已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湖南榜發，吾邑竟不中去聲。一人。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音，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即稍遲一科，亦未遽爲過時。特兄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音好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無倚。

蓋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場中又患日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即心甚憂之。近聞還家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擲音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猶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音委其咎於命運。

吾嘗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音如吳樞音，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音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樞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

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稍減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晒音也。

王曉林先生在江西爲欽音，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署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殤音傷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黃蘆音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有經濟才。

王衡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撥寓下窪音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

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音勸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喫官，下則喫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音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勸派，則好義之

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

梁侍御處銀二百，月內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免去。公車來，亮六七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寓近極艱窘，此外不可再免也。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註 ① 典麗 謂皇華麗堂也 ② 積累 積德累仁也 ③ 年華 謂年歲也 ④ 耗 減也 ⑤ 息肩 謂休息其負擔也

⑥ 京華 卽京師也 ⑦ 擱管 執筆也 ⑧ 謬 設辭以推却也 ⑨ 抑塞 鬱悶也 ⑩ 哂 微笑也 ⑪ 欽差 舊制凡由

皇帝特旨差遣辦理某事者謂之欽差 ⑫ 癆 幼喪曰癆 ⑬ 書吏 謂治文書之吏也 ⑭ 魚肉 魚肉任人宰割因以喻

被人屠戮或陵賤之意 ⑮ 媿媿 獵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而獵取之故名曰媿 ⑯ 侵蝕 暗中損人貶己

也 ⑰ 厲民 猶言害民也 ⑱ 藉口 謂借以爲口實也 ⑲ 劣紳 惡劣之籍紳也嘗入官途故稱爲紳

致四弟（勸宜不露圭角）

澄侯四弟左右：頃接來緘，又得所寄吉安一緘，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嗣後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

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音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預聞為妙。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註①匿隱也 ②圭角猶言鋒銛喻人之稜角峭厲者 ③世態世俗之狀態也 ④咎戾過失罪惡也

致九弟（勸宜息心忍耐）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申刻，代一自縣歸，接弟手書，具審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輔卿來家，病勢甚重，自醴陵帶一醫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證，兩耳已聾，昏迷不醒，問作譫語，皆憶記營中。余將弟已赴營，省城可籌半餉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囑其靜心養病，不必聖念營務，余代為函告南省江省等語。渠亦即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若調理得宜，半月當可痊愈，復原則尚不易。聲去

陳伯符十二日來我家，渠因負疚，音救在身，不敢出外酬應，欲來鄉為避地計。黃子春官聲極好，聽訟勤明，人皆畏之。弟到省之期，計在二十日，余日內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無一人歸來，豈因餉來未定，不遽遣使歸與？

弟性褊^{五音}急似余，恐怫鬱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爲要。茲趁便寄一緘，托黃宅轉遞。弟接到後，望卽入送信一次，以慰懸懸。家中大小平安，諸小兒讀書，余自能一一檢點，弟不必望心。（咸豐七年九月廿二日）

註①瘟疫 疫者役也，感受時氣，夏秋爲多，互相傳染，如爲人役，故病名瘟疫。②聾耳不聞聲曰聾。③譚語 病中妄語也。

④負疚 猶負罪之意。⑤福急 狹窄也。

致九弟（在營宜保身體）

沅浦九弟左右：廿二夜燈後，佑九金八歸，接到十五夜所發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計弟廿四日當可抵營，廿五六當專人歸來，今日尙未到家，望眼又復懸懸。吉字中營，尙易整頓否？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鏡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易取勝。劉峙^{音時}上，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

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音滿}去聲一路，遇事顛預，^{音臨}三，漢毫無條理，雖大

亦奚足貴[？]差等不^可案^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之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為知言。

湖口賊舟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湖口梅家洲皆於初九日攻克。三年積憤，一朝雪恥，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惟次青尚在坎窞^{音草}之中，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潤翁信來，仍欲奏請余出東征，余頃復信，具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

彭中堂復信一緘，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請其轉遞至京。或弟有書呈藩署，末添一筆亦可。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帶勇，實有不可及處。弟宜常與通信，殷殷請益。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鬱最傷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

註◎綜理 猶言總理也 ◎鎧仗 鎧甲兵器也 ◎顛預 謂人不明事理也 ◎紊亂也 ◎坎窞 坎之深者也

殷殷 懇懇貌 ◎請益 求請教益也

致九弟（述無恆的弊病）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正七有十歸，接弟信，備悉一切。定湘營既至三曲灘，其營官成章鑑，亦武弁

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與之款接。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與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趣。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

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五羣^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講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十二來家，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崑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

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

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爲法，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個月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

余生平坐無恆流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誠吾弟吾子。鄧先生品學極好，甲三八股文有長進，亦山先生亦請鄧改文。亦山教書嚴肅，學生甚爲畏懼，吾家戲言戲動積習，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

鎮江瓜洲，同日克復，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閩中提督，已赴金陵會剿，准其專摺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復，大約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爲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戮_音妒志，則不能爲我爭氣也。營中哨隊諸人，氣尙完固否？下次祈書及。（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①涉獵 言若涉水獵獸不能專精也 ②歧異也 ③趨向也 ④六部 清制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部 ⑤孳孳 勤勉

之意 ⑥紛紛擾擾 雜亂之意 ⑦奄奄 氣息僅續也 ⑧戮志 敗壞志氣也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沉浦九弟左右：初三日劉福一等歸後來信，藉悉一切。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亦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體不適，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

溫弟何日至吉安？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嘏傲，音放，去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音銀，即多言觀也。歷代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凹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嚚訟。靜中默省我之愆，音尤，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很之象，最易凌人。

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乎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缺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爲妥洽。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白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

註①丹朱 唐肅之子 ②嚚訟 言不忠信而好爭訟也 ③執拗 言性情之固執違拗也 ④愆尤 過失也 ⑤戾罪也 ⑥尖刻 尖利刻薄也

致九弟（願共鑒誠二弊）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十三日書，具悉一切。所譽兄之善處，雖未克當，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一〇音

長遜音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二音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案；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不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為初旭三音之升，而於兄亦代為桑榆之補，至囑至囑！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閱之生氣，以次青之堅忍，固宜有出頭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弟勸我與左季高通信問，此次暫未暇作，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咸豐八年三月廿四日

註 ①疾病也 ②樞機 言主要之事物也 ③初旭 初出之日也 ④桑榆 喻晚年也

致九弟（注重平和二字）

沅浦九弟左右：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半善，至為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

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是否成行？頃得者其中丞十三日書，言浙省江山蘭溪兩縣失守，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無可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

廣東探報，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庵雪琴等處，須多通音問，余亦略有見聞也。

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並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念六日來鄉，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

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旋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會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厘，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挂矣。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

胸中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炎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勸，幸勿視為老生常談，至要至囑！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處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覘軍營亦然，似宜略為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慢喧嘩之象，庶為得宜。

至頓兵城下，為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宴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

註 ①臉炙人口 凡人學問事業為人所稱頌者皆曰臉炙人口 ②攀援 欲有所助也 ③抽釐 清設釐卡以收貨稅

- ④贊助也
- ⑤手脚 謂容態也
- ⑥助勉也
- ⑦廣廈 大屋也
- ⑧喧嘩 哄鬧也
- ⑨饌 飯食也

致四弟（必須加意保養）

澄侯四弟左右：今年以來，賢弟實在勞苦，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萬望加意保養。郟奇陽之賊，或

可不竄湘鄉，萬一竄入，亦保定數，余已不復懸系。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稟，無不復之信，往來之嫌音隙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

賢弟聞我近日在外，尚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每二日送信。次家中有軍情報營，可由衡城交伍轉送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

註① 祁縣 縣名清屬湖南永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② 定數 天定之氣數也 ③ 嫌隙 疑忌也

致四弟（體弱必須起早）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音馬公塘。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生送死之事，備極敬誠，將來必食報於子孫。聞馬公塘山勢平衍音，可決其無水蟻凶災，尤以為慰。澄弟服補劑而大愈，幸甚幸甚！

吾生平頗講求惜福二字之義，送來補藥不斷，且蔬菜亦較奢，自愧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遠濂參音，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咸豐十年三月廿四日）

託◎平衍平坦肥美也 ◎遂參參之出於遂東者故名遂參

致九弟（宜平驕矜之氣）

沉薰左右接來緘，知營膳及前後濠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膳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在府城及休甯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

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剿，深為可惜！季高尚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無邊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

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槍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茲為可慮。希庵論事最為穩妥，如潤帥有槍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婉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咸豐十年三月廿一日）

註◎濠城下池也營前挖濠濠濠 ◎腹地內地也 ◎成竹俗謂臨事有定見者曰成竹在胸 ◎婉陳委婉陳詞也

◎切諫切直規諫

致九弟季弟（須戒傲惰二字）

旣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誠，痛自引咎，懼蹈音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之官是做不盡的，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音戒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曰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音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旣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於初六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註◎傲岸 言其人高傲不和於物也 ◎耳提面命 言教誨之懇切也 ◎丹朱 唐堯之子 ◎象 虞舜之弟 ◎桀 紂

夏桀商紂皆失國之君 ◎拒抗也 ◎飾掩也 ◎巨室 大家也

致四弟（保養宜停藥物）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調治，余頗不以爲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無不信地師，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師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輒展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

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多服藥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師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

余無銀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音看去聲，覺其渺渺茫茫也。成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

註① 巫俗稱師娘爲人所禱者也 ② 地師 卽堪輿家爲人相度地之吉凶者也 ③ 紹繼也 ④ 背反也 ⑤ 曠轉

言事之無定也 ⑥ 嗜慾 謂嗜好慾念也 ⑦ 押字 猶言簽字下花押也 ⑧ 渺茫 謂遼闊已極幾於不可見也

致四弟（宜不輕非笑人）

澄侯四弟左右：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

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弟也。成豐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註① 諺 俗語也 ② 錦衣玉食 謂衣食之珍貴也 ③ 畏忌 畏懼忌憚也

致九弟季弟（宜注意清慎勤）

沉弟左右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却暑也。小擡槍之藥與大砲之藥，此間並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

雪琴與沉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沉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接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沉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咎張仲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沉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余家日下鼎盛之際，余忝音添竊將相，沉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百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沉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音說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格音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

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

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非音非上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犂頭嘴粟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字存諸中者不可，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

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音威上聲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五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憫可傲！（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註① 嶮險 疑怨也

② 睫 目旁毛也

③ 辰 日過午也

④ 管子 書名春秋時齊管仲撰

⑤ 餘憾 言有未盡之恨也

致九弟季弟（必須自立自強）

季弟左右：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不由自強自立做出，即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_一矯_一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_三享受，則當謙退。

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體體驗者也。（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註①矯強貌 ②開創開始創立也 ③妻孥猶言妻子也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見）

沅弟左右：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以大價買來，若過於喫虧，不能不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讀若貴者。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音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秘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讀若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豈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息。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有顛墜音去聲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音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註●指藉指而竊出之也

●秘而不宣，謂隱秘而不宣言也

●謗毀也，訕也

●顛墜，猶傾跌也

●庇蔭，猶保

護也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藥）

沉弟左右：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弟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音同雲沂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日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音厄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他變。

希庵五月之杪，病勢極重，余臧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至要至囑！

季弟信中所商六條，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復乃去，庶幾一勞永逸。如營中難耐久勞，或來安慶閒散十日八日，待火輪船之便，復還金陵本營，亦無不可。若能耐勞耐煩，則在營久熬更好，與

弟之名曰真，字曰恆者，尤相符合。其餘各條，皆辦得到，弟可放心。

上海四萬尙未到，到時當全解。沉處東征局於七月三萬之外，又月專解金陵五萬，到時亦當全解。沉處東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雪琴今日來省，筱泉亦到。（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註 ① 呃逆 喉間氣逆作聲也。由於橫膈膜收縮過急，空氣陡入肺內，顫動聲帶而發。平時偶發並不爲害，惟發於肺炎傷寒霍亂紅痢等重症之時，頗屬危候，須急治之。 ② 諄諄 教誨不倦貌。

致九弟季弟（服藥不可太多）

沉弟左右：久不接來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營平安否？東征局專解沉餉五萬，上海許解四萬，至今尙未到皖。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上聲，懼惘惘，音細。余去歲臘尾，買鹿茸或音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

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吃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沉弟配置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但偶有傷風微恙，音則不宜服。

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雲大病二十日，竟以

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沅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弟營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為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_三四者，尤為切要！（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

評◎正法有踴加誅曰正法

◎惆悵悲哀也

◎巫俗名師媪為人祈禱者也

致四弟（必須好好靜養）

澄弟左右：沅霆兩軍病疫，迄未稍愈，甯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_二僅_一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穢氣觸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

洪容海_四投誠後，其黨黃朱等目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_五伺_音事，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園，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

記一語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四日)

註①疫 時病傳染謂之疫

②近獲相望 極言路上餓死者之多也

③宇宙 天地也

④投誠 卽歸降

⑤疑何 偵

候也

致四弟 (見本縣父母官宜以謙謹爲主)

澄弟左右：沉弟金陵一軍，危險異常；僞忠王率悍賊十餘萬，晝夜猛撲，洋槍極多，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礮。幸沉弟小心堅守，應可保全無虞。

鮑春霆至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甯國一軍，分六營出剿，小挫一次。春霆力疾回營，凱章全軍亦趕至甯國守城，雖病者極多，而鮑張合力，此路或可保全。又聞賊於東壩音抬船至甯郡諸湖之內，將圖衝出大江，不知楊彭能知之否？若水師安穩，則全局不至決裂耳。來信言余於沉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

沉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卽當世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又非特沉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

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誣_二其非_一，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_音。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_與通_與。聞弟既如此，並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為主。(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說◎猛揆 猛烈揆也 ◎誣毀辱也 ◎交代 前後官相接替名曰交代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勞）

沉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_音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驪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色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趣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

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

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

說◎李白 唐人字太白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 ◎韓退之 唐鄧州南陽人名愈其先世居昌黎故人皆稱爲

韓昌黎 ◎杜牧之 唐萬年人名牧時人以別於杜甫故又稱小杜 ◎陶淵明 晉潯陽人一名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 ◎

孟浩然 唐襄陽人 ◎白香山 唐太原人名居易字樂天以其居香山故又稱香山居士 ◎杜蘇 杜子美與蘇東坡也

◎邵堯夫 宋范陽人名雍卒諡康節先生 ◎舜禹 虞舜夏禹也 ◎力穡 謂勤於農事也 ◎篙工 持篙撐船之人

致九弟（著力積勞二字）

沅弟左右：接初五夜地道轟^{譚若} 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影、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城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註①搶堵 搶前堵塞缺口也 ②苗逆 指苗沛霖也

致九弟（萬望毋惱毋怒）

沉弟左右：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此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紛迭乘，余尙慍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倍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

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讀若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音蛇音螫音釋音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

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調撥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基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

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細情形一片，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

淮北粟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弟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得矣。（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註①魚虛 謂苦思也 ②奇細 猶言異常缺乏也 ③慍 含怒也 ④蝮 毒蛇也 ⑤螫 蛇類及昆蟲類之含有毒腺者用毒牙或尾針刺人曰螫

致九弟（脾疼先貴扶脾）

沉弟左右，厚庵到皖，堅辭督辦一席，渠之赴江西與否，余不能代爲主持。至於具摺，則必須渠親自陳奏，余斷不能代辭。厚帥現擬在此辦摺，拜疏後仍回金陵水營。春霆昌岐聞亦日內可到，春霆回籍之事，却不能不代爲奏懇也。

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二音則不知何語。屢觀朗山脈案，以扶脾爲主，不求速效，余深以爲然。然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爲主，非藥物所能爲力。今日偶過棧畫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元。（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註①拜疏 奏進章疏也 ②疼痛也 ③脈案 醫學診脈之案語也

致九弟（鬱怒最易傷人）

沉弟左右，內疾外證，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和平矣。（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註①不友 即不悌也 ②艱險 艱難險惡也

致四弟（述養身有五事）

澄弟左右：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猶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鄴音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音柔及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勦此竄，倏俗說忽來往。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任顛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

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即於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種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身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身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

並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點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工，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註①昇平 卽太平

②蹂躪 猶踐踏也

③高枕無憂 言可以安臥無憂慮也

④開府 後世稱督撫爲開府

致九弟（宜自修處求強）

沅弟左右：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勳音幼孟施舍音幼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卽曾子之自反而縮也。

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鬪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阿、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潘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音昌但求不竄陝洛，即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

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勦匪事宜而已。（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註●慊意不滿也 ●迥大也 ●猖獗盜賊勢盛也 ●夾擊兩路進攻謂之夾擊 ●木戳木雕之小印曰木戳

致九弟（得力惟一悔字）

沅弟左右，鄂督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

想亂猜，音生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做，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辭，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尙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

弟若欲自做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六音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

註①同祿 火神俗因謂火災曰同祿 ②奸細 兩國據兵所遣間諜俗謂之奸細 ③泰然 心中寬坦謂之泰然 ④站

立也 ⑤強制 勉強壓制也 ⑥鍼砭 古治病之術後借用為規過之詞

致九弟（必須逆來順受）

沅弟左右：接李少帥信，知春霆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霆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為不平，自奏傷疾舉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初凋。」音阻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即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聞左帥近日亦極謙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大略否？申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尚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音駝上登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註①齟齬 謂意見不合也 ②舵 正船木也置於船尾 ③司道 謂布政司按察司及道臺也

修身類

一一三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

勸學類

稟父母（九弟習字長進）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音二月一日開葷，音現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時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為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

孫男

身體甚好，每日佻條達歡呼，會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尚未收復。英夷滋擾，音以來，皆漢奸助之為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同為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

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昨已合龍，大功告成矣。

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風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①強旺 即強壯也 ②考差 清時翰林三年考差一次列優等者外放學政主考等差 ③智永 南北朝陳之永欣寺僧

號永禪師善書能兼諸體草書尤勝 ④顏 顏真卿唐臨沂人字清臣善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 ⑤柳 柳公權唐華原人

字誠懇善書結體勁媚自成一家 ⑥時宜 謂時下之所宜也 ⑦佻達 靈巧也 ⑧交戰 謂兩國相爭也 ⑨寧波

府名民國廢今浙江鄞縣其舊治也 ⑩定海 縣名今屬浙江會稽道 ⑪鎮海 縣名今亦屬浙江會稽道 ⑫英夷 前

代強盛之時日外人為夷狄故稱英人曰英夷 ⑬漢奸 謂漢人之不肖者 ⑭助之為虐 謂在暗中接應也 ⑮食毛

踐土 左傳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毛謂土所生者殺疏之類是也 ⑯天良 謂人之良心也 ⑰罪惡貫

盈 言其罪之多也 ⑱殲 盡殺之也 ⑲崇陽 縣名今屬湖北江漢道 ⑳逆賊 謂作亂之人也 ㉑通城 縣名今

亦屬湖北江漢道 ①制軍 清時稱總督曰制軍 檄送 ②誦圍禁而解送也 ③正法 謂明正典刑也 ④餘孽 謂

其餘之逆黨也 ⑤倡亂 起始作亂也 ⑥黨羽 黨附而羽翼也今多用以指附從權奸或寇盜之徒 ⑦姻屬 謂其親

戚也 ⑧天誅 言奉天命以誅伐之也 ⑨黃河 中國第二大川也 ⑩決口 沿河各地為水衝決也 ⑪合龍 近世

河工官文書堵築決口成功時謂之合龍 ⑫覓尋也 ⑬有虞 謂有兵災也 ⑭同年 清時舉人及優拔貢同歲選舉

者稱為同年 ⑮俸金 卽束修也

稟父母（教弟寫字養神）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且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蒲音弗母，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

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說若，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四音後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

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

男 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

此刻光景已窘，音君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音三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十撤出，音讀若底澄成，音讀若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

董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署遙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又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音七瑣細詳書，餘容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註 ①手諭 自上告下曰諭故父母所爲之信曰手諭 ②舊業 謂從前之事業也 ③補劑 滋補之藥品也 ④峻 嚴厲也

也 ⑤牛痘 牛體發痘其毒性比天痘爲輕取其痘中膿漿移種人體可免天痘但隔若干年後仍宜復種否則難免傳染也

⑥索取也 ⑦試帖詩 唐以來科舉之詩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謂之試帖詩其詩或五言七言或八韻六

韻皆以刻畫爲工 ⑧白摺 屬吏稟陳公事所用者以白紙摺疊之故稱白摺 ⑨金台 地名 ⑩書院 唐明皇置麗

正書院集文學之士此爲設書院之始其後日益增多清末始令各省書院改爲學堂 ⑪制藝 經義之別稱以爲制科之文

故稱制藝 ⑫些微 少也 ⑬挪 移動曰挪如以此款而移作彼用也 ⑭澈底澄清 言悉數清償也 ⑮新署 地名

⑨負薪汲水 負薪由山上擔柴下也汲水以繩與桶由井中取水也 ⑩瑣細 瑣瑣細屑也

稟父母（兩弟業患不精）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難，然血暈音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為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為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

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歧丁信風兩處，面晤音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來年聞吳春崗音說定五甚為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罪挂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音得快。』從前邵丹畦音前輩，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臺音上聲

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頭場皆未取，卽於是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

男 輩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亦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

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配起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昞，岡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並交陳季牧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屢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註 ① 合家 卽合家也 ② 慶賀也 ③ 血暈 謂血崩而昏厥也 ④ 重負 謂重大之擔負也 ⑤ 捐官 謂納資得官也

⑥ 面晤 會見也 ⑦ 案首 清時縣府試所發之榜名曰案名列全案之首故曰案首 ⑧ 宗祠 士庶不立家廟合家族人設

詞以祀其祖謂之宗祠 ㊟發蒙 啓發蒙昧也 ㊟起講 舊時作八股文在破承題之下名曰起講 ㊟受業 言爲弟子受其學業也 ㊟題目 謂詩文題也 ㊟望懷 猶言放在心上也 ㊟中 謂中舉人進士也 ㊟入學 謂童子初入學爲生員也 ㊟學政 卽清代提督學政之簡稱俗稱學台 ㊟藩臺 清代布政司俗稱藩台 ㊟狀元 科舉時代以殿試第一人爲狀元 ㊟翰林 科舉時代進士朝考得庶吉士則稱翰林 ㊟留館 舊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解散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 ㊟大考 清制翰林之考試也 ㊟巡撫 官名爲外省行政長官 ㊟逆夷 前代強盛之時外夷歲進貢不敢違逆清代中葉國勢已衰英人屢在江浙等省滋擾不復如昔日之服我王化故稱逆夷 ㊟鎮江 府名屬江蘇民國廢今丹徒縣其舊治也 ㊟大江 卽長江也 ㊟遊弋 謂大船遊行之速如箭之弋射也 ㊟江甯 府名民國廢改爲縣今爲江蘇省治 ㊟揚州 府名屬江蘇民國廢今江都縣其舊治也 ㊟聖人 指當代之天子言 ㊟京師 天子所居之地也 ㊟扶乩 乩卜以問疑也今術士以盤盛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懸錐其端左右兩人扶之謂神降則憑之以畫沙示人吉凶故俗謂之扶乩 ㊟中止 謂半途而止也 ㊟鹿脯 脯乾肉也以鹿肉熏乾故謂鹿脯 ㊟葠 草名其根爲補益藥品產於盛京吉林高麗等處

致諸弟（述求學之方法）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知道上有其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

予身體較六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音何能著^音？實靜養擬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音，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音領會較深。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竇豆蘭泉者，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音倏^音誠。良峯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音夫亦有立志。予思^音朱子言：『爲學譬如熬^音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工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音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音屏^音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

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患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

雲是也。董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音純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音盪蕩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音鉤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者，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

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俗作痒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音天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音天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進德之事，難於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如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音朝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

無愧。科名，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戶位素餐，平聲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由我作主。

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三六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三六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三九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與也！

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四一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四三萬不可以兼營並鶩，音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告我共析錫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翅照言一室，樂何如乎？

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吾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兄
 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註 ①任邱 縣名今屬直隸津海道 ②懸懸 心不安寧也 ③耳鳴 耳中等也 ④浮誕 輕佻也 ⑤無謂 謂失於事

宜不可以為訓也 ⑥往還 即往來也 ⑦洗滌自新 謂改去舊日之過而重新進於善也 ⑧剛日 柔日 甲丙戊庚壬

日為剛日乙丁己辛癸日為柔日 ⑨沈著 猶著處也 ⑩後漢書 史書之一種漢范曄著 ⑪丹筆 即硃筆也硃色紅

故曰丹筆 ⑫前漢書 亦史書之一種漢班固著 ⑬領官 即領悟也 ⑭竟日 自朝至暮也 ⑮儒夫 無氣節之男

子也 ⑯朱子 宋婺源人名熹字元晦卒後從祀孔廟清康熙時升位於十哲之次故稱朱子 ⑰優游 閒暇自得貌 ⑱

玩索 尋繹也 ⑲沸 水熱至發氣泡時為沸 ⑳屏除 除去也 ㉑克己 制勝己之私欲也 ㉒周公瑾 三國時舒人

名瑜有文武才略仕吳嘗敗曹操於赤壁 ㉓醇醪 酒之醲者 ㉔鼓盞 振動也 ㉕修短 卽長短也 ㉖斯須 暫時

也 ㉗彌滿 謂滿足也 ㉘愷愷 失意也 ㉙科名 謂以科目取功名也 ㉚誠正修齊 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㉛

黍辱也 ㉜食祿於朝 謂在朝廷作官也 ㉝教授於鄉 謂在鄉里講學也 ㉞傳食之客 謂環轉請方以受人之供養

者 ①入幕之資 凡軍中所用參謀記室之屬以給事於幕府者皆謂之幕賓 ②尸位素餐 言居位空食而不事也

③饜飶 穀不熟為饜蔬不熟為飶 ④滯滯 壅閉停滯也 ⑤診俗語也 ⑥觸悟 觸發領悟也 ⑦嗜嗜好也

⑧制義 經義之別稱以為制科之文故稱制義俗謂之八股 ⑨試帖 唐以來科舉之詩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試得二

字謂之試帖詩 ⑩析剖解也 ⑪嚼言 謂颯然而言也 ⑫倫常 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也

致諸弟（勉勵立志有恆）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月前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惜鈔回不能作楷書耳。

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_三太息！九弟在京半年，余懶散不_三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

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誇，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

子真現臨隸第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訛，每日手不釋卷。蓋子真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世，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筮竹度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混上聲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適。洽耳。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

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就擱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

子者，皆後起不凡之才人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鑄音標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音缺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音同同年會課，近皆懶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音啟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音莫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設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維諸弟細察。音道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①切磋 言爲學者得朋友商榷之益如治骨角者之如切如磋也 ②太息 大聲歎氣也 ③努力 用力也 ④超越

⑤勝過人也 ⑥夸 大也華而不實曰夸 ⑦唱和 言以詩詞相酬答也 ⑧欽佩 卽佩服也 ⑨隸 字體之一種

- ①考訂 稽考其差誤而訂正也 ②漢書 史之一種 ③儀禮 書名十三經之一 ④說文 書名以篆字分五百四十部
 爲研究小學者之用 ⑤卓然 高也植立之貌 ⑥面善心非 謂外面和氣而心中不合也 ⑦泯然 無形迹也 ⑧愜
 洽 快樂合意也 ⑨漆獵 言若涉水獵獸不能專精也 ⑩古董 古物也 ⑪沈潛 沈深潛伏性之柔者也 ⑫天分
 人之才質爲天所賦與故曰天分 ⑬不凡 猶言非常也 ⑭聯鑣並駕 言學問相等也 ⑮服闋 三年之喪釋服也
 ⑯青眼 言爲人所重視也 ⑰同年 清代舉人及後拔貢同歲選舉者謂之同年 ⑱長郡館 卽湖南長沙會館 ⑲張羅
 謂營幹事務也 ⑳易 易經五經之一 ㉑漠然 不相關貌 ㉒逆旅 客舍也 ㉓設法 籌畫也 ㉔課程 功課之
 程限也

致諸弟（勉勵自立課程）

諸位賢弟足下：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
 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讀着往往
 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
 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音泊既今已兩月不吃烟，已習慣音去聲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日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行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音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音衍義，義浦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園，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真。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念七歲，張筱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辛畬音余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應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首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

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

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代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黃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

何子貞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變，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運不耐，奈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竊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曰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作壽屏兩架，一架淳純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琉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書不能盡言，惟諸弟鑒察，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課程表

- ①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 ②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讀若命，如鼎之鎮。
- ③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音連去聲。
- ④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 ⑤ 讀史，廿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 ⑥ 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⑦日知其所亡、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紀門、藝術門。

⑧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氣之盛否。

⑨謹言、刻刻留心。

⑩養氣、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⑪保身、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⑫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綢當作自己功課。

⑬夜不出門、曠功疲皮神、切戒切戒！

註①小產 胎產之未及足月者謂之小產亦曰流產

②晏 晚也

③洎 及也

④大學衍義 書名宋真德秀撰

⑤衍

義補 亦書名明邱濬撰

⑥奔放 喻人才氣之大如馬之疾馳不可羈勒也

⑦主事 官名位次員外郎

⑧翰林 明清

時進士朝考得庶吉士則稱翰林為科學最清貴之途也

⑨庸碌 猶言尋常也

⑩京師 天子所居之地也

⑪淵藪

魚所處曰淵獸所處曰藪故喻萬物所聚會之地曰淵藪

⑫標榜 謂表暴而稱揚之也

⑬匡正也

⑭逮及也

⑮破

運 八股文中起首兩句名曰破題

⑯矩 規矩也

⑰下流 謂品行卑下也

⑱河伯 黃河之神

⑲井蛙 喻人識見

之狹小也

⑳曄 目眩也

㉑耐 忍耐也

㉒張筵 即設席也

㉓內府 庫藏也掌庫藏之官曰內府後因通稱宮內

之物曰內府之物

①琉璃廠街名

②腔子 腹中空虛也

③來復 言陽氣由剝至復凡閱七日也

④黎明 天初

明也

⑤沾戀 受之不忍釋也

⑥徇外 謂以身從外物也

⑦二十三史 歷代之史書也

⑧丹田 在臍下小腹之

中央部分

致諸弟（講讀經史方法）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嘗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聞兄之言，疑弟輩纏_同俗庸碌_音，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_音隙_音，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

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盡道，使弟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盡道，使兄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讀若萬年無纖讀若芥之嫌矣。

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音山訕去聲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音鳥。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音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讀若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

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脩今年謹具錢十挂，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音摹音似音昌黎音，拗音天音很似音半山音。予論古文，總須有倔音強音不馴音之氣，愈拘愈深之意，故於音太史音公外，獨取音昌黎音、音半山音兩家。論詩亦取音做兀音，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

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音鷄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爲之可矣。

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最怕標榜，常存音關暗，然尙綱上聲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樂石之言。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音然！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乘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繫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大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音務。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音據音通音興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音酢音笑語於其

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蓋自西漢^三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三毀。兄^{音低}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音巧}被茅塞也^四。讀若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

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_音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笑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

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異業城南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笑山同來甚好。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故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下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道光

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註①汗下 謂慚愧也 ②不悌 善事兄長曰悌不悌不順也 ③機詐 言人之巧詐也 ④嫌疑 嫌疑怨隙也 ⑤纖芥

細微之意 ⑥衡陽 縣名清爲湖南衡州府治今爲湖南衡陽道治 ⑦訕笑 卽譏笑也 ⑧薄俗 謂風俗澆薄也 ⑨

惡恨也 ⑩鮑魚 家語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⑪漣濱 地名在湖南省 ⑫受業 言爲弟子受

其學業也 ⑬東修 業師薪金之稱極言其薄也 ⑭嬉遊 嬉戲遊蕩也 ⑮效尤 言知其不善而學之也 ⑯排慕

矯健貌 ⑰昌黎 縣名在直隸省唐韓愈昌黎人故人稱爲韓昌黎 ⑱拗很 曲折倔強之意 ⑲牛山 宋王安石臨安

人字介甫號半山 ⑳太史公 漢司馬遷爲太史令故人稱爲太史公 ㉑不羈 不可羈絆言其俊逸也 ㉒朋黨 宋仁

宗時范仲淹貶饒州歐陽修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遂起 ㉓闇然尙綱 闇然隱晦貌尙綱蓋其文之著

也 ㉔藥石 言以規戒之言攻人過猶以藥石攻人病也 ㉕熱中 熱心於仕進也 ㉖情陰 愛情時間也 ㉗惘然

失意貌 ㉘綜談 卽暢談也 ㉙學院 官名俗稱學臺 ㉚衆口鑠金 謂訛言變亂是非易爲其所搖動也 ㉛莠莠失

焉 言禍福之事當觀其究竟而不能以一時論也 ㉜履記疏 書名爲清乾隆時所敕選者 ㉝朱子綱目 書名宋朱熹因

司馬光通鑑而作綱目仿春秋之例以綱爲經以目爲傳故稱朱子綱目 ㉞泛濫 不專重一事也 ㉟考據 考核書中之

名物以爲證據也 ㊱酬酢 猶應對也 ㊲西漢 漢自高祖以至平帝謂之西漢亦稱前漢 ㊳詆毀 詆辱毀謗也 ㊴

諸子百家 諸子各種子集也百家者舉成數也 ㊵汗牛充棟 言書之多也 ㊶聖人 人格最高者之稱如文王周公孔子

是也

◎科名 考科舉而取功名也

◎茅塞 言爲物欲所蔽如茅草之充塞胸中也

◎馬遷韓愈 馬遷卽司馬遷韓愈卽韓昌黎

◎程朱 程頤程顥朱熹亦皆宋時人

◎范曄 范仲淹韓琦皆宋時人

前開導之人也

◎耳鳴 耳中響也

◎勞頓 勞苦委頓也

◎疏散 言不慣拘束也

◎肄業 卽習業也

◎曹

靈也

◎旁觀 謂非身預其事而僅從旁觀察者

◎扶乩 術士以盤承沙懸錘於架以兩人扶之謂可請神以決休咎也

◎摺弁 寄遞奏摺之差官也

致六弟（述學詩習字法）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力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_一天地，何妨_音紡_二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

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_音廷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弟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_五，淳_六純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

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並抄一付，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時文須學 東萊音 博議，甚是，弟先須用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

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翻幾葉，摘費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似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

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弟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詩律，若在省，弟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弟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

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三音慷慨
開去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擊，音烈，不敢示人。餘則僅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
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枝，後日還他可也。
兄 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註 ①實正也就正以定其是非當否也 ②徑行即直行也 ③天親謂父母也 ④威儀容止也 ⑤則效法也

⑥淳實宏通樸實而通達也 ⑦博雅能文言學行美備而擅作文章也 ⑧等夷言彼此平等也 ⑨慢襲怠慢狎褻

也 ⑩史記書名漢司馬遷撰 ⑪課程功課之程限也 ⑫冷金箋箋紙名 ⑬座右謂所坐之處也 ⑭省覽

省察觀覽也 ⑮東萊博議書名宋呂祖謙撰 ⑯中州集詩集名 ⑰嗜好謂性所喜也 ⑱文選書名梁昭明太

子選 ⑲昌黎集詩集名唐韓愈著 ⑳杜集詩集名唐杜甫著 ㉑步趨相隨之意 ㉒元道山集詩集名金元好

問著 ㉓京都即京師天子所居之地也 ㉔千字文帖名唐周興嗣著 ㉕間斷隔斷也 ㉖切磋喻學問得朋友

商榷之益也 ㉗慷慨意氣憤激也

致諸弟（勸講孝弟之道）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衡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鈍，願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音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諒愛，十二誠若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亦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十五縱去聲音去年曾與

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

地仙十一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十五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十五之夏布，郟陽三之葛布，宜昌三之棉花，皆無論貧富男婦，人皆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註①困心衡慮 謂困苦其心量度以思慮也 ②踴長 謂助物之長也 ③日積月累 謂由漸而進也 ④愚公移山 喻

有志者事竟成也 ⑤網蔽 卽蔽塞也 ⑥賢賢易色 一章 見論語學而篇言孝弟之道 ⑦科名 謂考科舉而取功名

也 ⑧倫社 人倫綱紀也 ⑨名教 名謂名分教謂教化凡彝倫之所關聖賢之所訓皆是也 ⑩真摯 誠厚也 ⑪曲

禮內則 皆禮記中篇名 ⑫藹然 和氣貌 ⑬自秩然 整齊貌 ⑭疎仕 謂居官所得之俸祿也 ⑮局促 亦作侷促氣

量小也 ⑯縱放也 ⑰地仙 仙之居人世者 ⑱三河縣 今屬京兆以地近海洶鮑邱三水而名 ⑲靈壽縣 今屬

直隸保定道 ⑳瀏陽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㉑郟陽 縣名今屬湖南衡陽道 ㉒宜昌 府名今改縣屬湖北荊南道

駭異 駭駭怪異也

致諸弟（須要看史溫經）

四位老弟左右：二月初十日，黃仙垣完音來京，接到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朱嘯笑音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居。伊兄代伊覓音得房子，距音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筠仙現尙未到，余已爲賃本胡同關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初六日來余家，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三日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二句，不以天下奉一人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以得。

陳岱雲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樞音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騰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念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音乏音人。

余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迥音不似從前光景，面音胖音而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尚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

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維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應，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

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菴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頁，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餘容後陳。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註①一箭喻其近也 ②火食俗稱飯食曰火食 ③國子監官署名即國學也 ④學正官名清制府學置教授州學

⑤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 ⑥策文體之一種 ⑦柩棺也有尸謂之柩 ⑧墓誌銘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正方兩

石相合一刻誌銘一殮死者之姓氏爵里而平放於柩前也 ⑨門生凡鄉會試受知於座師者稱門生 ⑩同年凡舉人

及優拔貢同歲選舉者稱同年 ⑪乏無也 ⑫胖肥大也 ⑬耳鳴耳中響也 ⑭山長清時書院設山長

致諸弟（勿為時文所誤）

四位老弟足下：余於三月廿四，移寓前門內西邊碾音研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藻莊南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黃仙垣南歸，余寄閣一鑿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

內城現住房共廿八間，每月房租銀三十串，極爲寬敞，嚴音馮樹堂郭筠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僖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

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五音寬}上聲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六音}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八音戎}冗上聲雜，遂無暇讀書矣。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東臬^音高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音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氣爽利，近亦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九音嶒}嶒^{音爭}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如火如茶^音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音錫意淺調卑，即使獲^{十二音}售，亦當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十三}判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壹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搭截^{十四}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十五}吊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十六}靦^{音大}上^{音大}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尙不至於飢寒，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音演安於庸陋，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十八}褚^音貯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筠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去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書，兄國藩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註 ① 闈墨 科舉時代鄉會試選刊中式前列之作謂之闈墨 ② 內人 自稱其妻也 ③ 有喜 謂受孕也 ④ 公車 清時

舉人進京會試稱公車 ⑤ 款待 誠意接待也 ⑥ 散館 清時翰林院庶吉士於登第之後一科以考試而分別授職謂之

敬館 ①殿試 清制會試發榜後策新進士於保和殿欽定甲第名曰殿試 ②冗雜 煩多複雜之義 ③矍鑠 高峻貌

④縱橫 開展之意 ⑤奔放 謂島之疾馳不可勸也今以喻文章之氣勢 ⑥獲售 謂得中也 ⑦入泮 謂童子入學

爲生員也古稱學爲泮宮故云入泮 ⑧搭截 八股理中之名稱 ⑨甲渡映帶 八股文中之名詞 ⑩頹頹 慚愧貌

⑪世家 世祿之家也俗謂作官之家 ⑫稽字 稽遂良唐錢塘人字登善工楷隸後人稱其字爲稽字 ⑬汲汲 欲速之

意

稟父母（教弟注重看書）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杏^音農中南元^二。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可無慮。

諸弟考試後，聞肄業小羅菴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邑惟彭薄墅^{俗設}若市先生看書路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

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要看二十頁。

男 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活，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陳。男 國藩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註①順天 府名今改稱京兆爲北平所在地 ②南元 科舉時代兩省人應試北闈者除第一名應歸直隸本籍人外其中

式第二名著謂之南元 ③桅船 舊時由運河運漕時所用船也清制官給料價由地方官督造 ④肄業 俗稱習業爲肄

業 ⑤塾師 俗稱授徒課讀者爲塾師 ⑥叢忙 言事之煩瑣也 ⑦破釜沈舟 喻有決心者 ⑧悠悠因循 言輕忽

歲月守舊習而不改也

致諸弟（必須立志猛進）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寄信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暮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音子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自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却家門，音偏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答於地方之偏促也。

去年余爲擇師，丁君叙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音天無消息，是又不得歸答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

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鈔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註①朱子 名熹字元晦宋婺源人 ②則效法也 ③浮墓 猶言空墓也 ④孔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孟子

名軻戰國時鄒人 ⑤孜孜 勤勉不怠之意 ⑥禦阻也 ⑦堯舜禹湯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四代之賢君也 ⑧偏

促狹小也 ⑨皆過也

致諸弟（看書必須有恆）

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

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照料，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

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分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好用功，此巧於卸音寫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音，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

樹堂篤仙自十月起，每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卽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不過數月卽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事，又勿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日夜懸望，獨此有

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誤①遺澤 謂留下之德澤也 ②內顧 謂向內何顧也 ③外遇 謂外間交接之事物也 ④默默 寂無人聲也 ⑤有

恆 謂有常心也 ⑥重慶 謂風父母父母俱存也 ⑦等閒 一般也 ⑧王荊公 宋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時為相，封荊國

公，故人稱爲王荊公 ⑨歸震川 明歸有光字熙甫，學者稱爲震川先生 ⑩卸 凡不任其責者皆謂之卸 ⑪紛冗 煩

忙也 ⑫朱子綱目 書名，即通鑑綱目 ⑬註疏 唐太宗詔孔穎達與諸儒擇定五經義疏，數場傳註謂之正義，後乃通謂

之註疏

致諸弟（按月作文寄京）

四位老弟足下：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即付還，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齋，奇奏應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齋奏應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名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悶，音無師無友，音挺上聲，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

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紫途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湖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買筆付回，須待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待用，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隨到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註①倉忙 惶迫也

②撫院 官署名即撫臺衙門也

③齋奏廳 撫院中辦摺奏之所也

④謄 錄也

⑤書院 文人

讀書之所也

⑥提塘 官名清代各省督撫選派武職一人駐京專司投遞本省與在京衙門往來文報者

⑦一日千里

謂進步之速也

①里閭 里門也

②挺然 特出也

③婺源 縣名今屬安徽黟湖道

④峩燒 煮石灰陶器之所也

⑤傭工 雇役於人也

⑥訓蒙 俗稱教授幼童曰訓蒙

⑦科舉 明清時用八股取士稱爲科舉

⑧本朝 指清朝言

⑨里閭 里門也

⑩公車 清時舉人進京會試稱公車

致諸弟（評文字之優劣）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函，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癬疥音先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並班剝陸音二，恐不便於陞音三，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

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癬，貼膏藥於癬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脇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音音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

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

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弟自不稱意，而入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子植書法，駕濼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徐浩書和尚碑，及顏真卿書郭家廟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沉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辛田叔，以二枝送弟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五月，鍾子賓太守往湖南，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

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

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地，移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地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

官加一級請封，侍讀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暗藍，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宣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夫藥，不及為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為稟告可也。（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註 ①斑剝 色彩相雜貌 ②陸離 參差茂盛貌 ③陸見 謂謁見天子也 ④柳字 柳公權唐華原人字誠懸善書結體

勁媚自成一家 ⑤趙字 趙孟頫元湖州人字子昂書法褚米尤工行楷 ⑥李北海 李萇唐江都人玄宗時為北海太守

故人稱李北海善書才藝出衆擅名天下 ⑦雲巖碑 唐雲巖將軍李思訓之碑也 ⑧長安 古鄠城也名始於漢屬陝西

後因稱都城所在地曰長安 ⑨駕 謂出於其上也 ⑩賜封 賜移也滑制職官以己所應得封誥呈請改授遠祖及伯叔

祖或外祖父母等者謂之賜封婦人則稱賜贈 ⑪侍讀學士 官明清時翰林院及內閣均有此官 ⑫藍頂 清制官品以

帽上頂珠色質為別謂之頂戴有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磚磲金之別暗藍係青金石也

致諸弟（宜訪擇一明師）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初二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具悉一切。兄

於二十日在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堵城，以羊一豕一為文祭吳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雨三現署兩淮鹽運

使二十九日至蕪，其讀若州，是月水師大戰獲勝。

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之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蕪州開仗小勝，十三日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有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四之戰，水路燒賊之多，無有過於十三之役。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尙駐田家鎮，離九江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念三日起行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之中，茲並鈔錄寄回，所敬呈父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劉一良五於廿日至田家鎮，得悉家中老幼均吉，甚慰甚慰！

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乏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仙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俱有本原，於說文音學輿地，尤其所長，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講求有年。吾鄉通經學古之士，以鄒叔績爲最，而研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

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開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他人。棟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甲三甲五可同

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諸侯續布。(咸豐四年十月廿二日)

註①黃州府名屬湖北省民國縣今黃崗縣其舊治也 ②鹽運使官名 ③蕪州州名清屬湖北黃州府民國改為蕪春

縣 ④田家鎮地名在湖北蕪春縣東南江濱 ⑤廣濟縣名清屬湖北黃州府今屬湖北江漢道 ⑥黃梅縣名清屬

湖北黃州府今屬湖北江漢道 ⑦說文書名 ⑧音學音韻之學 ⑨輿地謂地理也 ⑩聯襟今人稱僚婿為聯

襟 ⑪方伯清代稱布政司為方伯

致四弟（宜留心讀書事）

澄侯四弟左右：賀常四到營，接弟信，言早起太晏，音燕誠所不免。去年住營盤，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早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

沉弟在景德鎮，辦事甚為穩靠，可愛之至！惟據稱悍賊甚多，一時恐難克復，官兵有勁銳旅萬餘，決可無礙。季弟在湖北，已來一信，胡詠帥待之甚厚，家中儘放心。家中讀書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須讀書，不失大家子弟風範，不可太疎忽也。(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註①晏晚也 ②稷卨 謂稷當可靠也 ③勁旅 勇猛之軍旅也 ④無礙 猶言無妨 ⑤風範 風度規範也

致四弟（宜勸諸姪勤讀）

澄弟左右：沅弟營中久無戰事，金陵之賊亦無糧盡確耗。音好杭州之賊目陳炳文，聞有投誠之信，克復當在目前。天氣陰雨作寒，景象亦不甚佳。吾在兵間日久，實願早滅此寇，俾斯民稍留子吉遺，而觀此消息，竟未知何日息兵也。

紀澤兄弟及王甥羅婿讀書，均屬有恆。家中諸姪，近日勤奮否？弟之勤，為諸兄弟之最，儉字工夫，日來稍有長進否？諸姪不知儉約者，弟常常訓責之否？（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註①子道言無遺種也 ②觀者也 ③息兵 猶言罷兵

致四弟（宜家居時苦學）

澄兩弟左右：臘月初六接沅弟來信，知已平安到家，慰幸無已。少荃於初六日起行，已抵蘇州。余於十四日入闈寫榜，是夜二更發榜，正榜二百七十三，副榜四十八，闈墨極好，為三十年來所未有。

韜^音濟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士子歡欣傳誦。韜師定於二十六日起程，平景孫編修奏請便道回浙，此間公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各營挑浚^音秦淮河，已浚十分之六，約年內可以竣事。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敬悉敬^音，惟曰下精神，實不如從前耳。

鴻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身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註①閣學科舉時代鄉會試選刊中式前列之作謂之閣學

②程儀 送行者之禮也

致九弟（講求奏議不遲）

沅弟左右：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爲率，余意每月三次，每次未滿千字者則二篇，千字以上者則止一篇。選文之法，古人選三之二，本朝^音潮人選三之一，不知果當弟意否？

弟此時講求奏議，尙不爲遲，不必過懷^音。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弟者，有^音衛者，有不及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恆。以吾弟攻金陵之苦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同治四年正月廿

四日)

註①懊悔 懊惱而悔恨也 ②魯衛 謂不相上下也

致四弟（諄囑瑞姪加功）

澄弟左右：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旂幟也。諄囑瑞姪從此奮勉加功，為人與為學並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

吾自受督辦山東軍務之命，初九十三日兩摺，皆已寄弟閱看，茲將兩次批諭鈔閱。吾於廿五日起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營，一概開行，帶去之六營，一概拔隊，然後解維長行。茂堂不願久在北路，擬至徐州度暑。九月間准茂堂還湘，勇丁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總使吉中全軍，人人榮歸，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惹人談論，沉弟千萬放心。

余舌尖蹇澀，不能多說話，諸事不甚耐煩，幸飲食如常耳。沉弟濕毒未減，懸系之至！藥物斷難收效，總以能養能睡為妙！（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註①諄囑 誠懇囑咐也 ②濯磨 洗濯磨擦也 ③解維 船自治處開行也 ④蹇澀 不順利也

致四弟（述爲學有四事）

澄兩弟左右：屢接弟信，並閱弟給紀澤等論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沅弟夫婦病而痊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爲學四事勗兄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

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音玄}，痧山氣等症，幸未復發，脚腫亦愈。惟日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怪也。（同治六年十月廿三日）

註：①匆匆 忙促貌 ②歎 不滿足也 ③勗 勉勵也 ④眩暈 病名謂一時如覺昏昏由貧血及神經衰弱而起或與嘔

吐酸等病同發 ⑤痧氣 亦病名俗稱小腸氣 ⑥腫 脹滿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四

理財類

稟祖父母（在京無生計）

孫男 國濟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音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音服藥二帖，即愈。音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音比聲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並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一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尚虧，音體尙未復。音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望音同。家音孫婦 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音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音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

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音代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賻贈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賻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尚可周恤遺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孫荃亦未得讀書。六月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音窘。上輩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賤，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音悚！上輩餘容續稟，即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註◎腹瀉 腹中泄瀉也 ◎比及也 ◎診治 視病也 ◎牌元 牌中之元氣也 ◎墨念 俗言筆記也 ◎家孫婦

即長孫媳婦也 ◎中旬 中旬十日曰一句中旬謂十一日至二十日也 ◎上床 謂病勢沉重上床而不能下也 ◎仙逝

言人之死如登仙而去也 ◎同年 清時舉人及優拔貢同歲選舉者謂之同年 ◎尊儀 以財助喪儀也 ◎張羅 謂

管幹事務也 ◎靈柩 棺也 ◎周恤 周濟撫恤也 ◎遺孤 留遺之孤兒也 ◎毀繁 衆多也 ◎軍功 武功也

清制因從軍有功得官者謂之軍功出身

⑤花翎藍翎 皆清時冠飾其初出於薩爾曠與六品以上戴孔雀翎六品以下

戴藍翎翎後定報捐之例皆得援例捐納不復重視矣

⑥上諭 皇帝之詔書也

⑦竹山灣 地名

⑧窘迫 窮困急迫也

⑨調停 謂居間和解也

⑩生計 謂生活之事也

⑪仰事之資 謂事奉祖父母及父母之錢也

⑫愧慙 愧慙也

愧慙也

稟祖父母（京中窘迫狀）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起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於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

『添梓坪音平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音巨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

而本房日見湖五音離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

八月，心齋兄南旋，孫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去聲餓之時，家中不必繫十三音懷。孫現今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

孫日內身體如恆十五音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

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十六音，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

因其夜哭甚，不能遠音廿七斷乳。從前發熱煩躁音掃，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嬉音喜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

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時，孫婦曾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音蒲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音西冲衝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為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李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

月扶櫬設者 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註 ①違和言失調和而致疾也 ②承管 接受管理也 ③艱窘 艱難窘迫也 ④渠 俗謂他人曰渠 ⑤涓敗 卽衰

敗也 ⑥無地自容 謂無安身之處也 ⑦歸楚 俗言還籍也 ⑧臘底 陰歷十二月爲臘月臘底十二月三十日也

⑨江南 長江之南也清初置江南省轄今江蘇安徽二省名曰江南 ⑩東扯西支 卽四處借貸之意 ⑪充裕 富足也

⑫凍餓 缺乏衣食也 ⑬緊倒 卽挂念也 ⑭公項 公中之款項也 ⑮恆常也 ⑯餐 一頓飯曰一餐 ⑰斷乳

戒除食乳也 ⑱煩燥 鬱急也 ⑲嬉笑 遊戲快樂也 ⑳感冒 呼吸器之病俗謂之傷風 ㉑酬願 俗言還願也

㉒西沖地名 ㉓扶櫬 扶護棺木也

稟父母 (籌畫歸還借款)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彭山音起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旅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音除上聲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日到，於十

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_音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_音。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_音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_音有俸_音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_音。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_音，但不勒追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_音，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租每月大錢十千_音，收拾又須十餘千。

心齋借_音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尙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男

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會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迫，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妻托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賞，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篋音甫，不飭勅，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勸，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務，務一無所得。右謹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評 粵中地名 武會試 清時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名曰會試其科目與鄉試同有文場武場之分會試中式者即稱進

士庶武會試者均各省之武舉人也 ⑤貯藏也 ⑥補劑即補藥也 ⑦辰下猶目下也俗稱現在 ⑧蠢愚笨也

⑨真恩 謂青雲恩誼也 ⑩老成 謂閱歷多而通達世事者也 ⑪恰適也 ⑫俸銀 官所得之勞值也 ⑬炭資

清時京官清苦全賴外官之餽贈每至冬令外官送京官之錢名曰炭敬因北方天氣嚴寒冬日家家蒸炭取煖意謂以贖炭也

⑭支持 謂勉力保持也 ⑮仿似也 ⑯重慶下 言祖父父母父母俱存也 ⑰收拾 謂收聚散物於一處也 ⑱衡陽

縣名今為湖南衡陽道治 ⑲朋買即合買也 ⑳棧托 謂居住也 ㉑憐憫 哀憐也 ㉒佃田 謂租賃他人之田也

㉓闕注 猶關係也 ㉔壽屏 將祝壽之文書於對聯之上少至四條多至十六條名曰壽屏 ㉕湘鄉 縣名今屬湖南湘

江道 ㉖重簋不飾 簋簋皆祭品不飾謂不整齊也此乃彈劾貪吏之通套語 ㉗狼藉 言散亂不整理也 ㉘劣蹟 惡劣

之事蹟也 ㉙御史 官名專掌彈劾之事 ㉚機密 謂機要秘密之事也 ㉛發憤 心有所未通而奮其力以求之也

㉜間斷即隔斷也 ㉝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乃史之最淺近者 ㉞兼營並營 謂作事貪多者不求精也

稟父母（借銀寄回家用）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

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與通此時房屋，爽塏開氣，象軒敞，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

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常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銀四千，付寄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篋，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

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裕處。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密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註①入泮 謂童子初入學爲生員也 ②偏仄 言相迫也即狹小之意 ③爽塏 高燥之地也 ④軒敞 開朗也 ⑤悉

病也 ⑥肥胖 謂身體豐滿安舒也 ⑦家婦 嫡長子婦也 ⑧禮記 書名五經之一 ⑨周禮 亦書名十三經之一

①償還 卽歸還也 ②篋 編竹之器俗稱篋篋 ③顏子 唐顏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後人稱爲顏子 ④褚柳 唐褚遂良工楷隸柳公權善書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故學書者稱爲褚柳 ⑤覓尋也 ⑥一具 指祖父母之壽材而言不敢明言故曰一具 ⑦泥首 至地也 ⑧一函 卽一封也

稟父母（在外借債過年）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卽送外出，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風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笑語歡娛，感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

男 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基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借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

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便附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爬出京，男為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註①手諭 自上告下曰諭故父母所寫之信曰手諭

②百凡 猶言諸事也

③兼顧 謂一身充兩役也

④上房 即內

室也

⑤督責 監督責問也

⑥炭資 北方天氣嚴寒每至冬日家家焚炭取暖外官例於冬令以錢餽贈京官故即名曰

炭敬

⑦負累 謂所借之債款也

⑧踐言 謂實行其所言也

稟父母（便附家中大布）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為煥暖。

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薰臘附回。此間

現有熏臘肉猪舌猪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為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

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為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

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即請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註①家婦 嫡長子婦也 ②陽和言天氣之好也 ③娛 亦暖也 ④鹿脯 脯乾肉也將鹿肉熏乾故名鹿脯 ⑤甘旨

味之美者也 ⑥熏臘 謂自臘月中熏乾也 ⑦清明 三月節在陽歷四月初五或初六日 ⑧永豐 地名 ⑨廉俗

云便宜也 ⑩寬 尋也 ⑪學俸 卽束修也

稟祖父母（在京易挪錢）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母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跡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

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

湘潭音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辦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音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為報恩之處，惟此最為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為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盜音盜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音粘。歷久而脫殼音脫殼也。然此事，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寫信詳細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敷音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

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念三日，已種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

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廿七日)

註①遊子 謂人子在外遠遊也 ②齋具 卽齋何也 ③湘潭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④漆 木名產於湘鄂皖浙諸省

其皮內有黏汁可爲髹 ⑤疔斨 謂有斨端也 ⑥吃虧 謂受損也 ⑦從儉 謂節省也 ⑧瓷灰 用瓷屑研成之細

灰也 ⑨膠黏 謂物質凝合也 ⑩通挪 移動曰挪通挪謂向人通移款項也 ⑪敷足也 ⑫牛痘 牛體發痘其毒

性比天痘爲輕取其痘中膿漿移種人體可免天痘 ⑬嬰兒 始生之小兒也 ⑭蒸覽 上愛下曰蒸凡有書信呈請祖父

母父母鑿閱皆曰蒸覽 ⑮長沙 縣名今爲湖南省治 ⑯寧波 府名民國廢今浙江鄞縣其舊治也 ⑰定海鎮海二

縣名今均屬浙江會稽道 ⑱乍浦 地名在浙江平湖縣東南三十里 ⑲珍盡也

稟祖父母（無錢寄回家）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音科兄弟在京平安，孫婦音科身體如常。曾孫音科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音田顆，止音科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

逆夷海氛^三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五，不知何日，方可盪蕩平^六。天津防堵^八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堂太守，於六月進京，初意欲捐復^{十二}，多恐不能。鄭莘田放貴州貴西道，黎樾^{十三}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在京。

孫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賞回家，以奉甘旨^{十四}之需，時深愧悚^{十五}。前寄書徵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蕙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為聖掛念^{十七}。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懷，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註 ① 種痘 小兒種牛痘也 ② 逆夷 前代強盛之時外夷歲歲進貢不敢違逆清代中葉國勢已衰英人屢在江浙等省滋擾

不復如昔日之服我王化故稱逆夷 ③ 海氛 謂海洋之氣象也 ④ 寶山 縣名今屬江蘇滬海道 ⑤ 騷擾 言不寧也

⑥ 盪蕩平 掃除之意 ⑦ 天津 縣名屬直隸省 ⑧ 防堵 戒備阻遏也 ⑨ 南京 明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即今江蘇

江寧縣後途沿曾是稱 ⑩ 太守 官名秩二千石秦本名郡守宋以後改郡為府故稱知府為太守 ⑪ 捐復 舊制納賞得

官曰捐今言捐復者因革職之後納賞得復其原官也 ⑫ 貴西 貴州之西也 ⑬ 京畿 謂天子所都之地也 ⑭ 甘旨

味之美者也 ⑮ 愧悚 慙愧恐懼也 ⑯ 墓誌 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 ⑰ 聖念 俗言奉祀也

稟父母（寄銀完債贈人）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還京，彼時無摺，音卡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會受恬音處。受恬名與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上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日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托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音二斤半，音阿鳥音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為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

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能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音旋愈，甚喜！以後斷音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如何？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為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為餽音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即分送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兌錢百三十千，即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本家心齋，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瑪樹堂於正月十六來，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即命孫兒上學，每月脩金四兩。郭筠均讀若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尚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即考國子監學正。

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澤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為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理荒謬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男謹稟。（道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註①摺弁 遞寄奏摺之差弁也 ②善化 縣名與長沙縣並屬湖南長沙府治今并入長沙縣為湖南省治 ③舉人 由鄉

試中式者謂州縣所舉到之人也 ④分宜縣 今屬江西廬陵道 ⑤引見 謂導見天子也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

以下授官時由各部帶領引見 ⑥迂道 猶言繞道也 ⑦長沙 府名民國廢改為縣為湖南省治 ⑧鹿膠 藥名 ⑨

阿膠 亦藥名產山東阿縣以阿井水煎黑驢皮為之佳者帶琥珀色透明無臭味 ⑩高麗參 參之一種產於高麗者

⑪七旬晉一 謂七十一歲也 ⑫大慶 言年老者之誕日也 ⑬公車 清時舉人進京會試稱公車 ⑭會試 清時舉

各省舉人試於京師名曰會試 ⑮門生 凡鄉會試受知於座師者稱門生 ⑯國子監 官署名即國學也 ⑰學正官

名清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

詔天子之詔書也

恩科 舊時科舉本有一定之年歲朝廷有

慶典特恩則開恩科

萬壽 祝天子長壽也

覃恩 舊制朝廷遇有慶典則沛恩逮下謂之覃恩

誥封 清制五品

以上官過覃恩子封者本身之封曰誥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曰誥封沒者曰誥贈

科場 科舉考試之場也

舞筭 猶言作弊多指官吏而言

革職 革去其官職也

致諸弟（取款及託帶銀）

四位老弟足下：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欣喜之。至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為幸！

受恬甜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掛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

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三人惱。

歐陽牧雲要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臬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菴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歿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卽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日到京，覆試二等第八。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尚未定。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中現有，准託公車帶歸。漢魏六朝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政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幫那音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

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閱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徧可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十五}。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城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十一}，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十七}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骨^{十八}。沒性靈^{十九}，至要至要！

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註①眼蒙 謂眼模糊也 ②餽 贈送曰餽 ③在在 猶言處處也 ④討人憐 俗云討人厭也 ⑤骨內 喻至親也

⑥中表 猶言內外父之姊妹之子爲外兄弟母之兄弟姊妹之子爲內兄弟故有中表之稱 ⑦圓明園 在北京西直門外地

⑧名海澄清世宗在藩邸時之賜園也 ⑨納徵 納幣以成婚禮也 ⑩咨文 官文書之一種官中平行之文牘謂之咨文

- ① 子史精華 書名清康熙時敕撰之類書
- ② 漢魏六朝百三家 書名明張溥輯
- ③ 稗海 明萬曆時會稽商濬編刊
- ④ 綏寇紀略 書名清吳偉業撰
- ⑤ 姚姬傳 清桐城人名聲所選古文辭類纂義例甚嚴學者多奉爲圭臬
- ⑥ 距離三百 距離超越也言三百者快意之極也
- ⑦ 袁簡齋 清錢塘人名枚字子才所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及筆記等書
- ⑧ 元遠山 金秀容人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金元間之文學遺山爲最著者也
- ⑨ 汨沒 滅沒也
- ⑩ 性靈 猶言靈性性之本體天然靈秀者也

稟父母（送參翼減息銀）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家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嶺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的書。

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虔，坐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尙辦有送朱嵐，喧掛屏，候郭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筆等物，亦俟他處寄回。餘

俟續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說◎分會試房 謂派爲會試之同考官也 ◎紋銀 銀塊之成色最佳者 ◎古文辭類纂 書名清姚姬傳選 ◎尊人

釋人之父母也 ◎東道 宴會之客稱主人曰東道 ◎裁處 裁奪處置也

稟父母（專人去取借款）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於五月中旬，染痘^{一音}溫症，服藥即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二音}，^{音先}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不宜遏^{三音}。』抑^{四音}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三音}延。』又云：『恐家中^{四音}廝^{五音}管^{六音}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

男婦

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音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五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六，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

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

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曾受恬音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如何？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說●瘟疫也 ●癰皮膚病與疥相類聚結於一處而漸蔓延者也 ●蔓延言如蔓草之延長而不斷也 ●祖塋即

祖祭之墳墓也 ●年伯同年之父及伯叔之同年皆稱年伯 ●主張表示己之意思也

稟父母（在京事事省儉）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卡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他，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

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要若求大人相機而行。

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尚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形，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喪祭堂，遠處來吊者幾人，一一細載為幸！

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為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癖音先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音棧棧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註①禮次 設禮之所也古人居喪則較業惟禮者之關於喪祭者則諷之故有此名 ②起程 謂動身也 ③疑義 謂意義

之不能遵信者 ④違拗 謂不願從也 ⑤不時之需 言非預定之時所當用也 ⑥饗祭 宴饗祭祀也 ⑦饋敬自

棄謂怠惰而不可與有爲也 ⑧伏案 謂俯伏几案間也

稟叔父母（託人帶歸銀）

姪 國藩跪稟

叔父母大人福安。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前勞辛垓音一廉訪，八月十一出京，姪寄去衣包一個，計衣十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帶回。聞叔父爲甥音坦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銀數兩，爲叔父助犒音三犒匠人之資。羅六所存銀廿二兩，在姪處。右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

前歐陽滄溟先生館事，伍太尊已覆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回一信於伍處，託姪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卽投伍府尊也。牧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朋冬

可選，此一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收。姪等在京，身體平安。常南陔音該先生欲以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篤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姪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註◎廉訪官名俗稱臬臺 ◎武岡州名清屬湖南寶慶府民國改縣屬湖南湘江道 ◎犒餉人之勞也 ◎太尊稱太守也

◎教官 清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學文廟奉祀管理所屬文武士子謂之教官

致諸弟（家中須略積錢）

四位老弟足下：去臘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父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

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

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尙須小試，故捐監墳名路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卽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壟，音龍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壟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卽發執照與渠可也。卽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可不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放常_六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

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望_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卽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

紀澤兄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碧峯來代館，日加發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

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素著^音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謄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九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註①報最謂報應最好也 ②政成謂生子也 ③疾行先長謂弟在兄前也 ④粟江地名 ⑤聖高處也 ⑥常

德府名清風湖南省民國廢府改武陵縣為常德縣屬湖南武陵道治 ⑦河間府名清屬直隸省民國廢府改縣今河間縣

其舊治也 ⑧有苗國名恃衆叛亂舜命禹往征之 ⑨上諭皇帝之詔書也 ⑩宮門抄舊稱京中官報為宮門抄即

古之朝報文言謂之邸抄

致紀澤（託人帶銀至京）

字諭紀澤兒，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日至岳州，由湘陰甯鄉繞道，於念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念五日至白楊坪^音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小平安，地方亦安靜，合境團練，武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

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暫厝三音吾母於腰裏屋後，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葬。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京，想近日可到。

余將發各處訃信，刻尙無暇，待九月再寄。京中寄回信，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岳母，俱於廿五日來我家，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廿六日）

註①團練 謂編制而教練之也。人民自行團集，選取了壯按軍法訓練，用以防衛鄉土者，名曰團練。②厝 停柩曰厝，承葬而以俟葬期也。

致諸弟（帶歸度歲之資）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音大獲勝仗。初四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

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

茲由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却不可過於寬裕，因處亂世，愈窮愈好。

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酒米豬羊來犒音犒軍者，絡繹音絡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卽是持家守身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微倖音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

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安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書於武穴舟中）

註：爆竹古時以火燃竹畢剝有聲謂之爆竹

犒酬勞也

絡繹斷續不絕貌

兢兢小心戒慎也

微倖

觀所非望也

致九弟（遞捐銀作祭費）

沅浦九弟左右：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拍。凡撲人之濠，撲人之牆，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峙衛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菴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洋船至上海天津，亦係恫喝音洞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礮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足患。報銷奏稿，及戶部覆奏，當日卽緘致諸公。依弟來書之意，將來開局時，擬卽在湖口水次。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多年親友，該所現存銀萬餘兩，卽可爲開局用費，及部中使費。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卽可了辦。若六弟在潯較久，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若六弟不在潯音，則弟克吉後，回家一行，仍須往該局爲我照護周旋也。至戶部承書說定費資，目下筠仙在京，似可辦理，將來胡蓮舫進京，亦可幫助。筠仙頃有書來，言弟名遠震京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弟須慎之也。

又慎。茲將原書抄送一閱。

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兄夜來漸能成寐。先大父先太夫人，尙未有祭祀之費，溫弟隨行，捐銀百兩，余以劉國斌^音之贈，亦捐銀百兩，弟可設法捐賞否？四弟季弟，則以弟昨寄之銀兩，提百金爲二人捐款，合之當業處，每年可得穀六七石，起祠堂，樹墓表，尙屬易辦。吾精力日衰，心好古文，吾知其意而不能多作。日內思爲三代考妣作三墓表，慮不克工，亦尙憚於動手也。

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買一宅作住屋，卽以腰裏新宅爲祠，亦無不可。其^五天家賜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於祠堂，庶有所歸宿。將來京中運回之書籍，及家中先後置書，亦貯於祠中。吾生平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尙有可爲。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八從，後益當細心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

註① 潞城下池也

② 桐鳴 謂恐嚇之也

③ 潯陽 縣名卽今江西九江縣治

④ 考妣 俗稱已卒之父母曰考妣

⑤

天家 天子以天下爲家稱天家

⑥ 宗器 宗廟之器也

⑦ 歸宿 謂結局也

⑧ 昆從 謂兄弟也

致九弟（勸捐銀修祠堂）

沅浦九弟左右：五月二日，接四月廿三寄信，藉悉一切。城賊於十七早，廿日廿二夜，均來撲我濠，如飛蛾之撲燭，多滅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攻圍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九江克復，開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洩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讀若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

余病體漸好，尙未全愈，夜間總不能酣睡，心中糾纏，然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茲送賢弟一閱，不知尙可用否。此事溫弟極爲認真，望弟另謄一本，寄溫弟閱看。此本仍便中寄回，蓋家中抄手太少，別無副本也。弟在營所寄銀回，先後均照數收到，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斟酌妥善。

余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儘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積爲星岡公，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三十兩於竟希公矣。若弟能於竟
公星公竹亭三世，各捐少許，使修立三代祠堂，卽於三年內可以興工，是弟有功於先人，可以蓋阿兄之
愆^音矣。修祠或卽用腰裏新宅，或於利見齋另修，或另買田地，弟意如何？使中復示。公費則各方經營，祠
堂則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

初二日接溫弟信，係在湖北撫署所發。九江一案，楊李皆賞黃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處亦
已聞之。溫弟至安黃，與迪庵相會後，或留營，或進京，尙未可知。弟素體弱，比來天熱，尙耐勞苦否？至念至
念^{六音}葆^{六音}，餌滋補，較善於藥，良方甚多，較善於常服水藥也。（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註①統領帶兵官也 ②董率猶言督率也 ③脈病 恥辱也 ④糾纏 謂纏繞不絕也 ⑤惶擾 意不定也 ⑥葆

人參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五

濟急類

稟祖父母（請救濟族人）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會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讀若畏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惟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

琦音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九音未愈，日內頗患咯十音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日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十音娩十音晚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

孫音孫溺，何難十三音噓虛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十五音。如膠音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劃曲加於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音浮去聲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旃全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

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及家中此時，亦甚艱窘，君音輒敢冒昧饒辭，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又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逢摺便，敬稟一二，即跪叩。

祖母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註：摺左 遞送奏摺之差官也。 喂 以食餉人口喂。 散館 清時翰林院庶吉士於登第之後一科以考試而分別授

職也。 部屬 各部之屬官也如郎中員外主事之類。 上諭 皇帝之詔書也。 六部 清初官制設吏戶禮兵刑工

六部也。 訊問也。 同年 清時舉人及優拔貢同歲選舉者謂之同年。 咳嗽 病名為氣管呼吸不順之現象

咯血 病名因喉頭氣管出血而起也。 分娩 婦人生產也。 救焚拯溺 謂救濟人之貧困如援人於水火中也

賸枯回生 言枯者能使之榮死者能使之生也。 積德累仁 謂行善之長久也。 指數 以指計算事物也。 孤

無父之子曰孤 ①小羅巷 街名 ②樟樹堂 唐名 ③籌畫 籌謀計畫 ④矜恤 憐愛也 ⑤束手 音無可爲也
 ⑥調停 謂居間和解也 ⑦旋乾轉坤 言有回轉天地之力也 ⑧杳冥冥也 ⑨艱窘 艱難窮困也 ⑩冒昧 不問
 事理貿然進行也 ⑪饒舌 多言也 ⑫宥 赦罪曰宥 ⑬擗便 遞寄擗子之僕人也

稟祖父母（先餽贈戚族）

孫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去年臘月十八，曾音仍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免嘯音笑，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音丁艱，其借銀恐難還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而家中舊債尙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

孫 所以汲音汲音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音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音次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鼻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

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知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尚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為，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

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擅音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讀若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彼時再有信回，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註①丁娘 謂遭父之喪也 ②裁奪 猶言定奪謂量度而斷決其可否也 ③汲汲 欲速之意 ④持盈保泰 言守已成

之業保其安而寧也 ⑤攸助 與資助同 ⑥少不更事 謂年少而未曾經大事也 ⑦擅專 也謂以己意處置其事也

致諸弟（述濟戚族之故）

六弟九弟左右：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至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圓圓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遙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責者，情之至也。然為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

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上音戒音滯音滯之有哉？

至於回京時有摺音弁音下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八幾如市，諸務繁劇，九音屢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所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挂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音浮去聲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城不啻音翅目見，本無纖音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音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毋亦擬阿兄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斷不可不有一援音衰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

兄十六己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音月音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難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

道場者，以慇懃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謙微之妄談，謂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姊妹，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

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贈之獨學，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入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貸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希、虛久之！

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千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苑、婉、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日移其苑於彼二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三音高，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同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廡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三音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齋，音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問音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音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豐齋音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寶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音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齋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齋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

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闕者。剝也者，復之機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夫怪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

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義，而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諱傳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一切年事，銀錢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

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八外祖百兩，朱嵐讀若，隨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類陽
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粹坪音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
問祖父。

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已傳播音
去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客齋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
所爲躊躇音踏除而無策者也。

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餽贈之項，聽祖
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
之，庶不悻悻音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
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疑沮音。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
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音偏而輕重乖音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
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

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露，手亂丟，平聲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收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嘉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在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中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筆拗音腰而勁，讀若讀若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音骨其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理。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

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六六王安石六七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

不必其定作詩文也。

古文詩賦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為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篇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註 ①望眼欲穿 言望之至也 ②骨肉喻至親也 ③學懇切也 ④圍牆 獄也 ⑤風聲鶴唳 喻消息之危急也

⑥習屬也 ⑦芥蒂 心有妨礙也 ⑧門幾如市 言至門者衆多也 ⑨繁劇 言事極煩重也 ⑩不齊 無異也

⑪資唇舌 謂爭論也 ⑫推勘 推詳校勘也 ⑬慷慨 激昂之意 ⑭不倫 猶言不同類也 ⑮援手 救助之意

⑯陶穴而居 言其所居之陋也 ⑰惘然 傷痛也 ⑱道場 釋道二教稱誦經禮拜之所曰道場 ⑲逝者 卽死者也

⑳舛 錯亂也 ㉑支撐 勉強支持也 ㉒歛望 不滿所望而怨也 ㉓厥其也 ㉔貨賣也 ㉕吞聲欲泣 謂悲哀

之極暗中哭泣也 ㉖歎歎 嗟歎也 ㉗同硯席 卽同學也 ㉘雲泥 雲在天泥在地喻地位之懸隔也 ㉙欲恨懷

恨而不得發洩也 ㉚寶命不猶 言命運不及人也 ㉛釣餌 謂以利誘人也 ㉜反唇 示不服意也 ㉝莠枯 莠蒺

- 盛貌枯槁也 ⑤造物謂天也 ⑥槁餓謂窮乏饑饉也 ⑦拯救助也 ⑧問春喻使窮乏者得所也 ⑨孩提謂幼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⑩沽名釣譽謂買取名譽也 ⑪兢兢小心戒慎也 ⑫易書名即易經也 ⑬及日過午也 ⑭孤虛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如甲乙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也 ⑮剝易經卦名今多謂運數不利曰剝 ⑯夬易經卦名決也 ⑰姤易經卦名遇也柔遇剛也 ⑱粹葦重慶言祖父母父母俱存也 ⑲內人妻也 ⑳避是也 ㉑了了明白也 ㉒未陽縣名今屬湖南衡陽道 ㉓二三其德謂不專一也 ㉔跼踖猶豫也 ㉕裁奪猶言定奪謂量度而斷決其可否也 ㉖惛達背也 ㉗疑沮疑惑沮止也 ㉘非言彼此不相合也 ㉙措法字體之一種即楷書也 ㉚心得謂心有所獲也 ㉛胸有成竹謂心中有定見也 ㉜孝舉卷謂鄉會試取中之卷也 ㉝汨銷沒也 ㉞性靈猶言靈性之本體天然靈秀者也 ㉟涉獵言若涉水獵獸不能專精也 ㊱伏仰佩服也 ㊲痊愈唐鄧州南陽人字退之其文深探本原為後世宗人稱為韓昌黎者是也 ㊳王安石宋臨川人字介甫文章拗折峭深人多以大家目之 ㊴四六文之以四字六字為對偶者即骈體文也 ㊵舉業應試文字謂之舉業 ㊶領略謂理會其意義也

附錄五箴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往一音任，去聲。再，再音。遂，遂音。泊，既音。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趁音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因作五箴以自創云。

註 ● 往，再音光陰迅速也 ● 泊，及也 ● 碌碌，凡庸貌 ● 戚憂也 ● 下流，謂人所處之地位也 ● 疾，疾猶災患也 ● 逸豫，安樂也 ● 中材，中人之材也 ● 振拔，即振作也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亦猶人，藐眇焉音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註 ● 煌煌，光明貌 ● 先哲，謂往昔之賢者 ● 藐眇，小也 ● 佚，不勞也 ● 荷，以肩承之也 ● 永矢弗諼，言永久誓不忘也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音配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讀若儼恪讀若齋明，以凝讀若銀者。女命，女汝同之不莊，伐生戕音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豕音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音馮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註：①胚胎物之始生也。②三才天地人謂之三才。③儼恪齋明，謂儼正恭敬齊一心志而清明也。④凝成也。⑤

伐生戕性，謂自傷其性命也。⑥弛放也。⑦昭昭明顯也。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務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音以終古。

註：①齋宿日觀，謂齋戒而宿於日觀峯也。②萬籟，萬種聲息也。③懼怖也。④擾擾，紛糾也。⑤終古，謂久遠也。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聞言送日，亦擾音女汝同。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音既叢音或銘以自攻，銘而復音去擊音蹈，嗟女既音毫音霜。

註①攪亂也 ②道遠塗說言闕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③尤悔過失也 ④證集也 ⑤證老也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上聲之所忻欣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會曆未聞，或愆率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註①泊茲猶言及今也 ②曩昔也 ③忻悅也 ④拋棄也 ⑤愆過失也 ⑥天君心也 ⑦馬走走猶僕也馬走言爲人掌馬之僕自謙之詞也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以上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以上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以上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以上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以上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

讀熟讀書十葉。（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看應看書十葉。（不具載）習字一百。數息百八。記過隙。（卽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以上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以上每月課）

稟祖父母（贈戚族數目）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

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櫬讀音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丈，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

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患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

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此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去聲爲幸。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託 ① 窆 窆 盛死者棺也 ② 供事 設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稱供事 ③ 典史 官名主縣獄及捕盜之事 ④ 宦海風

波 言仕途之變端也

⑤ 佐雜末秩 雜途小官也

⑥ 內則 禮記篇名

⑦ 岳家 卽妻之母家也

⑧ 絀 不足也

譏訕 卽譏笑也

稟叔父母（請免錢送人）

姪 國藩敬票

叔父孀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綽祿位，時時撫衷_{二音}中滋愧！茲於本月大考_三，復荷_{四去}皇上天恩_五，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_六，堪此殊榮_六，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余坐度_音乾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

只餘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願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_{九音}失望，有怨言。二伯祖父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 誤 庸鄙 庸俗鄙陋也
- 撫衷 猶言開心也
- 大考 清制翰林官之考試也
- 荷蒙 也
- 天恩 帝王之恩遇也
- 殊榮 特殊之光榮也
- 學俸 猶言學資也
- 奠金 卽弔喪之禮也
- 缺望 不滿所望而怨也

致諸弟（定計畫一義田）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家中懸望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或_{讀若}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有微功否？

予之癖病，多年沉痛，賴鄒墨林舉黃_音着其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沉重，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為夷，變危為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圓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即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

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_{互音更}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贖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贖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_音敷_音，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

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為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體諒之。

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帳不少。八月當為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

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即歿。河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惕，剔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門三讀若妄想，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註●丁憂 禮母之喪也 ●鹿茸 藥名價頗珍貴 ●夷平也 ●周旋 俗言應酬也 ●互古 謂終古也 ●何以

聊生 聊賴也謂何所賴以生也 ●義田 宋范仲淹置田千畝以養族人名曰義田 ●瞻助也 ●三江 謂江蘇安徽

江西也 ●兩湖 謂湖南湖北也 ●鴻敷 喻哀民求食也 ●廉俸 官祿有廉有俸廉謂養廉銀俸謂常俸也 ●甘

旨味之美者 ●體諒 體察而原諒也 ●永豐 縣名清屬江西吉安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丁內艱 謂喪母也

①仙逝 謂死也 ②焦勞 焦心勞思也 ③憂惕 恐懼也 ④萌 凡物始生日萌

致九弟（順便可以周濟）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安。五來營，寄一家信，諒已收到。沿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聞我水師糧台，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闕銀用，不必往解。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周濟。兄往日在營，艱苦異常，當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憾。若弟有宜周濟之處，水師糧台，尚可解銀二千兩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註①文飾 卽掩飾也 ②前非 從前之過失也 ③流離 謂窮困而轉徙於道路也

致九弟（周濟受害紳民）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二十七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

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為難得矣。吾前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

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濤。音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濤，於開濤守避之外，間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濠，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間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

周濟受害紳民，非泛音反愛博施之謂。但偶遇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棲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觸為主。』即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為地方官所織，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為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為沽名之舉也。（咸豐八年正月廿九日）

註①汲古閣明季江陰常張毛晉藏書閣名 ②濤地名長江流經江西九江為濤陽江故稱九江曰濤 ③避巡也

賑以銀米濟人曰賑 ④沽名求名也

致九弟（寄銀親族三黨）

澄弟左右：余經手專件，只有長江水師，應撤者尚未撤，應改爲額兵尚未改，暨既報銷二者，未了而已。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并在安慶設局，辦理報銷。諸事清妥，則余兄弟或出或處，或進或退，綽有餘裕。

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撤帶，因寫信與南坡，請其在鹽局兌匯，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兩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簽寫菲音非上翠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禮文不可不敬也。（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

註①撤除也 ②暨及也 ③報銷詳報關銷之費用也 ④章程規則也 ⑤綽有餘裕謂寬裕也 ⑥三黨父

黨母黨妻黨 ⑦菲儀猶音瀆禮也

致四弟（送銀共患難者）

澄弟左右：余於十月廿五，接入觀之旨，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再不獲命，尙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而已。余從此不復作官。

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_音送；昨令李_音燾_音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前致弟處千金，為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錢，每年足敷_音夫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矣。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書積衣，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猪魚，考早掃寶，常設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使就範圍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註◎炭敬 北方天氣早寒每至冬令家家點炭以取暖故外官送銀與各部堂官名曰炭敬 ◎枉然 即徒然 ◎明德 謂至

德也 ◎惱 忿恨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六

交友類

致諸弟（述求師友宜專）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日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女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於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_{二音}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_三異思遷，此眩_{四音}去聲，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_{讀若}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_{六音}上聲，概_{七音}，則其可爲師_七，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摺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_八，何不檢_九

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即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

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固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

六日

註 ①博愛 無所不愛也 ②擴張 小使大也 ③見異思遷 謂心無專主易為外物所搖動也 ④眩 惑也 ⑤推服

言為人所佩服 ⑥梗概 大略也 ⑦師表 言可師法而為表率也 ⑧糊塗 不明了也 ⑨檢點 留意稽察也 ⑩

蜀 舊稱四川為蜀國 ⑪草率 猶言潦草也 ⑫天分 人之才質為天所賦與故曰天分

致諸弟（必須親近良友）

四位老弟左右：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七日，朱嘯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

高麗參讀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套。茲因馮樹堂南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兼毫筆廿枝，鹿膠交二斤。對

聯堂幅一包，內金年伯耀南四條，朱嵐鑿音四條，蕭辛五對一幅，江岷音山母舅四條，東海舅父四條，父

親橫披一個，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前信言送江岷山東海高麗參六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惟諸弟稟告父親大人送之可也。

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尙未定，諸弟若在省得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蕭史樓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黃琴塢音烏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長沙人也。餘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①橫披 畫畫之軸在兩端橫張於牆壁者 ②一柄 俗言一把也 ③殷勤 誠懇之意

稟叔父（俠士料理友喪）

姪 國藩謹啓

叔父大人座下：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而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音音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

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餒音內，亦難驟然復元。

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音民樵忠源同行，一切隨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音說寸音說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挾兩友之柩音行數千里，亦極難矣。

姪曾作鄒君墓誌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寄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頒音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註①座下 謂所坐之下也 ②餒 中不足曰餒 ③獻縣 縣名今屬直隸津海道 ④新化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⑤

孝廉 科舉時代稱舉人為孝廉 ⑥靈柩 棺也 ⑦柩 有尸謂之柩 ⑧請封之典 謂封贈先世之榮典也 ⑨恩詔

謂因特恩所下之詔書也 ⑩令郎 稱人之賢子也

致諸弟（不可與人大疏）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昨接來信，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音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音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音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弟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疎，大小喜事，宜常送禮。

堯階既允爲我覓^音安地，如其覓得，即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讀若}臣即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塲。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

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卻。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分付，或對或否，以便答江西

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刈也。

碾音妍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比碾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曹儀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亦廿九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

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停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癘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搗音若之，則白皮立去。現二三日一搗，使之不起白皮，薙頭後不過微露紅影，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搗，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

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予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代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三月）

初十日

① 託 ② 沈香 藥名 ③ 壅塞也 ④ 上焦 胃上口以上為上焦 主納而不出胃之中脘為中焦 主腐熟水穀 膀胱上口為下焦

主出而不納 ⑤ 肯綮 筋骨結處也 後人因謂說理中致者曰切中肯綮 ⑥ 滋陰 滋潤也 謂當滋潤以補陰分也 ⑦ 執

見謂執定一己之偏見也 ⑧ 打雜人 謂當雜差之僕役也 ⑨ 目擊 猶言親見也 ⑩ 成見 謂一定之意見也 ⑪

徵詞言不欲顯著其失而徵見其愈也 ⑫ 艾治也 斬絕自新之意 ⑬ 育庚 鳥名 即鸞也 ⑭ 撞 以指撞物也 ⑮

五稷遺規 書名

致諸弟（切勿占人便宜）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感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_音，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_音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宜_音，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

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蓮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者，此豈少緩須與，音即恐無親家耶？賢弟從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毋躁而已。

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廬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人皆如舊，李竹庵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干館。餘不一，兄手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註①把戲 俗謂江湖賣技者爲把戲，今多指無故索取人財物而言 ②督撫 總督巡撫也 ③學政 俗稱學臺 ④釣餌

釣者誘魚之食也 ⑤便宜 猶便宜也 ⑥責報 以答報之事，相期望也 ⑦成事 謂已往之事也 ⑧蘊蓄 積聚也

⑨須臾 猶少頃也 ⑩躁 性急曰躁 ⑪三思 再三審度之意 ⑫乾館 俗謂士人謀生之地，曰館，其但領薪俸而無所

事者曰乾館

稟父母（處置朋友之法）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辭疾已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

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音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肉猪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芪音其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

老秧音田背後三角坵，音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坵下，在檀壇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坵音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甚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年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之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祭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

日)

註◎懷喜俗言得胎

◎款待猶言接待也

◎熟地富歸二藥名

◎母雞即雌雞也

◎黃芪藥名

◎燭俗

謂士突起者曰燭

致九弟（許李次青訂婚）

沅浦九弟左右：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為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兒女兩家，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抱歉耳。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于傀儡，^音平聲，羶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李爾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九，音條言語易傷，恐酒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

註：①僞物即贗物 ②息呼吸之氣也 ③傀儡木偶戲也 ④擅屨羊鼻也 ⑤端倪至露之迹象也 ⑥顯露

意見不合也 ⑦握別握手作別也 ⑧箴規也 ⑨輕佻謂不端重也 ⑩垂青賞識之意

致九弟（述輓胡潤帥聯）

沉弟左右：調巡湖營，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今日辦好，即派人送去。吾所慮者，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白湖不能通巢湖耳。今僅拖七八丈寬場，即入白湖，斯大幸矣！若白湖能通巢湖，則更幸矣！

余昨日作輓潤帥一聯云：『浦音浦嘯寇在吳中，是先帝與靈讀若進，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

我公未竟勳名。』（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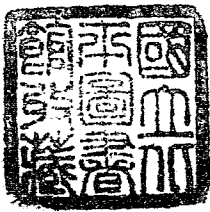
註：①通寇通逃之寇賊也 ②靈巨忠堂之巨也 ③臨終將死之時

致九弟季弟（述辜負李次青）

沅弟左右：湖南之米，昂^音貴異常，東征局無米解來，安慶又苦于碾^{研上}，確^音對無多，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不足以應諸路之求。每月解子藥各三萬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為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為囑。紮營圖閱悉，得幾場大雨，吟崑等營必日鬆矣。處處皆係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少泉代買之洋槍，今日交到一單，待物到即解弟處。洋物機括太靈，多不耐久，宜慎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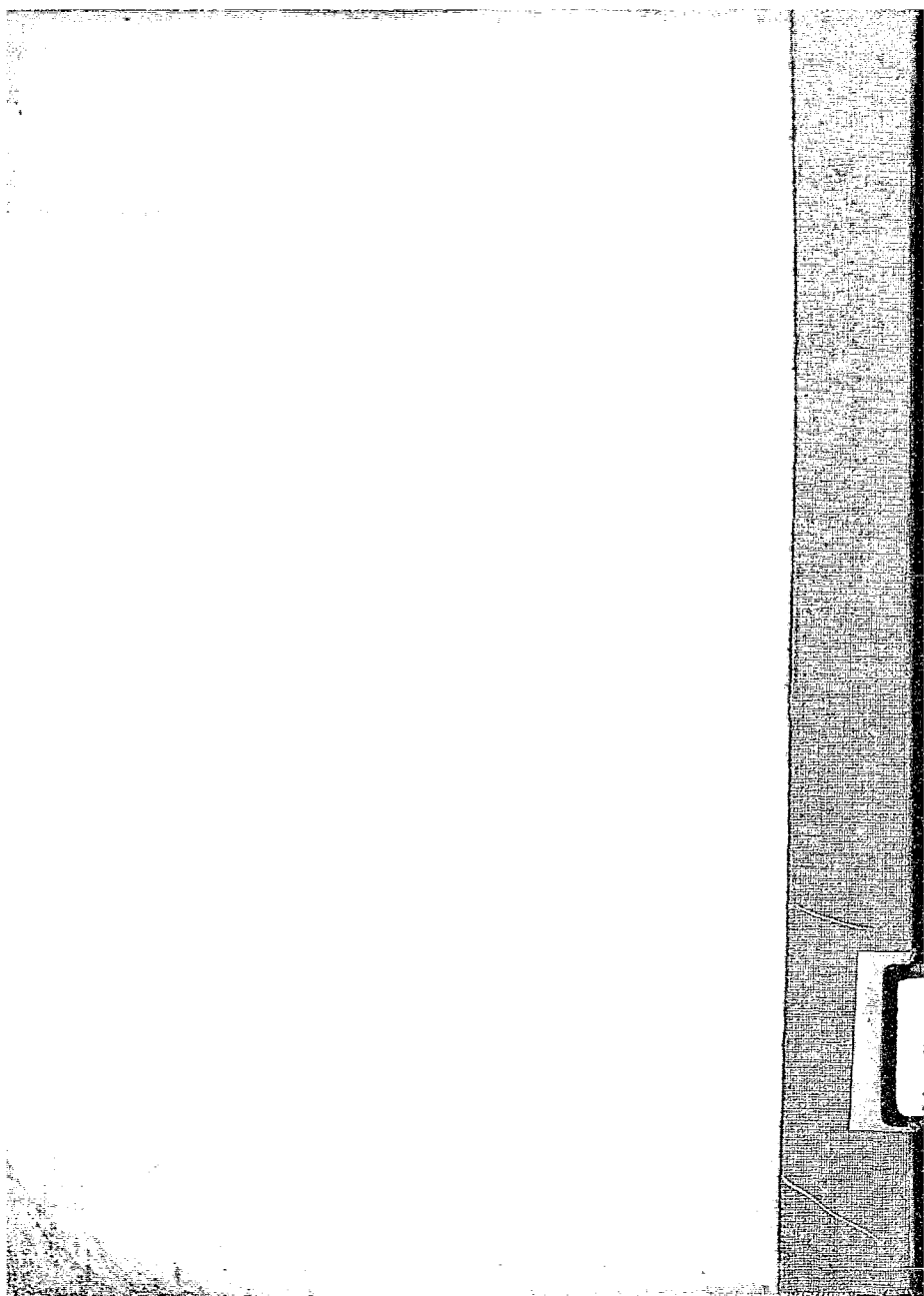
次青之事，弟所進箴^三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臺^三諫，尙累疏保鄭為名將，以為不防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招之等語，以為比前摺略輕^四。速拜摺之後，通首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弟指出，余益覺大負次青，愧悔無地！余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註：①碾確 舂具也 ②箴規 諫言也 ③臺諫 御史也 ④遠及也





27



標點註釋

曾文正公家書

附家訓





3 0475 2817 3

856-27
982=3
2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爲政類

稟祖父母（與英國議和）

孫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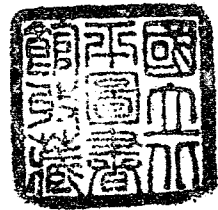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一音}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二音}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三音}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七音}弄孫^{八音}瓜瓞^{九音}日繁，其樂^{十音}洛^{十一音}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七

二二三



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厄吭，航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兵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動帑儲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讓撫之使，係伊里布，其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卽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耆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少損失。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 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因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日，轉薦至方變達，聊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方寫出，使遊子如仍未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說◎恙 病也 ◎斟酌 自己酌量也 ◎覓尋也 ◎大器晚成 謂有大才具者其成就必遲也 ◎夢熊 言夢見熊

罷者爲生男之兆也 ◎一索得男 俗謂初生男也 ◎含飴弄孫 言年老之人但當自求恬適而戲弄兒孫也 ◎瓜

瓞 言世澤長遠如瓜瓞綿綿初生甚小而後乃盛大也 ◎德望 道德名望也 ◎令嗣 稱人之子也 ◎承繼 取宗族

之子爲後與爲人後者皆曰承繼 ◎英夷 前代強盛之時日外國爲夷狄之國故稱英人曰英夷 ◎金陵 地名卽今江

寧縣 ◎咽喉 口腔之深處故稱地勢扼要處亦曰咽喉 ◎逆夷 清初歐洲各國歲歲進貢不敢違逆及道光時國勢已

衰英人屢在江浙等省滋擾不復服中國之王化故稱之爲逆夷 ◎扼吭 猶言扼要也凡地之當孔道者曰扼吭之地 ◎

要害 謂其地之存亡關係全局者 ◎和戎 謂與外國議和也 ◎蓄藏 謂府庫藏貯之貨財地也 ◎的確實也 ◎

隨使之使 謂議和大臣也 ◎兩江總督 清初設江南總督統治今江蘇安徽二省後兼轄江西改稱兩江 ◎革職拿問

謂革去官職拿解進京問罪也 ◎將軍 清代於東三省及邊要駐防並置將軍皆以滿人爲之 ◎犯邊 侵犯邊界也

◎安堵 謂相安無事也 ◎凌虐 謂待下人殘刻也 ◎慘酷 苛刻殘忍也 ◎開脫 猶開釋也 ◎進學 科舉時代

凡小試錄取入府縣學爲生員者謂之入學亦名進學 ◎題名錄 科舉時代刻同榜之姓名年歲籍貫彙集成冊謂之題名

錄 ◎遊子 謂人子遠遊在外也

稟父母（盤查國庫巨案）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因身千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音朝潮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

三月底盤查國庫五，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擬避賠，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音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音，於四月廿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甯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註 ①御史官名專彈劾之任

②直諫 直言諫正

③景星 德星也

④慶雲 亦作卿雲太平之應也

⑤國庫 謂國

之庫藏即一國收入支出之總機關也

⑥革職 革去官職也

⑦靖邊 縣名今屬陝西榆林道

⑧冀寧 州名民國廢

卽今山西陽曲等縣之地

稟父母（具摺奏請日諱）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福安。潢音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家信一件，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下園子，母親大人福安。潢音黃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家信一件，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下園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廿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諱，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

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并付來，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升欣！音手諭云：『起程要待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潢男仍送兩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音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大人不必懸

念，餘俟續稟。(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註①大行 皇帝及太后初喪曰大行猶言一去而不返 ②西陵 天子之墳墓也 ③易州 清爲直隸州屬直隸省民國改

縣屬保定道 ④比日 俗言卽日也 ⑤日講 清制大臣撰擬講章日日進講也

致諸弟（具奏言兵餉事）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一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饗_音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舉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定後，再行辦理。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_音奏_音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藉_音此生端，不無一番蹂_音躪_音耳。

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卽行送交予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鵝毛管眼藥，並礪_音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爲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付回查收。

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信寄予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

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路途，彌思我也。書不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註①恩西地名即廣西也

②棘謂棘手也

③中堂唐制設政事堂於中書省以宰相領其事後世稱宰相曰中堂本此

④軍機處官署名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虛鴻瀾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遂內閣中書之謹密

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處與漢之尚書省無異所屬有軍機章京亦猶漢之尚書郎也

⑤迅

速也

⑥藉猶借也

⑦蹂躪猶踐踏也

⑧彌更也

致諸弟（進諫說破驕矜）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一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癖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濂溪樂

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竈，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六音唯七音阿八音烏九音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十音上十一音，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瀕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無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戀頓音直干十一音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即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

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芾、弗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安，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橋，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餞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附，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附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千，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鞏，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上，聲，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點，辱，宗，族，辜

姑負期望也。餘不一，兄國藩手草。(咸豐元，五月十四日)

註①聖量 天子之度量也 ②天量 謂天子之性情也 ③逆耳 謂忠鯁之言入耳而不悅也 ④諛諂也 ⑤廢業

小心戒懼也 ⑥脂韋 脂油韋軟皮言柔滑也故以喻人之卑諂者 ⑦唯阿 順從嗜尚也 ⑧骨鯁 喻正直也 ⑨

矜全 矜憐而周全也 ⑩干犯也 ⑪天威 天子之威嚴也 ⑫明府 古稱太守牧令爲府君或明府君簡稱明府

⑬封典 封贈先世之榮典也 ⑭訓導 官名清制縣學置教諭訓導 ⑮升祔 謂奉神主祭於祖廟也 ⑯拘泥 猶言拘

滯也 ⑰隘狹也 ⑱忝辱也 ⑲玷辱 言人之蒙恥如玉之有瑕也

致諸弟 (詳述辦理巨盜及公議糧餉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七日，接到家信，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音朱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音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效，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

公議精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畿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要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

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軍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讀

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違違，寸心之疚，音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與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餘候續具。音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註 ①巢穴 以鳥獸喻盜賊故稱盜賊之營寨曰巢穴

②竄逃匿也

③豪氣 謂才氣豪邁也

④窮鄉 猶言小邑也

⑤殷實 盈滿之義俗稱富者曰身家殷實

⑥成例 俗言老例也

⑦大計 清制考察外官曰大計

⑧環數 謂官以年

老去職也清制有自請休致勸令休致之別

⑨肖子 賢子也

⑩詞章 詩賦雜文之屬總稱詞章

⑪定省 謂定其衽

席省其安否也

⑫色笑 和悅之容也今謂侍奉父母曰親承色笑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親）

季弟左右，音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戴

堪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三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四，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沅弟多置好官，遴^六選將才二語，極爲扼^音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甯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致甯，可危之至！（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諱^六 ● 暫受也 ● 鉅任大任也 ● 宵旰天未明而衣曰宵日旣暮而食曰旰言天子勤於政事也 ● 耗鎔也 ●

矢誓也 ● 遴選 比較而選

致九弟（暫緩奏祀望溪）

〔沅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二贊^三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三列，不作影響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爲其族人方某聖名逆

案，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宥，免隸^四。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有^音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論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嚴旨礙眼者，易^去駁詰^五。從前入祀兩廡^六武^音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七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于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并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菴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註 ①望溪 姓方名苞清桐城人爲桐城派之始祖 ②褒贊 贊美之詞 ③臚列 猶言陳列也 ④隸 屬也 ⑤詰問

也 ⑥廡 堂下周屋也 ⑦陸秀夫 宋時城人 ⑧四庫書目 清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十餘年

而成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 ⑨皇清經解 書名清道光間阮元編輯 ⑩愜 志滿也

致季弟（長江釐卡太多）

季弟左右接家書，知季弟婦于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噩耗，諒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尙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籍一行，待沅弟至三山來，與弟熟商，再行定奪。

長江數百里內，釐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釐，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港釐局，分設爲數無多，擬批令改于華陽鎮分設。爲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於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爲妥善。諸囑保重，至要至要！（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

註①外感病之自外感受者

②襟懷猶胸懷也

③鹽耗俗稱內信曰鹽耗

④釐卡設局以收貨稅者名曰釐卡

代之弊政也

⑤裹足謂足如有所裹而不前也

致九弟季弟（籌辦粵省釐金）

沅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于江西釐務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秋冬當漸優裕。

馬隊營制，余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姑仍之。弟新立營頭，卽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另行新章也。

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音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以順興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① 侍御卽御史

② 欽派皇上派出之人曰欽派

③ 盤務 盤捐局之事務

④ 仍舊也

⑤ 與情 謂衆人之情也

致九弟（抽本省之釐稅）

沉弟左右：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

弟軍高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卽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音，占內河江面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音縣甯國之糧路，三曰蕪湖四面被圍，四曰擡船過東壩，可達蘇州，尤妙之小者耳。

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數五六萬，東壩可設釐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院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註●線習也 ●藩司官名俗稱藩台

致九弟（當大事宜明強）

沅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上聲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侃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巢縣既克，和合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余相隔太遠，不遑制也。（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爲政類

① 察印信也 ② 兢兢業業 謹愼小心貌 ③ 機緣 猶言機會 ④ 倔強 不受風抑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

服官類

致諸弟（喜述大考升官）

諸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已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_二，音占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_三天恩_四，音賞擢_五濁_六不次，以翰林院侍講_八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_九？音惟有_十時時惶_{十一}悚_{十二}，音思有補於萬一而已。

茲因金_一筮_二竹_三虔_四乾_五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音水晶頂二座，阿膠交_{十三}二封，音鹿膠二封，音母親耳環一雙。筮虔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為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筮虔會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以廿二兩為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為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為四弟季弟衛陽從師束脩之資，以四兩為買漆之費，即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為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

此次竺度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託◎大考 清制翰林官之考試也 ◎翰詹 謂翰林院及詹事府也 ◎荷 承人之惠曰荷 ◎天恩 謂帝王之恩遇也

◎賞擢 賞恩拔擢也 ◎不次 不依尋常之等次也 ◎翰林院 官署名掌秘書著作之職設掌院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

修檢討庶吉士等官 ◎侍講 官名 ◎報稱 報人之德無少欠缺也 ◎惶悚 恐懼也 ◎補服 清時品官之徽識

也綴於章服之前心文職以鳥武職以獸以所繒之物分其等然也 ◎水晶頂 清制品官之冠飾也頂於帽上故謂之頂戴

有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碑陳金之別 ◎阿膠 藥名產山東阿縣 ◎鹿膠 亦藥名 ◎耳環 女子之耳飾也

◎衡陽 縣名今為湖南衡陽道治 ◎束修 業師之薪金也

稟祖父母（報告升侍講）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疎。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

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

孫與陳偕代音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賦亦另謄出。通共翰詹

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二月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

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十七日謝恩。現在尙未補缺，有缺出即應補。其他升降賞賚，去聲音來。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雍正二年，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庸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去聲音陰。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

金竺虔於昨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卽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信面信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

兩，故前後二信不符。孫慶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城，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

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中，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孫兒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尚不窘迫，不知有邯鄲三音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引見，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賞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為幸！孫跪稟（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註①圓明園在北京西直門外地名海澱清世宗在瀋陽時之賜園也 ②賦文體之一 ③夾帶 俗謂士子入場應試懷

帶文字曰夾帶 ④刑部 清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之事 ⑤欽 專制時代尊敬皇帝之詞 ⑥引見 謂導見天子也

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授官時由各部帶領引見也 ⑦記名 清制官吏有勞績者則在軍機處記名以某官用

⑧賞發 即賞賜也 ⑨雍正 清世宗之年號 ⑩陳文肅公 名大受清乾隆時宰相 ⑪編修 官名屬翰林院位次於修

撰掌修國史之職 ⑫侍讀 官名屬翰林院 ⑬道光 清宣宗之年號 ⑭學士 官名清代內閣及翰林院均有學士之

官 ⑮少詹 官名屬詹事府 ⑯破格 謂不拘資格也 ⑰膚淺 言其淺薄僅在皮腐也 ⑱庸鄙 平庸鄙陋也

有喜謂受孕也。④分媿婦人生產也。⑤部邸報謂報者迅速也。

稟祖父母（報告考差信）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如何？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

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安堂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

聽之而已。同鄉考差九人，皆安當完卷。

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

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慶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坐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道光

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註 ① 下省 謂到省城內也 ② 手書 謂手寫之書信也 ③ 報人 謂報喜信之人也 ④ 矜式 謂敬守其法則也 ⑤ 角

黍 糲也。以蔬葉裹之如角故曰角黍 ⑥ 綉封 試卷糊名編號謂之綉封 ⑦ 黜 擯去也 ⑧ 謠言 傳聞之未實者

⑨ 端倪 猶言頭緒也 ⑩ 高麗參 參之一種。謂出於高麗者 ⑪ 覓便 謂遇有便人也

稟祖父母（報告補侍讀）

孫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

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_音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

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_音詣_音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

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

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尙寬裕，明年上半年尙好，至五月後再作計較。昨接曾興仁信，知渠銀尙未還，孫甚著^音，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

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有^音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

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遲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註①御門 清制有御門之與其初御太和門後改御乾清門咸豐以後此典遂廢 ②侍讀官名 ③侍講亦官名 ④阿

哥 清制不立太子皇子生後稱阿哥至成人後始受爵號 ⑤詣至也 ⑥寬恕也 ⑦處置 處分而位置之也

⑧太爺 俗稱縣官爲太爺 ⑨狂妄 放誕不羈也

致諸弟（喜得會試房差）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蒙皇上天恩，得會試分房差，卽於是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去卷獨多，其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卽於是日出關，在場月餘，極清吉。

寓內眷口，大小平安。出關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二音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音檢上聲二套，綏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查收。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尙未辦齊，待郭筠仙帶回。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門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

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手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准於下次付回。四弟之信，所問蓋竇六音牟六音謀六音竇七音庠七音竇七音登七音共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牟八音尼，實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筠仙讀若翌七音臣兄弟，及馮樹堂，俱要出京。

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尙未定，草布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天，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兄
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註①天恩 舊以帝王之恩遇爲天恩

②絡繹 繼續不絕貌

③紋銀 銀塊成色之最佳者

④筠 竹屬之堅實也

寶字 唐人字貽周

⑤寶庫 字胃卿

⑥寶登 字友封

⑦牟尼 梵語其義爲寂默

⑧理學達源 書名

致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四位老弟足下：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菡音含，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敬音音，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間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音垂則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針，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既得狀元，而周荇音音，農壽昌去歲中舉，南元，孫芝房

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

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關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十五讀若黑薑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順如常。

去年寄家之銀兩，屢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將賬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註①御門 清制有御門之典其初御太和門後改御乾清門即唐代之常朝也 ②詹事府 官署名掌東宮內外庶務 ③右

春坊左庶子 官名為太子官屬 ④勤政殿 在圓明園內 ⑤天語 謂帝王之言也 ⑥都察院 官署名專司彈劾之責

⑦左副都御史 官名 ⑧通政司 官署名掌受內外章奏 ⑨副使 官名 ⑩修省 謂修己反省也 ⑪匡 救正之義

⑫不逮 猶云不及 ⑬持盈保泰 言守已成之業而保其安寧也 ⑭周元 即復元也 ⑮白朮黑薑 二藥名 ⑯條

對 逐條對答也

稟父母（勿入署說公事）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二十名，歡欣之至！諸弟前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欣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一說著健，四弟筆頗笨，一說著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秀雅，男，再三審覽，實堪怡悅。

男
在京平安，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者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

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向男商量者，男效祖父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四音次助，辦事則竭力經營。

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

既爲鄉紳，萬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註①矯健 謂其筆力強健

②笨滯 謂其筆法拘泥

③挽回 謂挽救已去者使復返也

④依助 與資助同謂以錢助

人也

⑤經營 謂謀作事物也

⑥官聲 作官之名聲也

⑦鄉紳 一鄉之紳士也謂有官職科第者

⑧鄙薄 輕薄

也

⑨據訟 俗云打官司也

⑩倚勢凌人 謂倚靠己之勢力欺侮他人也

稟叔父母（報告升翰林院侍讀學士）

姪 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缺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隕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

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送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

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音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與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

又黃麓音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余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

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七讀若。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已事，皆不宜與與預聞。地方官外而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九慢，則姪醜音上天音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十一疚音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

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望念獨此耳。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註◎侍讀學士官名 ◎簡放 清代外官任用之制道府以上官由特旨授與者謂之簡放 ◎擢 提拔也 ◎隕 齟齬

人等顛覆也 ◎奠儀 弔喪之禮也 ◎耳門 側門也 ◎臬司 官名即舊時之按察司俗稱臬台 ◎銜恨 心中怨

恨也 ◎侮慢 欺侮輕慢也 ◎覦然 慚愧也 ◎負疚 猶負罪之意

稟父母（請祖父換藍頂）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念九日接到手諭，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平安，身上癩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面上全愈，毫無疤巴音痕，係陳醫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隕越之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皴音，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患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音紀澤，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婦及三孫女皆音順。

前信言宗丈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

蘇市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准在今冬寄到。

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百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上氣象。十五日，皇上願恩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上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

男得請封章，如今年可用璽^上，則明春可寄回，如明夏用璽，則秋間寄回。然既得詔旨，則雖誥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上，其四品補服^上，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誥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註 痘 瘡 疾 曰 痘

鄧風 詩經篇名

萬壽 祝天子長壽也

雍容 和盛貌

龍種 謂帝王之子孫也

太和殿 在京師紫禁城太平門內

秩 十年為秩六秩即六十歲也

聖躬 謂帝王之身體也

封章 或上書或

奏狀 虛有宣洩則誣封以進謂之封章

璽 皇帝之印也

誥軸 誥命之卷軸也

藍頂 清時品官戴寶藍石

項 補服 清時品官之徽識也綴於章服之前後心

稟父母（擬爲六弟納監）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兩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墳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驚幽靈。

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

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明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代爲發刻，其刻價則係耦僞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亦成裘，男花費亦無幾。

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李作屋先生尙住男宅，渠頗思南歸，但未定計耳。誥封二軸，今年不能用璽，明年方可寄回。蕭辛五處已寄鹿膠一斤，阿烏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阿膠鹿膠，望信來京，以便覓寄。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①幽靈 謂死者之靈也

②常程 謂一定之程課也

③納監 捐納監生也

④國朝 舊時稱本朝曰國朝

⑤集腋

成遂 喻合衆力以成一事也。 ③ 誥封 清制五品以上官過單恩子封者本身之封曰誥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在者

曰誥封受者曰誥贈

稟父母（報告兩次兼職）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乙巳十一月廿二日，同鄉彭隸第樓放廣西恩一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帶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哀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攝併擡去聲，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日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蒲音，施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

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疾音，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平音助，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

以不美之名，進十二音於官，代我搆十三音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十四音去聲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十五音朝十六音諷十七音。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十八音踵十九音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

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充補十八音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十九音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

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二十三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二十三音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棟樓帶至衡陽學署。

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卻。小米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穀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絲銀三十二兩，以湊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交穀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支。彭棟樓歸，男寄有藍頂兩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道光二十

六年正月初三日

① 思恩春 屬廣西武岡縣今改為武鳴縣 ② 吉安府 屬江西兵圍改爲臨屬廬陵道 ③ 掣肘 喻使人作事而阻撓

之也 ④ 塵埃 垢污之意 ⑤ 郡府也 ⑥ 玉堂 翰林之專稱 ⑦ 捭竈 料理也 ⑧ 書吏 清代總督巡撫各倉各

關監督之吏皆曰書吏役五年而一更非經制者曰常差 ⑨ 魚肉 喻被人欺侮之意 ⑩ 朋比 結朋黨而阿比所私也

⑪ 黜抑 誅減過抑也 ⑫ 讒 好爲惡言以毀善害能也 ⑬ 搆結也 ⑭ 庇護也 ⑮ 嘲諷 譏笑也 ⑯ 匯至 言

來者之多也 ⑰ 杜門謝客 言杜塞門戶而謝絕賓客也 ⑱ 日講起居注官 官名清制以翰林兼之 ⑲ 文淵閣直事

亦官名 ⑳ 經筵 清制仲春秋經筵進講欽命四書經義各一道直講官撰擬講章進呈擇吉日皇帝御文華殿進講左陳

四書講章右陳五經講章直講官講畢皇帝宣御論是爲經筵進講之禮 ㉑ 陳風 詩經篇名 ㉒ 岳父 妻父也舊稱外舅

㉓ 學署 俗稱學台衙門也

稟父母（請勿懸望得差）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上次男寫信略述癩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

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

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諱者，是已。男祇支求平安，伏望大人勿以得差為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註◎支持謂勉力保持也 ◎祇但也

稟父母（附呈考差詩文）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八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為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霖雨既零，得霽沾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廳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騰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

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逸矣。

男身上癱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潤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雄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

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皓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屋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 註 ① 霖雨 大雨也 ② 霑亦作沾濡也 ③ 朦朧 月將入也今以喻模糊之意 ④ 潦草 謂作事粗率也 ⑤ 閏月 陰歷紀年月法每歲多十日有奇登以置閏與節候相配無中氣之月謂之閏月 ⑥ 夢熊 言夢見熊羆者爲生男之兆也 ⑦ 履歷 後世出任者例須以出身職名及事蹟呈送上官謂之履歷 ⑧ 浩浩 廣大貌 ⑨ 昊天 言元氣博大也 ⑩ 優渥 謂雨澤之饒多也 ⑪ 焦思 謂苦思也

稟父母（六弟成就功名）

晉文正公家書 卷八

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齋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

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望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圖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倍雲家。求父親大人於九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該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收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

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二十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夜，九弟宿賀家坳凹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案上豎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

稟（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說○華山石刻 西嶽華山之石碑也 ②陳搏 宋真源人字圖南五代時隱於華山巖處飯百餘日不起宋太宗時賜緞番夷

先生 ③關防 謂關隘有守兵處也 ④賀家坳 地名 ⑤吹手 俗稱鼓手也 ⑥執事 謂供使令之人也 ⑦香案

凡接聖旨用一長几以置香爐燭檠名曰香案 ⑧聖旨 謂天子之命也 ⑨三跪九叩首 清時最敬之禮也

真父母（毋以不得差及六弟不中爲慮）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家信，喜堂上各位老人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_音則有悔，日中則昃_音，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_音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盛極矣。

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_音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_音恐懼，不敢求非分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_音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_音爲慮，則大慰矣！况_音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_音罪_音掛_音心也。

同縣真正齋，鄉試當外七，出關卽患痰病，時明時昧，近日略愈。男辭疾近日大好，頭面全不見，身上亦好了。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註①元太過也

②辰日過午也

③學士官名清代內閣及翰林院皆有學士之官

④重慶下重慶謂祖父母父母

俱存也重慶下者指孫而言

⑤慄慄畏懼貌

⑥闔家卽合家也

⑦外廩舊制鄉會試闈中之提調監試等謂之外

廩官

稟父母（四弟送歸誥軸）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二三四日內，誥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丁三丙二，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耽擱。祖母大人於出月廿九大壽，若趕緊送回，尙可於壽辰迎接誥軸。是以特命四弟東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誥命。

凡事難以逆料，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坐轎，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話封事。若四弟能到，廿七日有信，廿八辦鼓手香案，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日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

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意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交銀數十兩，即可給與頂戴。男因具呈為四弟報名，^{上音}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即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音那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為然。

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極為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音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書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大約年底可到。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度，家中不必望^音掛心，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註①寶天子之符璽也

②吏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外文職銓敘勳階黜陟之政

③丁內艱謂喪母也

④語轉請

誥命之卷軸也

②東裝 謂人將遠行整束行裝也

③岳州 府名民國廢今湖南岳陽其舊治也

④誥命 官吏受封

之詞也舊制五品以上官授誥命六品以下官授敕命

⑤鼓手 謂奏樂器之人也

⑥香亭 結綵作小亭盛香爐謂之香

亭 ⑦祭酒 官名 ⑧緞 輸納於公家曰緞

奠父母（遵命一意服官）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巳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官患之人所不免，故前此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拘，與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

男

癰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

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念。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之病速愈，暨既兩

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註①鄉土謂家鄉也 ②久宦謂服官已久也 ③違拗不願從也 ④編裁官名會試之主考官也 ⑤狠極也

⑥暨及也

致諸弟（述升內閣學士）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願影捫門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力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

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納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俸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為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

寄回祖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即以此為斂服。

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音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癘疾亦愈，且驟紅綳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音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乃欲求堯階相去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註①超升 謂不次之升遷也

②內閣學士 官名

③顧彭澗心 謂自顧才能而摸摸心頭也

④國學 卽內閣學士也

⑤愧仄 猶言慚愧也

⑥書啓 卽書記也 專任辦理文書之類

⑦教讀 卽舊時之塾師也

⑧保定 府名 民國廢今直

隸清苑縣其舊治也

⑨制臺 清時總督之敬稱

⑩收拾 謂整理器物也

⑪百歲之後 諱言死後也

⑫敝服入

敝之衣服也

⑬壽藏 諱言墓穴也

致諸弟（喜述補侍郎缺）

澄侯溫甫子楨、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日會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二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頗悉一切。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馮、吾園兩先生也。余卽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瘴，且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官，皆引見，有黜而無陟，前在碾、硯，兒胡同時，間壁學士奎光，卽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差，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

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冗、冗，音、音，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甫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岷，音、音，以揀發之官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薦鄧、星、階、借、岷、樵、往、浙，岷、樵，既、應，允、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階，卽、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江，亦、應、允。

鄒、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圓、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謙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尙

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騾，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註 ①京察 京官之考績曰京察與外官之大計相同 ②休致 謂官以年老去職也清制有自請休致勒令休致之別 ③考

績 考驗官吏之成績也 ④大計 考察外官曰大計 ⑤硃諭 硃筆書之上諭也 ⑥彰輝 彰明也輝病也謂明其爲善

清其爲惡也 ⑦黜 貶退也 ⑧陞 進用也 ⑨忙冗 煩雜也 ⑩覆轍 漢賈誼云前車覆後車誠故後人言可省誠

者亦云覆轍 ⑪揀發 清制各省督撫因本省人員不敷差遣得請於候選人員中揀選人地相宜者分發若干員歸該省委

用謂之揀發 ⑫藩籬 範圍之義 ⑬園 謂圓明園也在北京西直門外

致諸弟（述派較射大臣）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音奎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也。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

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

略有仰事之資，卽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_五致_音之！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麪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卽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

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褶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字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

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漕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壟，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_十，戎_音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_{十一}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卽擴廓_{十三}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

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音鄒墨林尙在我家，張雨農之子闌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即赴武關，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註① 悵喟 感歎也 ② 昆季 兄弟也 ③ 國計民生 謂國之財政民之生計也 ④ 茫無畔岸 謂昏昏然無邊際也 ⑤

悚疚 恐懼慚愧也 ⑥ 武關 卽武場也 ⑦ 技勇 擊刺之術 ⑧ 樽鷗 謂舉杯以祝壽也 ⑨ 漕平 銜名 江南銷省所

通用之平也 用以徵收漕銀故名 每兩約合庫平九錢八分 ⑩ 鹿茸 藥名 ⑪ 皇清經解 書名 ⑫ 涉獵 言若涉水獵

獸不能專精也 ⑬ 擴張 小使大也

致諸弟（喜九弟得優貢）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配接家信，卽已聞之。廿七日得

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沉弟寄信在省，來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喜。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沉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處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沉弟此去，可經理一番。

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京，與通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尚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闔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沉弟喜音，意吾家高曾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

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尚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垣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

余癖疾迄未愈，幸精神尚可支持。王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卽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惰者戒。寬十在營住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羅山於十四日克復

崇陽後，尙無信來，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委瑣瑣之氣，將來或嘗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一。（咸豐五年九月三日書於屏風水營）

註①優貢 清制每三年教官就在學生員中選舉，隨行者由學政考定保送大省六人中省四人小省二人，朝考後一等任知縣

二等任教職三等任訓導更下者罷歸 ②夢熊 生男之兆也 ③九江 古鄱大夫墓地後世因謂墓地曰九江 ④綿綿

長久不絕也 ⑤猥瑣 猥鄙瑣屑也

致九弟（公文不可疏懶）

沅浦九弟左右：初七初八連接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懶置之不理也。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在外辦事，愈答甚多，內省增答，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廬通念。

今年若能為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慢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

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稍表余之歡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為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為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① 地孔 卽地洞也

② 城垣 城牆也

③ 綜核名實 謂既有其名必求其真綜聚而考核之也

④ 愆咎 過失也

⑤ 廢念 謂注念之廢也

⑥ 豁然 開通貌

⑦ 整刷 猶言振作

⑧ 歡忱 不滿足之心

⑨ 請益 卽求教

⑩ 荀子 戰

國趙人名况其所撰之書人稱為荀子

⑪ 莊子 戰國蒙人名周其所撰之書人稱為莊子

致九弟（喜保同知花翎）

沉弟左右：昨信書就未發，初五夜王六等歸，又接弟信，報撫州之復，他郡易而吉安難。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躁，則心趣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躁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

穩辦法。

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暑，因弟體素弱，如不能兼顧，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即第二層亦可不認眞。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目下濠溝究有幾道？其不甚可靠者，尙有幾段？下次詳細見告。

九江修濠六道，寬深各二丈，吉安可仿爲之否？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將來克復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官階爲喜，喜弟之吏才更優於將才，將來或可勉作循吏，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門戶之光也！阿兄之幸也！（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

註① 焦灼 言心中憂慮有如火傷也

② 焦躁 焦愈煩躁也

③ 廢弛 敗壞之意

④ 同知 官名清代惟府州置同知府

同知即以同知爲官縣州同知則稱州同

⑤ 花翎 清代之冠飾以孔雀翎插於冠後猶古之緝貂也

⑥ 循吏 良吏也

致四弟（開用總督關防及鹽政之印信）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軍事，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可保無虞，但能堅守十日半月之久，城中糧米必難再支，可期克復矣。

徽州六屬俱平安，欠餉多者七個月，少者四五月不等，幸軍心尙未渙散。江西省城戒嚴，附近二三十里，處處皆賊，余派鮑軍往救。湖北之南岸，已無一賊，北岸德安、隨州等處，有金劉與成大三軍，必可日有起色。余癱疾未痊，干日來天氣充抗燥，甚以爲苦，幸公事勉強能了，近日無積閣之弊。總督關防、鹽政印信，於初四日到營，余卽於初六日開用。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姪無傲氣否？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儆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註◎先鋒 前隊先行者謂之先鋒

◎關防 用以代印者清代印記凡爲祖宗朝所設者俱方印後因事添者則爲關防

致九弟（兄弟同奉特恩）

沅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尙有九營。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霆，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山分之一，則可挑存四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爲餘勇，聽弟裁度。

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靈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切實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註：營務處軍中差委之官。○汰裁汰也，謂去其無用者。○裁度，裁酌量度也。○特恩，謂恩之異於常勞者。

致九弟（申請辭退一席）

沅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

李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捆音淮北之鹽，與搶奪無異，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

本日接兩次家信，交來人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眉字本軒音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旺，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為旺，即遇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

註①晚節猶晚年也 ②軒昂謂儀度燁然不凡也

致九弟（揭出自己襟懷并以紀瑞承蔭）

沅弟左右：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系。茲聞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即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

余待希厚，雪霽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靈，不知與弟道及否？

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小，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

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爲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

註①拂逆也 ②凜凜寒也 ③敦焚拯溺言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④揭出表明之意 ⑤部曹各部分曹之官如

耶中主事等類

致九弟（述紀梁宜承廕）

沉弟左右：臂疼尙未大愈，至爲懸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

嘗奉寄諭，知少荃爲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予諡，示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廕一節，予亦思之再四，以其目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弟且有功於家庭根本

之地，不特爲同氣之冠，亦爲各族所罕，質諸祖父在天之靈，亦應如此。

九淤音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尙以南岸爲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僑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甯國，則不可救矣。（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

註①卽典 沒於王事例得封贈名曰卽典 ②證證法 ③詞專詞

致九弟（儘可隨時陳奏）

沅弟左右：弟之謝恩摺，尙可由安慶代作代遞，初膺一會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語，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儘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著力。（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註①辱受也 ②開府 後世稱督撫爲開府

致九弟（不必再行辭謝）

沅弟左右：辭謝一事，本可渾渾渾渾魂言之，但求收回成命，已請筱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摺矣。昨接

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長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爲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

弟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余辦可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註●渾渾不分則之謂 ●成命謂一經發出之命令也 ●方寸指心而言 ●清議謂清流所持之議論也

致九弟（戰事宜自具奏）

沅弟左右，專丁送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覆者，仍條列如左：

一、摺稿皆軒爽條，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徧，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殺音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安。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露面。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

可略退縮一步。

一、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決不可由下面繞來。待過中秋後，弟信一到，余別咨鮑由南頭進兵。

一、弟驟添多營，與余平日規模不符；然賊勢窮蹙^{音促}之際，求合圍亦是正辦，余亦不敢以弟策為非。憚中丞余曾保過，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函牘，不敢多索餉項，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

一、江西釐務，下半年當可略旺。然余統兵已近十萬，即半餉亦須三十萬，思之膽寒。弟處米除每月三千石外，本日又解四千石矣。（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

註①軒爽 軒明清爽也 ②係暢 條達充暢也 ③東坡 宋眉山人名 賦字子瞻 以其築室東坡故號東坡居士 ④神宗 宋神宗也 ⑤孝陵 明代太祖之陵也 ⑥市恩 猶言見好於人

致四弟（兄弟同蒙封爵）

澄弟左右：初十日接奉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沅部^{音送}臣典子爵，蕭孚泗男爵，殊恩異數，萃萃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重祿，感激之餘，彌增歉悚^{音送}！

沅弟至六月甚辛苦，近日濕毒，十愈其七。初十一十二等日，戲酒宴客，每日百餘席；沅應酬周到，不以爲苦。諺音稱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歟？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來金陵，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沅弟擬九十月回籍，各營應撤二萬人，遣資尙無著也。（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註●殊恩 特殊之恩也

●異數 特別之禮遇與尋常不同也

●諺 俗語也

致四弟（諭旨飭沅陸見）

沅弟左右：初二日接奉寄諭，飭沅弟迅速進京陸音見，茲用排單恭錄諭旨，咨至弟處。上年十二月，

韞齋先生力言京師士大夫於沅弟毫無間去聲言，余卽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特不料有如是之速。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尙未痊愈，趕緊調理，一俟稍痊，卽行進京，一面函商臣弟國臣荃，今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沅弟奉旨後，望作一摺，寄至金陵，附余發摺之便覆奏。

余意不寐屢醒之症，總由元二兩年用心太過，肝家亦暗暗受傷，必須在家靜養一年，或可奏效，明春再行出山，方爲妥善。若此後再有諭旨來催，亦須稍能成寐，乃可應詔急出，不審兩弟之意，以爲何如？彼荃來撫吾湘，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惟次山以微罪去官，令人悵悵音。沅弟前函有長沙之行，想正值

移宮換羽之際，難爲情也。(同治六年三月初四日)

① 陸見謂謁見天子也

② 聞言非毀之言

③ 徵召朝廷之招致也

④ 出山解隱者出任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

用人類

致諸弟（營中需才孔亟）

澄沅沅季四位賢弟左右：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福秀由縣送來，具悉一切。

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嚮道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六十號，小划音船百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又自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及僱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船礮位，毫無損傷，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讀若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

現在余所統之六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

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人家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允我人心，面面俱圓，請蘋翁卽行速辦。但使探驪音驪得珠，卽輕輕著音著若筆，亦可以速辦矣。

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音玄去聲，賊之眼，助我之勢，卽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卽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項應繳之銀，可酌用爲途費也。

余在營平安，精神不足，惟癱疾未愈，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南康城外水營）

註①吳城鎮名在江西新建縣北一百八十里 ②青山在安徽當塗縣東南 ③口糧對於兵士或孤苦之人按其人口

所發給之糧食也

②探聽得珠喻辦事能扼要也

③眩惑也

致諸弟（調彭雪琴來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悉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陽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江勇登舟，甫經解纜，狂濤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剿。

羅山進攻義甯，聞初四日可止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駭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業經入奏。如義甯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

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任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東安土匪，不知近日如何？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

尚可不至震驚。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為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搆^{七音}鉤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

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為，至於團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問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廿兩，為寬二弟奠金，望遂交任尊叔夫婦手收。

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十音}健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倘有好名心橫^{更音}互更於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一，即問近好。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

評：解纜 繫繫舟索也故船自泊處開行曰解纜 ①狂飈 暴風也 ②茫茫 廣大貌 ③勁旅 強壯之軍也 ④東安

縣名清屬湖南永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⑤邵陽 縣名清為湖南資慶府治民國廢府改為資慶縣 ⑥排怨 猶言結怨也 ⑦縷述 即細述 ⑧下世 即去世 ⑨欬然 不安貌 ⑩強記 勉強強記在心上也 ⑪近好 近日安好也

致九弟（催周鳳山速來）

沅浦九弟足下：十七日李觀察遞到家信，係沅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來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二年北犯者，既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殛_音。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傾地坼_音，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賊，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_音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擒斬以萬千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_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

南袁能於吉安一路，出師合瑞，兄已列爲三路，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卽日當先行具奏，沅弟能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高拳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倣而倣之。夏_音翹_音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渠係簪纓巨族，民望所歸，又奉特旨援江，自不能不速圖集事。惟與南兄共辦一枝，則衆擎_音易舉，若另籌一路，則獨力難成。沅弟若見_音，或先將鄙意道及，余續有信奉達也。

周鳳山現在省城，余飛札調之來江，蓋欲令渠統一軍，峙衡統一軍，一紮老營，一作游兵，不知渠已

接札否望？沉弟催之速來，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本係渠部曲，可令渠帶來也。（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註① 誣誅也 ② 天傾地拆 猶言天崩地裂 ③ 擄掠 猶言擄掠 ④ 疑貳 猶言不能一心 ⑤ 響纓 貴者之冠飾也

⑥ 衆聚易舉 言衆人合力作事則易成也 ⑦ 游兵 游行不定之兵 ⑧ 部曲 謂行伍也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

沉浦九弟左右：十一月初二日，春二甲四歸，接廿四夜來書，具悉一切。弟營中事機尙順，家中大小欣慰。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於初二日來，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具告逸齋死事之慘。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又作書寄雪琴，囑其備戰船至廣西，迎護逸齋之眷口，由浙江來。又備舟至省城，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音，於南康，會齊同出湖口，由湖口音段窰音達至黃梅帥宅，不過數十里耳。前此仙舟先生墓門，被賊掘毀，余曾寄書潤芝中丞，運舫員外，籌銀三四百兩，爲修葺音之資。此次小舟歸里，可一併妥爲安厝音，少餘資，即以贍濟逸齋之眷口，然亦極薄，難以自存矣。

東鄉敗挫之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聞耆中丞緘致長沙，請夏音應亭募勇數千，赴江應

援不知確否？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石達開下顧金陵，上顧安慶，未必能再至江西，即使果來赴援，亦不過多襄島合之卒，悍賊實已無幾。我軍但稍能立脚，不特吉安力能勝之，即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

胡爵之將於初十日回省，家中以後不必請書啓朋友。韓升告假回家，余文案尙繁，不可無一人料理，望弟飭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即令韓升回省度歲。韓於正初赴吉營，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理文案，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決無疎失。韓升與王福二人，皆精細勤敏，無所軒輊_六。音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若弟處再須好手，亦可令凌赴吉也。（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註① 靈柩 盛死者之棺也

② 修葺 修補也

③ 厝 停柩曰厝未葬以待葬期也

④ 烏合 倉猝集合之衆如烏鳥之忽

聚忽散不可恃也

⑤ 書啓 謂查照簡啓之類後世通稱辦理文牘者爲書啓即今官署中之書記是也

⑥ 軒輊 車前高

曰軒車後低曰輊今人議論有所抑揚因亦曰軒輊

致九弟（漸對江西紳士）

沉浦九弟左右：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甞_一音民勉

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復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皆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設者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宜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宜實心求之。

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二奔喪太快，若忍讀若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願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遲數日，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安。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談，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媿甚深等語。

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吾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慚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音之。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慚，獨慚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責己之一端耳。

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志和，以迓（A音）天休（九音），至囑至囑，承寄回銀二百兩，收到。今冬收外間銀數百，而家用猶不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內心緒少佳，夜不成寐，蓋由心血積虧，水不養肝之故，春來當好為調理。（咸豐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註① 龜勉 勉強也 ② 丁憂 謂遭父母喪也 ③ 奔喪 身在異鄉聞親喪而奔赴也 ④ 彌縫 猶言彌補 ⑤ 檄臺軍

行時調發軍中糧餉之機關也 ⑥ 前程 俗謂人之功名曰前程 ⑦ 補苴 猶彌縫也 ⑧ 迓 迎也 ⑨ 天休 謂上天

照拂也

致九弟（宜以求才為急）

沅浦九弟左右：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接弟信，得悉一切。兄回憶往事，時形交悔，想六弟必備述之。弟所勸譬之語，深中機要，素位而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只以陰分（音）素虧，血不養肝，即一無所思，已覺心慌腸空，如極餓思食之狀，再加以憧衡（二音）擾（音）之思，益覺心無主宰（三音），怔怔（四音）悸（音）不安。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

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緘，俱詳實妥善，犁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則家中所請鄧萬二師，品學俱優，勤嚴並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文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萬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此二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

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敵，或致小挫，則令望墜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泉壤矣。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阻。此次軍務，如楊彭二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即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拙，此次殊乏長進，弟營趁此番識見，力求長進也。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既今思之，何

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念，其闕缺塔塔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余自四月來，眠興較好，近讀杜佑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惟目力極劣，餘尙足支持。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

段 素位而行 句見中庸即吾行吾素之謂 ① 懂 意不定也 ② 主宰 管理也 ③ 怔忡 驚懼貌 ④ 犖然 分清

之意 ⑤ 品學 品行學問 ⑥ 清望 美名也 ⑦ 虛譽 即虛名 ⑧ 卒終 也 ⑨ 探驪得珠 喻作事能扼要也

⑩ 兢兢業業 小心戒慎也 ⑪ 泉壤 謂泉下也 ⑫ 拂逆 也 ⑬ 一日千里 謂進步之速也 ⑭ 抱懷抱 也 ⑮ 平

等 不分等次也 ⑯ 洎及 也 ⑰ 關冗 葛鈍也 ⑱ 輿起 也

致九弟（擬優保李次青）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初一日，羅逢元專丁歸，接得廿四日信，知弟病漸痊音愈復元。自長沙開船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至是始一快慰；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則至今尙未到，不知何以耽閣若是。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廿六日至瑞洪，廿八日就謝弁之便，寄信與弟。八月初二日至安仁，初四日至貴溪，王人瑞、張凱章及蕭浚音川之弟蕭啓源，均在此相候。初六七可至湖口，沈幼丹、李次青皆良觀音不遠矣。

閩省浦城之賊，於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圍慶豐玉山兩城。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各方戰五六日夜，逆賊大創，解圍以去。現在廣信地方，次青勛名大著，民望亦孚。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將來玉山守城案內，余亦當優保之，苦盡回甘，次青今日得蔗境矣。

玉山之賊，竄至德興婺源一帶，將歸併於皖南蕪湖。余至湖口，擬留蕭軍守湖口，而自率張王朱品佐吳國佐進剿圍之。崇安賊勢日亂，尙或易於得手。（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

評◎其說猶言歡榮也 ◎肅清地方平靜不留餘孽方云肅清 ◎記名清制官吏有勞績擬在軍機處記名或記名以某官用 ◎蔗境甘蔗味甜至此境地故云蔗境

致九弟季弟（述楊光宗不馴）

沅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種，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看有不

妥洽之意，即飭令仍回兄處，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

吾於初十日至陘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甯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註①收發謂刈穀也

②寒心恐懼而心血爲之冷也

③心田猶心地也

④忌辰親亡之日也俗謂之忌日

⑤地

主謂所在地之主人也

致沅弟季弟（囑文輔卿二語）

沅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即由東流建德驛亦音夫送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仍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尤常通矣。

文輔卿辦釐二音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

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起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咸豐十年六月廿八日）

註①驛夫 古以驛通信故謂寄信之人曰驛夫

②釐金 清代之稅法水陸要隘分布局卡以抽行商貨物之稅者大致照物

價抽若干釐故謂之釐金

③浮費 額外不正當之費曰浮費

致沅弟季弟（隨時推薦正人）

沅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筱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莖，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_音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_音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諱衆。

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函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

差大臣，^三恩眷方溥，^音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支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一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一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

註①爲愷爲厚而謹愷也 ②天分猶言天資 ③恩眷言聖恩眷顧也 ④物議謂衆人所議論也

致九弟季弟（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音動，^上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處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

弟既掘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敗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尙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

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音請撥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聆悉，當一一錯之，^六不姑息也。^七（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

註①騷動謂匪類伏處思逞也 ②慣技習慣之長技也 ③岌岌危也 ④如麻言如麻之多也 ⑤語枉猶言羣

小也 ⑥錯處置也 ⑦姑息言以婦人小兒待之不多責備也

致九弟（辦事好手不多）

沅弟左右接陳東友蔡東祥周惠堂稟，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惜日內雨大，難以進兵，若跟音踪繼進，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而外圓融。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

丁雨生筆下條音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願去，恐亦不能至弟處，礙難對少荃也。南坡才大之處，人皆樂音為之用，惟年歲太大，且粵湘交涉事多，亦須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擬派鶴汀音前往，鶴與勞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後，請南翁來此商辦鹽務，或更妥洽。

又接弟信，知巢縣含山，於一日之內克復，欣慰之至！米可以多解，子藥各解三萬，惟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容覓得好手，請赴弟處。受山不樂在希帥處，即日當赴左帥大營，亦不便挽留也。（同治元年三月廿

七日）

註◎跟隨也 ◎開罪猶云得罪 ◎傑揚猶言暢達也 ◎相得謂彼此契合也

致九弟（宜多選好替手）

沅弟左右：水師攻打金柱關時，若有陸兵三千在彼，當易得手。保彭杏南，係為弟處分統一軍起見，弟軍萬八千人，總須另有二人堪為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

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致育可也。（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註◎替代也 ◎徐徐溫緩也

致九弟（述器重杜小舫）

沅弟左右：接十五日十七日信，有畏慎而無拂鬱，極慰極慰！老弟之意量遠矣，先世之氣脈長矣。杜小舫文瀾，往年經郭雨三專函力保，去年又經晏彤同甫函保，故余一見即器重之，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其品望雖未必果翕吸與論，然亦當稍優於金

許也。許之條陳，多有可采，候與南坡商之。

楊守砲船一事，弟之公牘，甚為緩遜，即照弟所擬辦理。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即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何銳音先上聲罪款，斷不放鬆，幸毋聽謠言而生疑。（同治元年九月廿二日）

註◎器重 謂重其才器也 ◎水乳 融合之意 ◎輿論 衆人之議論也 ◎媒孽 陷害之意

致九弟（述保舉人為難）

沅弟左右：所保各員，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諱不准調營，寄諭恐弟為人聳音送動，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以為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以為為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景河發務音務樂洛音洛四卡，左帥業已歸還余處。上海四萬，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爭論。霞仙升陝撫，先

辦漢中軍務，聞李雨蒼係多帥所劾也。（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註 糾察也舉也。 ②清議謂清流所持之議論也。 ③仇隙猶言仇怨。 ④劾參奏曰劾。

致九弟（述查參金眉生）

沅弟左右：小河西岸，盡爲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爲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然城內有數十萬悍賊，上游黃胡古賴等，卽日下援金陵，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抑又可懼之至！河之東岸，暫不必謀，少息兵力，以打援賊可也。

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劾之，沉於九淵。余十一年冬，查參革職，勝帥又以一疏劾我，謂爲黨袁而不公。余偶與汪臞音奎言之，汪以告勝，勝又寄函於我，自陳前疏之誤。卽如下游諸公，李吳喬皆痛惡去聲。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

餉銀今日解去三萬，湖南又另解四萬於弟，節下嘗可敷衍。生日在卽，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家門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

則顛厥^{五音}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同治元年八月初五日)

註◎九天 九重之天也 ◎九淵 九旋之淵言至深也 ◎酷極也 ◎詢問也 ◎顛厥 猶顛覆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

行軍類

寄友（述奉旨命辦團練）

牧雲仁兄大人左右：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寄。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到。

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音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專差送到咨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弟聞訃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音尙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尙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同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

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終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間音問難通，卽縣城亦無確信。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兄與內人裁度。或由浙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能遙決也。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一。（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① 咨文 官中平行之文牘也 ② 滋 甚也 ③ 軍需局 官署名專辦軍事上所需之物品也 ④ 供應 供給應求也

⑤ 裨益 也 ⑥ 陳情 言李密上陳情表 ⑦ 終制 終三年之喪也

寄友（述湘勇頗有紀律）

敝雲仁兄大人足下：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升駭。歎！郭筠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

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

江岷音民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即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臺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掛心。

湖北既失守，則道途必多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堂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叶。書不能詳，諸惟心照。（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註◎桑梓 稱鄉里也

◎奸細 軍中所遺間諜謂之奸細

◎紀律 軍法也

◎竄逃 匿也

真父（專思辦水戰之法）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

日寄書於岷樵，言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

王璞音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二音句難，鄉勇八十人陣亡，因大發義憤，欲招男二千，前往兩江殺賊，爲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

男係爲大局起見，璞山係爲復仇起見。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足成萬人，概歸岷樵統領。璞山則招二千，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旨相同，中間亦有參差讀若，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處，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

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讀若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爲之一變。聞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破田鎮，逼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藩各憲，上憲各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漣音濱開局，大招壯勇，即日晉省，器械音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在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

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留音。昨奉大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

存私見，使胞弟迹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現令季弟仍認原缺之不可爲，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

男 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備九音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踪路遠，恐未曾辦成之際，遑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男已專人去調矣。江岷樵聞亦已到湖北，謹此奉聞。男辦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掛心。（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註 ① 麾下 猶言部下 ② 殉難 謂不避患難而死也 ③ 陣亡 謂臨陣戰歿也 ④ 參差 不齊也 ⑤ 潰散 兵敗逃也

⑥ 上游 謂在水上流之地也 ⑦ 器械 軍器也 ⑧ 規避 違法而宛轉巧避也 ⑨ 篳 編竹木爲渡水之具也

稟覆父（軍中要務數條）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戒軍中要務數條，謹一切稟覆。一、營中喫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聖相承，神明壽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現在粵匪

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喫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喫飯太晏，是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卽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喫飯仍晏，實難驟改，當徐徐改作未明喫飯，未知能做得到否？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濠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設若敗，卽係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爾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勇六百，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卽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尙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五音，兩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揚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

當留心。慈訓言常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諷者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敢，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

一、拿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拿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覆，再求慈訓，男謹稟。（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註①黎明 天甫明之時也。

②平江 縣名清屬湖南岳州府今屬湖南武陵道

③通城 縣名清屬湖北武昌府今屬湖北

江漢道

④羊樓司 地名在湖北省

⑤伎倆 猶言技能也

⑥姑息 言以婦人小兒待之不多責備也

致諸弟（遣歸長夫多名）

澄溫植三弟左右：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疎略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尚須再遣回。

昨夜褚音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音江勦音上音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

牌百張，豬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鄂湘一營，難於收轄耳，餘不一。(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註①水師 水軍亦曰水師 清代有外海水師長江水師

②勦襲取也

③功牌 有功者之獎牌 清時以紙爲之 五品曰五

品功牌 六品曰六品功牌

致諸弟（付回奏摺底稿）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四日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_音奔下_音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牆一帶土匪，皆已撲滅，惟通城崇陽之賊，尙未剿淨，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_音陵_音萍鄉_音萬載一帶，聞又_音襲_音脅_音多人，不知其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_音瀏_音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尙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

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交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鄒國_音膨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奉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硃批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又有廷寄一道，諭旨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臺提臺，奏湘潭甯鄉靖

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爲。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茲抄錄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閱。

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較計矣。

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囑萬囑！（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註①洞庭 湖名在湖南境 ②醴陵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③萍鄉 縣名清屬江西袁州府今屬江西

廬陵道 ④萬載 縣名清屬江西袁州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⑤瀏平 瀏陽平江也 ⑥安化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

屬湖南湘江道 ⑦廷寄 清制諭旨不由內閣明寄而由軍機處封交兵部捷報處遞往各省者名曰廷寄

致諸弟（儘可不必來營）

澄侯沉浦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看四日，專看戈什哈音赫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遊。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經歷次風波，屢次戰陣後，亦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稍爲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

余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沅近日肝氣尤旺，音王不能爲我解事，但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方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咸豐四年四月十六夜書於長沙妙高峯）

註①戈什哈 清語護衛之義將軍都統等皆有之其後督撫之差官亦稱戈什哈則沿用滿名也 ②水手 音舟人也 ③風

波喻人事之變端 ④唇舌 俗謂爭論爲費唇舌

致諸弟（廣東水師已到）

澄溫沉洪四弟左右：屢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部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闕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三月廿二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並廷寄，茲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

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尙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用，頃有信與蕭可兄，令其略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蔣侯兄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到也，餘不一一。（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註①實收 舊制京都及各省布政司驗收捐輸銀兩後發給之收據謂之實收

②廷寄 清制諭旨不由內閣明寄而由軍機

處封交兵部捷報處遞往各省者曰廷寄

致諸弟（奏請調貴州兵）

澄沉洪三弟左右：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一切。長夫俱留在此，喫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沉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世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

悔，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加批付回。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_音粗大，頗有乃父之風。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在湘陰時，即在_兄處領得實收，_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四月初一日，與中丞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茲於廿六日奉到寄諭，鈔錄付回，餘不一一。（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註①玩易 輕視之意 ②會銜 公文由兩人以上會同具名者曰會銜

致諸弟（鄂兵久無餉銀）

澄溫季三弟侍右：初二日接奉寄諭，_兄兩次請罪，尙止革職，不加嚴譴。_音鮑提軍革職，卽以塔副將署提軍任，聖鑑之公明，天恩之高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

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去避。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_兄身體甚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專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

卽配齊東下。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註① 說官吏諷降皆曰說 ② 廣州府名民國廢今合肥縣其舊治也

稟父(在省中修理戰船)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諭，敬悉一切。家中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爲忻欣。慰賊匪於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竄至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尙未到。

男 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月可到，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剿上聲賊。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人，關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咨，而

兵不肯從，斫^音柱毀橋，圍至三堂，實屬可慮。

二十日，吳伸修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尚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五音諧}之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去聲}弛。大人此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六音}心尤安。尤望不必來省，軍務倥^音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應酬。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八裾依戀，轉增大人慈愛感喟^音之懷，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咸豐四年九月二十日。

註①安鄉 縣名清屬湖南澧州今屬湖南武陵道 ②龍陽 縣名清屬湖南常德府民國改為漢壽縣 ③戒嚴 國中有戰

爭或非當之事變以兵備警戒全國或一地之謂也 ④都司 官名清制都司僅為四品武職位次游擊 ⑤蹙^音 疏略也

⑥倥倥事情迫促 ⑦牽裾 牽住衣裳也 ⑧喟^音 歎也

致諸弟（長夫皆令回里）

澄溫沅季四弟足下：昨發一信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念九日夜，終宵鏖^{讀若}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即已潰敗。蓋紫營城外沙洲之上，是

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艘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器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音也。

家中長夫春二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註◎鏖戰 盡力苦戰也 ◎焦灼 言心中憂慮有如火燒也

致諸弟（廣西水勇到省）

澄溫沉季老弟足下：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十九人，尙不爲大挫。音初去聲

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剿賊，周李即可同去。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今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尙須十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註◎安化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桃源 縣名清屬湖南常德府今屬湖南武陵道

致諸弟（湖北業已失守）

澄溫沉季老弟左右。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紮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目，即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此實未有之變局也。

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卽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卽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妥當，亦必屏斥之。

余去年辦清泉甯徵義甯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弟查出，卽日付來爲要。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音旬去聲，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尙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一。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與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不可須臾音離也。（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註①荊州府名屬湖北省民國廢今江陵縣其舊治也 ②方寸謂心也 ③須臾頃刻也

致諸弟（令子姪見軍旅）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悉一切。二十日摺差歸，閱京報，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家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兄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即與之同行也。余前奏捐事，鄒議已准，茲鈔付回。

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奇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遲凶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今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蓋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一一。（咸豐四年六月廿三日）

註：祁陽縣名清屬湖南永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

遲凶猶言行凶也

致諸弟（述賊人數更多）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自十八日一戰後，念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諸殿元陣亡，千總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廿餘人，賊亦殲斃數十人。

二十六日賊從湖北糾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陸路既得，水路自然失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羅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楊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水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提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

震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見，強使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之也。

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爲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爲樂落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兄身體如常，癱疾不作，乞告稟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

註①千總 官名清代爲武職之下級位次守備 ②殲盡殺之也 ③糾合也 ④臨湘 縣名清屬湖南岳州府今屬湖

南武陵道 ⑤滿山滿坑 極言其多也 ⑥血戰 劇烈之戰爭也

致諸弟（述陸路大獲勝）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念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識者來岳，以與我軍相抗，念八日塵坳識者戰至五個時辰之久。塔軍門匹馬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音舌，稱爲神勇。

念九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羅山打西路，周鳳山打東路。羅山之湘勇，此次最爲出力，竟能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楊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一可當十。是日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敗奔，跌巖墜澗諺音死者，其數尙多。

水師於未刻至諺音陵磯，適有賊船上來，開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勝追下，至播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獲賊船約二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賊，皆已上岸，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手。一見官兵開礮轟擊，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初一日水師

皆出隊擊賊，三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古船頭桅危斃賊十餘人。

陸營經廿六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杉板數十號，小漁划音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毬，以亂賊心，或更有濟。餘不一，即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託 靈戰 靈力苦戰也 軍門 清代專為提督之尊稱 咋舌 猶言嚼舌 譙陞機 地名 播鼓臺 亦地名

罟 網船也 桅 船樞也即掛帆之竿 杉板 船名 小漁划 亦船名

致諸弟（即日移營前進）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自初二日陸路連躡讀若塔賊營，十三夜奪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音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船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即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支河搜剿，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

一炬音巨焚之。是夜將士搜河三十里，通宵未睡。

次早仍回新堤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無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尚存若干？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尚須添募，船礮亦未齊全，陸路之兵，尚無糧臺隨行，不能渡進。連日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即進紮螺山也。茲遣人送回一信，即日移營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註① 闕 踏平之意

② 軍械 軍器也

③ 六溪口 地名

④ 炬 俗稱火把

⑤ 新堤 地名在湖北沔陽縣南

⑥ 螺山

亦地名

⑦ 金口 亦地名

⑧ 樞臺 軍行時調發軍中樞餉之機關也

致諸弟（述賊不能水戰）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巳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載福蕭捷山兩營，已下駐紮新堤，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餘礮，即紛紛登岸逃走。各哨音梢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辮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爲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如此，即得稱呼，高興之至。倒口湖內既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

搜剿，金口以上，已無賊蹤。自金口六十里至武昌，尙未探明。

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擄之百姓，令其勉強強打槳，勉強扶柁，皆非其所素習。卽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讀若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顧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攏音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音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慌耳。

衡州捐項，究竟如何？便中可一打聽。五永豐大布，厚而不貴，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寒天之用。澄弟若可承辦此事，望與堯階細商，卽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匆忙，不及稽稟也。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註①哨官 清代軍營編制以百人爲一哨領一哨者曰哨官 ②青天 喻人之清明也 ③撮合也 ④衡州 府名清屬

湖南省民國廢今衡陽縣其舊制也 ⑤永豐 縣名清屬江西吉安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致諸弟（軍事愈辦愈難）

前信已封，而春二於廿五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敬悉一切。曾祖生以本境團練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資費，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烟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怡天和，庶使遊子出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諭，卽行寄還。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榜怨沸，騰萬口嘲朝，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

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飛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

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堅，卽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尙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

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安，研兄居馬托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至甲三天分問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曾兆安歐陽銜，皆已保舉教官，日內想可奉旨。（咸豐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① 居心猶言存心 ② 介介 猶耿耿也不安之意 ③ 三違尊 謂磨一齒一德一也 ④ 介懷 謂耿耿於心也 ⑤

⑥ 頤養也 ⑦ 天和 謂天地之和氣也 ⑧ 謗惡 毀謗怨恨也 ⑨ 沸騰 喻謗言之盛如水之湧出也 ⑩ 朝譏 嘲笑譏

刺也 ⑪ 求全之毀 言欲求自全而反得毀也 ⑫ 叢來之謗 猶言飛來之謗毀也 ⑬ 八股 俗謂時文爲八股 ⑭ 試

帖 唐以來科舉之詩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謂之試帖

致諸弟（水師陷入內河）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久未專使回家，想家中極爲懸念。王芝三等到家，得悉家中大人福安，閩宅平善，甚慰甚慰！我軍自破田家鎮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賊堅守，屢攻不克。分羅山湘營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堅壘，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戰於槍礮如雨之中，死傷甚衆，蓋陸路銳師，終變爲鈍兵矣。

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苦戰經月，傷亡亦復不少。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內。該逆頓將水卡讀若楷堵塞音色，在內河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兩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軍耳目所在，遂覺人人惶愕音鄂，各船紛紛上駛。音史自九江以上之隆平武穴田家鎮，直至蕪州，處處皆有賊船，且有棄船而逃者。糧臺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此等情景，殊難為懷。現率殘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兄任羅山陸營之內，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

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並頒賜貂皮黃馬褂一件，四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小刀一把，火鐮一個。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對，又有奶餅菓食等件，頒到軍營。廿五夜之變，將班指翎管小刀火鐮音廉失去，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兄船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甚為可惜！而二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實收功牌賬目，一併失去，尤為可惜！

莘田叔解戰船來，離大營止少一二日，竟不能到。軍家勝敗，本屬無常，而數年辛苦，難補音士涓埃音哀，未免心結。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剿小池口之賊，又見挫敗，士氣愈損。現惟力加整頓，挽回元氣，不審

能如意否？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當無梗阻。書不一一，諸惟心照，即祈代稟堂上大人不必聖念。
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

①湖口 縣名清屬江西九江府今屬江西潯陽道在鄱陽湖之口故名 ②銳鋒利曰銳 ③倏忽也 ④鈍不利曰

鈍銳氣已失也 ⑤惶惶 惶恐驚愕也 ⑥隆平 地名 ⑦武穴 亦地名在湖北廣濟縣南七十里 ⑧黃馬褂 清制

文武大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行陣功烈皆得特賜之 ⑨貂皮 貂獸名其皮溫煖最爲貴重 ⑩巴圖魯 滿州語譯言勇

士 ⑪涓埃 喻微末也 ⑫心結 心中鬱結也

致諸弟（盡遣長夫回家）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想節後可到。初四日，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二千精銳之卒，陷入內湖。外江老營，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業已不能自立，終日惶惶，如坐針氈。^{讀者}又復遭此大風，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三音}桅危折楫，^{四音}接摧多不堪戰。不知回至上游，果尙足以禦賊否？

兄 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皆向來能戰之船，不甘遽棄之無用之地，必須親至江西整頓。即於十

二日自九江趕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官紳相待甚好。在內之百餘船，尙皆完好，再加大船數十號，另成一軍，卽足自立。羅山所帶湘勇，自二十九日挫敗後，現在洵陶五音、汰泰音整頓，認真操練；塔公所帶之兵勇，亦日日操練。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依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如果能重整勁旅，則兩路會合攻擊。如不能重整勁旅，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亦自能獨立不懼。江西物力尙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兄身體甚好，惟左腰有寒氣作痛，癱疾亦尙未愈，想皆不久可痊。家中長夫，相住甚近，軍中危地，恐小有差失，反爲不妙。且送信行走極緩，在營又無事可幹，茲盡遣回家。以後若有家信，卽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可以必到，兼可速到，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慎勿再令長夫來營，兵凶戰危，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莘田叔此次行二十里，竟不得見我之面，受盡千驚萬苦，實實可憫！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相勸不必前來，至要至要！書不百一，諸惟心知，其不詳者，長夫自能面述耳。（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書於江西省城）

誑 ① 惶惶 恐懼貌

② 如坐鍼氈 言片刻難安也

③ 梳船橋也卽囉帆之竿

④ 楫 舟之具俗謂之槳

⑤ 洵汰

蕩滌之也

⑥ 勁旅 強壯之軍

致諸弟（認真操練水師）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接家信，想堂上大人安康，家中老幼清吉，爲慰。自北省再陷，兄處一軍，反在下游，進退兩難。在內湖之水師，兄在江西駐紮兩月，造船添勇，已有頭緒。現在船近二百號，勇逾三千人，認真操練，可成勁旅。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羅雲皋於初旬到營。事機不順，而來者偏衆，可見鄉間窮苦也。陽陵雲初旬歸去，余送途費八兩，魏蔭亭尙未歸。塔軍門尙紮九江，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_{二音}州之賊。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實非其所長也。

余辦內湖水師，卽以鄱_{三音}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_音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_五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則亦退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則上游武漢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特上游金口等處，我軍戰船，無人統領，常不放心耳。

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去年遷避，終非善策，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諸遠言四起，總以安居不遷爲是。季洪弟儘可不必教書，宜在家中讀書。沅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霞仙已代爲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閱過一遍，通加圈點，自不患不長進也。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鑑略，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編爲要。紀鴻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常閱看。吾之衣服有在家者，可交來人卽日送營，特袍褂不宜帶來，餘皆可送也。諸不一，惟祈心照。（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在江西省城七里港舟中書）

設○廣信 府名清屬江西省民國廢今上饒縣其舊治也

○饒州 府名清屬江西省民國廢今鄱陽縣其舊治也

○鄱陽

湖在江西省之北境

○游弋 巡邏之意

○彭澤 縣名清屬江西九江府今屬江西潯陽道

○望江 縣名清屬安徽

安慶府今屬安徽安慶道

○方望溪 清桐城人名苞康熙進士所著有望溪文集等書爲桐城派之初祖

○姚姬傳 清

桐城人名鼐乾隆進士研精經學破除漢宋門戶之見學者稱爲惜抱先生

致諸弟（軍中意見不合）

澄溫沉洪四弟足下。二十五日春二維五來營，接家書數件，具悉一切。乘敗仗之時，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向帥營中屢屢見之，而皆未懲成辦。讀若兄奏明將萬瑞書即行正法，奉旨嚴飭路中丞即行正法。聞路中丞不欲殺之，將附片奏請開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

吾癯疾大發，幸精神尙足支持。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殺賊三四千，塔軍門在九江平安。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勤惰成敗，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讀若也，即候近祺。(咸豐五年三月廿六日)

註①中丞 清代專稱巡撫為中丞 ②正法 明正典刑也 ③軍門 清代專為提督之尊稱 ④諄諄 教誨不倦貌

致諸弟（打單眼鏡數竿）

澄溫沉洪四弟左右。二十二日齊三昂音十到營，奉到父親大人手諭，並沉弟一信。廿三日接澄溫在縣官封一信，乃三月二十五日所發，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水師自十九日小挫，日內未開仗。聞都昌有賊船，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廿三日燒三十餘號，皆賊所擄之民舟也。李次

青所帶之平江陸勇，現紮南康，護衛水師。魏蔭亭回衛招小划水勇，請蕭可卿同辦。

吾鄉有三眼銃音充，亦有單眼鏡，响響同振山谷。吾意單眼鏡，若裝子彈於內，儘可打賊。鄉間用木削

尖，往往打得四五丈遠。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鏡數竿，用硬木爲把，試裝銅拍小石之類於內，是否可打半里路遠？如其合用，即可多打數十竿，或百竿，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其錢由兄營寄回。兄近日身體尙好，惟火氣甚旺，癱疾未愈。幸田在營，安靜謹慎，馮玉珂亦穩實也。餘不一，容俟續具。（咸豐五年四月廿五日）

註①都昌縣名清屬江西南康府今屬江西萍鄉道 ②銃火器名 ③把柄也

致諸弟（難以打出湖口）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春二維五來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諸弟信函，敬悉一切。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上犯至青山一帶。我軍出隊迎敵，又獲勝仗，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音古船外，又奪賊戰船五隻，軍心爲之一振。六月初七月初九夜兩次風暴，營中壞船十餘號，應修整者二十餘號。

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對岸之徐家埠，水陸搜剿。其地去湖口縣七十里，賊匪督率土匪，在該處收糧，誅求無度，民不聊生。因派水陸六百入搜剿前往。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僅開兩排槍，該匪即敗竄，追奔十餘里，焚賊館十餘所，焚輪滋重船百餘隻，擊斃十餘人，生擒七人。十四收隊回南康，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看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追我軍疲皮音乏將歸，逆船突出大戰。我軍未約定開戰，人心忙亂，遂致挫敗。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杉板船二號，三船共陣亡五十人，受傷二十餘人，軍士之氣，爲之一減。今年內河水師，共開四仗，兩勝兩敗，湖口一關，竟難遽行打出，不勝焦灼。塔軍門在九江，十三日打一勝仗，殺賊三百餘人，亦無益於大局也。

自義寧州失守，不特江西省城戒嚴，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蓋義甯與平江瀏陽接壤，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羅山現回江西省，擬即日進攻義甯，以絕兩省腹心之患。若能急急克復，則桑梓有安枕之日；否則三面受敵，湖南亦萬難支持。大亂之萌米，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

余辭疾未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稍懈也。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讀音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音。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易。澄弟尙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杜門不出，謝却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儘可理

亂不聞也。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勤則百弊皆除，望賢弟留心，即問四位老弟近好。（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

誅求無度 謂苛責無限制也 民不聊生 謂百姓無所賴以生也 轡重 凡軍中之藥彈糧食營帳服裝等皆曰

轡重 疲乏 疲倦無力也 義寧 州名清屬江西南昌府民國改縣尋又改名修水縣 接壤 地界相連之謂

弭息也 蒼蒼 謂天也 耿耿 心不忘也 補益也 愜快也 齟齬 意見不合也 理亂猶

言治亂也

致諸弟（陸軍勢已不支）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寄去一信，諒已收到。嗣維山於十六日回剿

武漢，霞仙亦即同去。近接武昌信息，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陸營被賊蹋讀若毀。胡潤芝中

丞，於初八日被賊蹋破，參山陸營，南北兩岸，陸軍皆潰讀若。勢已萬不可支，特水師尙足自立。

楊彭屯紮沌音口，計羅山一軍，可於九月初旬抵鄂，或者尙有轉機。即鄂事難遽旋轉，而羅與楊彭

水陸依護，防禦於岳鄂之間，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內湖水師，自初八日以後，迄讀若未開仗，日

日操練。次青尙紮湖口，周鳳山尙紮九江，俱屬安謐。音

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尸首，尙未覓得，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將來若購得尸骸，當爲之送柩回里，如不可覓，亦必釀金寄卹其家。此君今年大病數月，甫經全愈，尙未復元，即行出隊開仗，人勸之勿出，堅不肯聽，卒以力戰捐軀，良可傷憫！可先告知其家也。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冊，同坐一船，均報陣亡，已入奏請卹矣。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云是夜遇漁船撈救得生，則葛元五或尙未死，亦未可知，不知其家中有音耗否。癘疾稍愈，今年七八兩月最甚，諸事廢弛，餘俟續布，順問近好。（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書於南康軍中）

① 沌口 地名在湖北漢陽縣西南

② 潘籬 編柴竹爲宮室之屏蔽引伸爲保衛之義

③ 千總 官名清代爲武職之下

④ 級官位次守備

⑤ 釀金 斂集衆人之資財也

⑥ 捐軀 謂殺其身也

致諸弟（擬添募五百人）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寄一函，縣城專差來，又寄一家信，想已收到。營中日內如常，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尙屬整頓。次青在湖口，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刻擬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吉安之事，聞周臬臬 讀若台帶千人已至，或足以資剿辦。

羅山在羊樓洞音廿六獲勝後，尙無嗣音。茲因春二患病，維五送之還家，復寄數行，讀若以慰堂上老人懸念。羅山在岳鄂間，軍氣單弱，余甚不放心家中。上而衛柳，下而岳平，均多可虞，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書於屏風水營

註① 臬台 俗稱按察司爲臬台

② 羊樓洞 地名在湖北蒲圻縣西南六十里

③ 嗣音 繼續之音信也

致諸弟（鹽務籌餉有二）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紀澤兒稟件，及姪兒外甥等壽詩，具悉一切。澄弟在朱亭帶勇，十八九可以撤營，欣慰之至！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一二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讀音量力後入，想諸弟亦必細心籌畫音劃也。

南康水師，廿八日開仗一次，失長龍船一號。九江陸軍相持如故，次青在湖口亦未必開仗。黃莘農先生今歲爲我兵辦理軍輸，已解者六十餘萬兩，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已用口糧百餘萬，此項捐款，實爲大宗。

目下捐款將次用畢，幸翁又接辦鹽務，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現在陸續運行，大約除成本外，可獲淨利十萬兩。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皆私鹽過境，酌抽稅課，大約每月得銀亦可萬餘兩。若此兩舉，刻期辦齊，則明年軍餉，竟可無慮，黃司寇之為功於我軍者大矣。浙江鹽務，先須成本十餘萬，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張羅本錢，雖未必有濟，姑試圖之。

羅山自入湖北境內，克復崇通後，忽有潯頭堡之竄。旋於廿六日初三日兩獲大勝，軍威大振。僞北王僞翼王俱上犯岳鄂之後，楚事孔亟，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賊殺近萬，官兵可即日擣安慶上游之賊，均須回救安省，韋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兩湖之事，此日必可漸鬆，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冥冥中巧為布置，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

兄 身體如常，癘疾未愈。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軍中不得備禮以祭，負罪滋深！幸翁自省來營，商議鹽事，軍中亦無盛饌，故未將冥壽之事告之也，餘不一一。（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康水營）

註 ①畏縮 恐懼不前貌 ②引鹽法 以引計數引即運鹽執照 ③司寇 官名古六卿之一清時稱刑部尚書為大司寇

④僞北王 即韋昌輝 ⑤僞翼王 即石達開 ⑥廬州 府名屬安徽省民國廢今合肥縣其舊治也 ⑦擣 攻擊也

⑧冥壽 陰誕也 ⑨盛饌 佳肴也

致諸弟（細述鄂贛軍情）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去年臘月初二，遣胡二佑七送家信，中途遇賊，搶去銀兩等件，仍回南康大營。嗣後未專人回家，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以瑞臨尙未克復，長夫視爲畏途，故遲遲也。

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人心爲之安定。十二月初四日大戰樟樹鎮，殺賊千餘，軍威頗振。其時即應留賊之浮橋，晝夜修造，次日渡河，攻剿臨江，必可得手。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音幹，失此機會。於是省城各大吏，有請其移兵吉安救援，以解重圍者。有欲其上剿峽江者，音洽，有求其留守新淦者，遷延商榷，音榷，遂踰二旬。

周鳳山以水師孤繫樟鎮，恐致疏虞，派辰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正月初二日，賊匪渡河來撲，辰常二勇，人少敗挫，傷亡二百餘人。幸初三日大獲戰勝，軍威復振。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即上竄新淦，撲周鳳山之營；而周鳳山於初二日開仗後，亦速回樟樹，爲辰常二勇之援。中途遇於瓦山，大戰，殺賊千餘，奪馬七十餘匹，軍械鍋帳無算。初七日彭雪琴水師又獲勝仗，折賊浮橋，奪賊新舟。水陸兩軍，

目下仍緊扼樟鎮，江西省城，可保無虞。

青山至南來湖口水陸各營，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未經開仗。李次青帶半江勇駐湖口，訓練不懈，日有起色。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周彭在樟鎮克復瑞臨，大局方有轉機耳。

余身體如常，癱疾十愈八九。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診視癱疾，但云可治，並未開方。去後寄二方來，云須服一百帖，今已服六十帖，大有效驗，不知果可斷根否？茲將二方抄回一覽。此間並湖北軍情，有寄羅山觀察一函，亦抄回一覽。茲專人由義甯平江長沙回家，不知可無梗^{音更}阻否？年終奉聖恩賜福字一方，大小荷包三對，食物三件，於正月十六日接到，茲將軍機處原咨抄回。其賜件暫不敢寄，俟道途肅清，再行端送。去臘初旬之函，茲一併附呈，餘不一一，即問近好。（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書於南康水營）

註①樟樹鎮 地名在江西清江縣東北

②臨江府名屬江西省民國廢今清江縣其舊治也

③新淦 縣名清屬江西臨

江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④峽江 縣名清屬江西臨江府今屬江西廬陵道

⑤商榷 審慎校訂之意

⑥踰 越也

致諸弟（述吉安府失守）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尙未到營。

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在新淦遷延十餘日，正月五日復音浮去聲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遽渡剿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韻者泉匪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

僞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督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韻者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而僅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癘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二十九日打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晉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

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尚不為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尚未讀畢；上溯素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耽擱。紀澤兒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兒至岳家，須緘監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諸嬪習，無臨時忙亂，為岳母所讞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仁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弟，未習勞苦，皆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書於南康）

託 ① 贛州 府名屬江西省民國廢今贛縣其舊治也 ② 觀察 清代稱道員為觀察 ③ 袁州 府名屬江西省民國廢今宜

春縣其舊治也 ④ 授室 俗謂娶妻曰授室 ⑤ 來嬪 卽來嫁 ⑥ 上繩祖武 繩 繼也謂能上繼祖之功績也 ⑦ 緘默

不言也 ⑧ 寡少也 ⑨ 鄙笑 鄙薄而譏笑也

致諸弟（瑞州屢獲大勝）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足下：七月之季，遣劉一安五回家，寄呈家書，想已得達。溫弟之病，日見痊愈。因盛暑行軍，過於勞苦，又誤服大黃太多，故到省後，以溫補而始奏效。再調養半月，即可復原，仍回瑞州也。瑞郡官軍屢獲大勝，軍威日振，賊勢日蹙。惟聞僞翼王石達開自鄂中東下，爲李迪安所敗，或當來援瑞州，不免大戰數場。果能擒此巨寇，則江西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易於著手耳。

七月下旬，有引豐敗匪，勾結江閩之交界邊錢會匪，連陷南豐新城瀘溪溪貴籍弋陽等縣。河口一鎮，廣信府城，十分危急。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來援，信郡尙保無恙。一波特起，全省震盪，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未審能迅速撲滅否。閩兵尙在建昌，兵多賊少，克復久稽。粵兵在贛，得保要郡，差強人意。畢金科在饒州，彭雪琴在吳城，均尙平安。

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發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只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身體平安，癘疾略發，尙不甚爲害。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

註①巨怒 大怒也 ②獻俘 獻俘戰而所獲之敵人也 ③北闕 古者建闕觀於宮殿之北故曰北闕 ④破竹 言其易

也 ⑤逾境 猶言越界 ⑥震盪 動搖也

致九弟（不可久頓城下）

沅浦九弟左右：初六日覆去一緘，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刻計尙未達也。初八日接來書，因次青撫州之挫，請撥周軍先至瑞州。中丞李兄慨然允許，周軍當以初二日成行，斯誠不失救拯_{音蒸}上聲。飢溺迫切之忱。第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歸併鳳營，亦以赴吉告之，不得因第一信_{音洛}略洛公一咨而遽變成說也。且夏黃可憂而分爲我籌餉，溫沅可與岐觀摩而奮與。弟與夏黃不來，而周軍獨來，難合瑞成之圖，徒增籌餉之慮，殊非余本意也。

茲以書達季高，悉遵渠之初指，送各批與梧岡，令其同赴吉安。如梧已行至瀏萬，可寄書令其折回_{音音}隨_音隨_音陵小駐，以待弟至而同行也。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軍無鍋帳，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即速出擊，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下。若事機順手，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咸豐六年

十月初九日）

設◎救拯 猶言救接也

◎成說 已在之言

◎親摩 相切磋也禮記相親而善之為摩

◎禮慶 縣名清屬湖南長沙

府今屬湖南湘江道

致九弟（急來瑞州更替）

沅浦九弟左右。初十日覆緘，並周梧岡批稟，亮得速達。十二日接初三來緘，藉悉近狀。黃夏與周同赴吉安，既盡於昨書所云，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茲趁來卒帶往。

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黃夏若果來瑞州，非中丞與季公初意，亦即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強人以曲從吾說，不得不設法將捐款羅歸此軍。今既全數赴吉，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捐款自爲此軍支用，不必更由余處下札，又多一重斧鑿痕也。至入吉以後，或速行掣_二動_一，或久頓城下，亦難預決。惟沅浦則以半月爲率，急來瑞州，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此則家庭要事，弟當與南翁_{器音}懇確訂約者耳。（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

註◎斧鑿痕 喻著迹也

◎掣抽也

◎堅確 猶堅決也

致九弟（軍餉可望充裕）

沉浦九弟左右：初六日俊田等，接廿八夜來緘，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軍容整肅，至以爲慰。吉安殷富，甲於江西，又得官紳傾城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梧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已肥而人獨瘠。梧岡關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者，紮營放哨，稍巡更發探，打仗分仗，究係宿將，不可多得。

主事匡汝諾在吉安招勇起團，冀圖襲攻郡城。聞湖南援吉之師，將別出一枝，起而相應，若與弟軍會合，宜善待之。袁州既克，劉藩等軍，當可進攻臨江。六弟與普劉在瑞，聲威亦可日振。

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或宜速行抽動，或宜久頓不移，亦當相機辦理。若周軍與桂茶諸軍，足以自立，弟率湘人助剿來江，兄弟年內相見，則余之所欣慰者也。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至要至囑！（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註：瘠，瘦也。閤，味也。變幻，變化不測也。震撼，搖動也。澄，清也。

致九弟（恐哨勇不老練）

沉浦九弟左右：元旦接去臘廿五日來函，初九又接除夕一函，均已閱悉。待賊遠出，庶可邀截，痛加剿洗一節，及但求固守營壘，累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吾亦於稟中批示矣。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哨勇恐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

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急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等處頗費斟酌，望吾南公壹志徑行，不恤其他。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吉安之行，必須至瑞後，乃能定議。（咸豐七年正月十七日）

注◎斬截 斬釘截鐵喻事之堅決也

◎疑貳 心疑不一也

◎壹志徑行 專心直行也

致九弟（軍事尙隱尙詭）

沉浦九弟左右：十八日烏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具悉一切。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十八日至奉新，紳耆款留二日。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者標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則四面合圍，接濟不斷，聲息可通，或易得手。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意圖內犯，人心頗涉驚惶，而饒州畢都司一軍，因畢於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不知下落，其老營紛紛潰散，饒防自隳，岌岌可危。

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十三日坐舟赴省，月內應可抵章門。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盛，一則軍事尙隱尙詭，^{五，六}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余所刻實收，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南翁已復省垣，軍事當不至掣肘^六也。（咸豐七年正月廿二日）

○惶恐也

○景德鎮在江西浮梁縣西南二十里

○緊要也

○岌岌危也

○詭欺詐也

○掣肘喻使

入作事而阻撓之也

致九弟（宜全神注陸路）

沉浦九弟左右：廿四日端人至，接來信，知接戰獲勝。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號，亦尙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職，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音聽}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音林}，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不善者勸，而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神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

戒之慎之。余近發目疾，不能作字，率佈數行，讀若諸惟心照。（咸豐七年正月廿六日）

○率佈草率宣佈也

致九弟（與賊最戒浪戰）

沅浦九弟左右：前信言率率出隊之弊，關係至重。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音疲皮賊匪以浪戰而滑溜；音滑溜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甯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此刻吉安營頭太多，余故再三諄囑。

重九所發之摺，十二日奉到硃批，茲抄付一覽。聖意雖許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實難也。（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浪戰，並無安排算計貿然出戰者謂之浪戰

○猾狡黠也

○禮廬，在家守制也

致九弟（必須細偵賊情）

沅浦九弟左右：在吉安紮營，雖城不宜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

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_{二音內}士氣，不如先遠爲之愈也。

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_三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方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_{五音}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

註①偷營 晝夜規泰謂之偷營

②餒 中不足曰餒

③令箭 所以發令者由兵部頒發

④三令五申 謂再三誥諭也

⑤偵察也

致九弟（訓練注重講辦）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王得一歸，接十六日信，具悉一切。以後有信，仍以常人送歸爲妥，只須一人，不必兩人，擇棲足如曾正七之類，更可迅速。鄧先生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因迎其十五入館。

甲三於十八開課，廿三廿二改課文甚細心。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認寸大字，左目則能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

弟所寄各件，代普將請餉，代黃太守上稟，均係顧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請獎一稟，尙欠妥洽。音湘後營一軍，不知從何處籌餉，即寶營亦自難支持。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係難事，但弟當約旨卑思，毋好大，毋欲速。音管轄音現有之二萬人，甯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即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音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盛，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迥別。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壑，音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家中四宅平安，不必挂念。（咸豐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註①捷足 言能疾者也 ②管轄 管理也 ③涓滴 極言少也 ④平原 平地也 ⑤邱 高處有山曰邱 ⑥窪

低處有水曰窪

致九弟（赴浙辦理軍務）

沉浦九弟左右：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初二夜接弟來信，論敬字義甚詳，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勸余起復。是日未刻，郭意誠來家，述此事略。音洛中丞業出奏矣。初三日接奉廷寄，飭即赴浙辦理軍務，與略奏適相符合。略奏廿五日發，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復，以免避事之責，感激之忱，讀若成匪言可喻。茲定於初七日起程，至縣停一日，至省停二三日，恐驛亦路迂。音于平聲遠擬由平江義甯以至吳城。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約至河口會齊。將來克復吉安以後，弟所帶吉字營，即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

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籤云：『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前乎？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目前張蕭二軍，及弟與次青二軍，已不下萬人。又擬抬船過常玉山二山，略帶水師千餘人，足敷夫剿辦。此外在江各軍，有餉則再添，無餉則不添，望弟爲我斟酌商辦。

辦文案者，彭椿年最爲好手。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或至玉山，公牘私函，意城均可辦理。請仙屏卽日回至吳城，與我相會。其彭椿年、王福二人，弟隨留一人，酌派一人來。兄處當差，亦至吳城相會。余若出大道，則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若出小徑，則由義甯、吳城以至河口。許彭等至吳城，聲息自易通也。應辦事宜，及往年不合之處，應行改弦者，弟一一熟思，詳書告我。（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

註①起復謂官吏有喪服未滿而起用也

②驛路傳達官文書之路曰驛路

③先大夫謂已卒之父也

④甯嶽湖

甯之銜山也

⑤改弦變法

致九弟（望來幫辦一切）

沅浦九弟左右：接弟信，知體氣尙未全愈。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能堪，而誤服之後，則復原較難。吉安克後，病當全去，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或多帶，或少帶，須聽弟之自便，但不可不來幫我。

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音烏。我者三音拭試，日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助，頗稱水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但約定至玉山後，卽當別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

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胡潤之中丞太夫人之處，余作輓聯云：『武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爲女中人傑，痛仙馭音御永辭江漢，感泣悲歌百萬家。』胡家聯句必多，此對可望前五名否？成章鑑極好，阿兄又當自認眼力之不謬音（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註①大黃藥名 ②元帥 元氣精神也 ③拭目 謂有所欲見之事物恐目力不足而預拭之以詳爲觀察也 ④瑣務

瑣屑之事務也 ⑤仙馭 猶言仙駕也 ⑥詭大言也 ⑦謬誤也

致九弟（述捐餉增學額）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十四日寄信，略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撤勇之所願，而此事又在當辦之例。現在長善陰瀏音潭醴音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平江以勇欠餉，而捐府縣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仿行之？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

幫辦一切。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

近來因學額一事，反覆細思，若不趁此軍務未竣，音竣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恐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剿賊，立功各省極美，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竄潭醴平江之多，不得謂非闕典。

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原，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復，或先送五百人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並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膽，不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

註①學額 縣學生員之名額也 ②浩蕩 大也 ③瞻前顧後 言謹慎也 ④畏首畏尾 言多懼也

致九弟（喜聞克吉安信）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二日未刻搥書至，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多出，危疑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

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余至弋陽，已發兩信。張凱同章十八日至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安仁縣城，殺老長毛悍賊四千餘人，閩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二十日凱章收隊，吳翔岡追至萬年，與賊接仗，先勝後挫，劉隱霞殉音旬難，幫辦死者三人，李雨蒼尙無下落。景德鎮現尙有賊，我軍爲所牽制，目下尙難入閩。看來弟歸不可久住，宜速來幫我也。（咸豐八年八月廿二日）

註：捷書皆捷之書信也。◎光華猶言光采也。

致九弟（望卽來營小住）

沉浦九弟左右：吳翔岡萬年之挫，查明實亡三十八人，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余輓以聯句云：「五載共干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歆音欣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此外軍械失者甚少。

翔岡廿五日收隊，廿六日來弋陽，一見余，卽於廿七日拔營。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取齊，由雲際關入閩也。聞吉安竄賊攻陷宜崇二邑，余軍行至陳坊時，再行察看，如建昌危急，或分兵往勦，亦未可知。然余職辦閩省軍務，未敢再遲也。張蕭各軍，病者甚多，半係瘧音瘧疫。許仙屏亦病，

現留弋陽，不能從行。

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余強留之。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不願入浙閩，乃其初議。次青五年未歸，思母極切，亦至情耳。弟若可速歸速出，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以便於次青歸去過年。若目下不克速歸，到家後不克速出，則請即日來營一次，小住二十日，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兩者在弟酌之。弟與次意三人者，有兩人在余營，則余案無留贖矣。（咸豐八年八月廿七日）

註①俎豆 皆古禮器以木爲架而漆飾之，甲以薦牲者名曰俎，以木爲之刻鏤而漆以漆貴重者或飾以玉，盛饌醴菹醢等物者

名曰豆

②瘧疫 寒熱往來謂之瘧，傳染同病謂之疫

③案無留贖 謂案上無贖壓之文書也

致四弟季弟（述零匪難奏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在資福橋小住調養，日內尙未入閩，閩中賊勢亦漸鬆矣。北路洋口之賊，已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南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零匪，不成大股，此勦彼竄，難於奏功耳。

江北賊勢復熾，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大局尙可保全。天津夷務，聞

和局已定，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見諸閩督來咨，餘條尙未盡悉，想廣州亦將退出矣。余身體平安，自九弟來此，日增暢快。營中疾病尙多，冬令氣斂，當漸愈耳。（咸豐八年十月初三日）

註①汀州府名屬福建省民國廢今長汀縣其舊治也 ②散漫不聚在一處也 ③熾盛也

致九弟（當報近日軍情）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解纜，濫聞可行六十里，甚慰！至許灣後，當更順適矣。余十二日游麻源，較麻姑山稍勝，日內當發一摺報，近日軍情，聲明暫駐建昌，不遽東也。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江北六合，江南溧水，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

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紮白兔鎮江一帶，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無和帥移營之說，想不確也。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余擬飭各處湊贖千金，以五百辦後事，及歸櫬讀者。貴州之資，以五百周其妻子。應俟新太守到，呼應乃靈耳。（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

註①解纜 船自泊處開行曰解纜 ②麻姑山 在江西南城縣西南高九里周四百里道家謂爲第二十八洞天 ③六合

縣名清屬江蘇江寧府今屬江蘇金陵道 ④溧水 縣名清屬江蘇江甯府今屬江蘇金陵道 ⑤贖 以財助喪儀曰贖

楓棺也

致諸弟（溫甫尸無下落）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初一日接澄弟信，知王四等於初十日到家，尙未接六弟確耗。音好。沅弟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廿五日接到，甚慰甚慰！此次江行之速，爲從來所未有，在漢口所發之信，至今尙未接到。沅弟抵家後，不得溫甫實信，不知如何憂傷，吾派人至江北，至今未歸。沅弟所派三人，至河桐城訪查者，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尙何言哉？

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競，所言皆鑿音銖音，細故，洎音既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卽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及！當極力作文數首，以贖余愆，求沅弟寫刻石碑。沅弟字有秀骨，宜日日臨帖作大楷，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組田刻之，亦足少撼音撼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

余近日體尙平安，張凱章初二日援營赴景德鎮，吳翔岡初四日起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紫鄱，婆陽彭澤等處，與水師相聯絡，卽可爲江北之聲援。蕭軍現赴南贛，賊踪已遠，大約回廣東矣。如江閩一律肅清，明歲並帶蕭軍至九江兩岸也。付回銀一百兩，寄送親戚本家，另開一單，不知可否？咸豐八年十二

月初三日)

註①錯錄 啜微細也 ②泊及也 ③還舒也

致諸弟（奏溫甫殉難事）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左右：初十日接胡中丞信，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迪公飾終之典，至隆極，音屋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廿六日宣讀恩旨，廿九請官中堂題主，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備極哀榮。溫弟與之同一殉難，而遺骨莫收，氣象迥別。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難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音勸哉！家中此刻已宣布否？若尚未宣布，則請更秘一月，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我摺亦奉批轉來。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爲忠義之門，音奕亦世有光，本無所憾，特以骸骨未收，不能不抱憾於終古！

沉弟近日出外看地否？溫弟之事，雖未必由於墳地風水，然而八斗屋後及周壁冲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音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秘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

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沉弟之明，亮能了悟。余在建尙平安，惟心緒鬱悒，不能開懷，殊禱扁淺耳。音（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

註①飾終 謂尊榮死者之禮

②渥厚也

③題主 喪家奉木主爲祭於未入廟之前請人題畧死者之銜於上也

④勵

哀痛過甚謂之慟

⑤奕世

累世也

⑥嶺山頂可通道路者曰嶺

致諸弟（尋獲溫甫遺骸）

澄侯沉浦季洪三弟左右：廿七日亥刻，接胡潤公專丁來信，知溫甫弟忠骸業經尋獲，是猶不幸中之一幸。惟先軫音真喪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

沉弟此時自不便遽出，應覓地兩所，一面改葬先考妣，一面安厝音溫弟。潤公待我甚厚，溫弟靈柩音歸舟，想必妥爲照料，吾即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墓志銘作就，再專丁送歸。（咸豐九年正月廿八日）

註①先軫 喪元 先軫春秋時晉大夫欒元謂喪其首也

②靈柩 棺也

致諸弟（邑中須有團練）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不知未類陽常甯安仁衢州近狀何如？至爲懸系。團練之法，余向不以爲然，而我邑此次却須有團練，以壯聲威，望澄弟盡心爲之，無以我言爲典要。此間新招三千餘人，余星煥等長甯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將到齊，陵廷接帶之義營千人，俱繫貴谿。俟練妥後，卽日亦當來老營，惟彭山岷之兵未到。到齊時，老營共七千餘人，將卒皆躍躍欲試，氣象頗好，似堪一戰，惜無好統領臨陣指揮之耳。

湘勇之在江者，多有回援湖南之意，吾令凌川由吉安回茶陵，已去二札一批，至今尙未回信。又派吳翔岡回援，翔岡之營，雖交陵廷，尙留四百人，合新招之三百人，亦差足成軍。王鈐乾音峯張凱章稟請回援，此時景鎮未克，礙難撤退。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敵之祥字營，一擊卽退，凱軍近日已穩，但難期克復耳。

我日來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癱疾已愈十分之八九，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往年心中悔愧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豕，度量太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註①典要 言不可爲典要會也

②躍躍欲試 欲闕之狀也

③方寸 謂心也

致諸弟（湖南協餉停解）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溫弟靈櫬設者寸於初十到縣，十五可到家，至以爲慰。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得紀壽引見恩旨後，必可日就康強，尤爲家庭之福。

一 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十三日打一小勝仗。十六日二更，賊放火僞遁音。害，老營氣象如常。湖南每月協餉三萬，因有事停解。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請其發給，亦差足相當。吉營望沅弟甚切，四月能來爲妙。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

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大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沅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尚有未能。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賻音儀略厚，以渠以釐濟我軍已二萬餘金，不可無以酬之，此外亦循舊規耳。（咸豐九年三月廿三日自撫州軍中發）

註：◎偽遁 假作逃走也。◎協餉 甲省協助乙省之餉銀曰協餉。◎釐 謂釐金也。

致四弟（述奉防蜀之旨）

澄侯四弟左右：寶慶久被長圍所困，心殊懸。景德鎮於十四日克復，十五日派隊跟追，聞浮梁賊尚未退，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詭計音沅弟追賊約三日，回營後，即謀來撫，將歸里爲改葬事也。

前奉防蜀之旨，頃已覆奏，言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德鎮未克，不能遵行抽動等因，已於十八日拜發，其時不知景德鎮之即復也。目下之計，大約帶兵由長沙上訴音至荊州宜昌等處，防賊占荊宜，則兩湖俱難措手。若諭旨必令赴蜀，則須添至二萬餘人，太少無益也。（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註：懸懸 不定也。詭計 猶言詐謀。沅 逆流而上曰沅。

致四弟（述楚軍難北行）

澄侯四弟左右：沅弟到營，得聞家事之詳，近日婚嫁兩事，均已完畢，可少休息。吾於二十八日自黃州歸，接奉寄諭，以湖北大舉征皖，恐其驕賊北竄，吾細察湘勇膽柔，實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音奈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

湖南樊鎮一案，略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乘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從懷音道，勇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原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余身體平安，惟日疾久不全愈，精神意興日臻三讀若。老能口。所差堪自信者，看書看稿，猶能精細深入，每日黎明即起，不敢墮祖父之家風，足以告慰。咸豐九年十月初四日自巴河軍次發。

評◎慈惠誘導他人行事也 ◎要挾要求挾制也 ◎錄至也 ◎老態老年之態度也

致九弟（述擒匪之猖獗）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自余於巴河拔營，沉浦於次日登舟，計此信到家，沉弟亦抵里門矣。余拔營後，長行七日，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駐紮城外，距太湖百二十里。賊約三四千，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城賊極爲窮蹙。音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或有變動，否則太湖年內可克。

余暫駐黃梅邑，細察地勢，再行前進。日內癘疾大作，目亦極蒙，幸精神如常，每日竭力支撐，不甚懈怠。三讀若河南擒念音，匪日以猖昌獗音，皖南甯國，屢次敗挫。六合大營，被四眼狗攻陷，揚州近又被圍，氣機殊未轉耳。（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評◎四眼狗陳玉成之別名也 ◎支撐猶言支持 ◎擒匪清嘉慶時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交界處鄉人迎神賽會，有燃

油紙捻爲龍戲之俗，及咸豐時，若輩結黨掠掠北數省，即謂之捻匪 ◎猖獗盜賊勢盛也

致四弟（頗慮統將乏人）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十五日接弟信，知沉弟初一日移新宅，賀賀！吾弟以孝友之本，立宏大之規，氣魄遠勝阿兄，或者祖父之澤，得吾弟而門乃大乎？

日內警報頻聞，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龔瞎子，帶五六萬人來援，鮑超紮小池驛音亦禦之，已至太湖之前四十里。蔣之純紮龍家涼亭，多都護紮新昌，相去各十里內外。廿二日開仗，我軍先獲大勝，窮追二十里，多因遇伏而小挫。太湖城外，留唐義渠一軍三千四百人，太形單薄。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前往助紮，派朱雲巖李申夫統領，不知前敵多鮑等軍，果站得住否？

余在宿松，身邊僅四千三百人，除吉中吉字之外，均不甚可恃，心殊焦灼。蕭浚川奉旨調赴黔三讀若乾，蜀希庵亦以母病不來，統將乏人，不知所以爲計。余癘疾大發，爲十餘年所僅見，夜不成寐，幸溫書未甚間斷耳。（咸豐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註①氣魄 氣象與魄力也 ②黔蜀 貴州與四川也

致四弟（述賊包圍鮑營）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除夕接兩弟家書，并紀澤兒一稟，欣悉家中四宅平安，惟叔父病未全愈，至以爲念。沉弟移居後，新屋氣象，開尙宏敞，音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有取反光者，聞新屋極高，而天井不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申以前，內室尙不黑暗否？裝修及製品，殊不易，頗有頭緒否？余在此望沉弟來甚切，而恐弟應辦之事，皆未辦妥，不敢遽催也。

多鮑蔣三軍，自臘月廿二大戰後，賊於廿四六等日，包圍鮑營，廿七日遂長圍鮑營，層層包裹。音左營四面皆合，水米文報不通，幸定心堅守數日，廿九日賊解圍，少退五里以外。除夕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繫於霆左營之壘，而令霆左營弁勇暫入鮑之中軍，休息數日，從此前敵應稍安穩。

余自去冬以來，癱疾大發，目蒙異常，而應辦之事，未甚間斷。新年軍事緊急，少爲將息，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紀澤兒所論八分，不合古義，至欲來營省視，余亦思一見。沉弟來時，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住營一月，專人送歸。（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

註①宏敞 寬大也 ②裝修 屋中裝飾之物曰裝修 ③都護 官名 ④八分 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篆

文姬曰劉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

致四弟（述克復太湖縣）

管文正公家書 卷十

澄沉兩弟左右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業已破賊三壘，賊以大隊猛撲，多部敗退，賊追十里。唐蔣各部齊出接應，鮑亦猛進，多亦回殺，賊遂大敗，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五軍出滿隊，凡萬八千人，排列而進，破賊壘六十餘座。壘內火藥甚多，草棚甚密，火毬所著，登時轟者，俗說發狂風旋轉，巨火燭天，山谷之間，人馬倉卒，音卒難逃，多被傷死。牲糧衣物，二音一炬巨焦土，殺賊亦實有三千人。

僅有三壘未破，四眼狗於是夜逃去，三壘亦逃，太湖縣之賊亦逃，即將城池克復。此次大捷，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沉弟雖不在營，而中軍義字兩營，連破賊壘，亦極有功。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志亦少紓，音舒特此轉告，俾沉弟放心可也。（咸豐十年正月廿八日）

註①倉卒 急遽貌 ②一炬 謂一火焚之也

致四弟（述克復杭城信）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十三日聞失守之信，寸心焦灼，全軍爲之驚擾。一則恐有援浙之行，二則大局一壞，一木難支，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也。

茲幸於十八日接張筱浦先生來信，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欣慰無極！特肅人馳告家中，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

前有信囑沈弟來營，或酌募一二營帶來，茲浙事既已平定，即不必添營。沈弟信中，意於今冬謀爲蟬然音脫稅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甚服接帶之人，多一營頭，則蟬然音時多一番糾音久結也（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

註①一木難支 喻艱鉅之事非一人所能任也 ②蟬然 喻解脫也

致四弟（述蘇錫失守信）

澄侯四弟左右，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散，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樞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

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列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進兵，

大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俗說若捷間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岸，免致江西之變。平聲爛，使湖南專防東南，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日已歸去，余尙肯顧大局。沅弟季弟新圍安慶，正得勢得機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愧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音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猪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生日賀，因匆匆尙未作就。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即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咸豐十年四月廿四日）

註①瓦裂如瓦墮地而碎裂也

②近在眉睫間謂事之迫切也

③糜爛糜肉也如糜之稠噉事之不可收拾也

④口

吻猶言口氣也

⑤寒村猶言窮窳

致季弟（第一講求將略）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吸音吸。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音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順思信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哉？

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音行杭音杭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卽推爲天下罕音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沅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兄不吝也。咸豐十年六月廿七日。

註① 出山 喻隱者之出仕也

② 蒸蒸日上之意

③ 行間 指軍中而言謂在行伍之列也

④ 將略 爲將之戰略也

⑤ 罕少也

致九弟（北援不必多兵）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出讀若，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其謀

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咸豐十年九月十四日）

註①行在 天子巡幸所居之地曰行在 ②官守 謂官之職守也

致九弟季弟（宜以靜字勝賊）

沅季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

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喊，納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援救，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攻。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霆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

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若瀕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却

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皆須賴之矣。至囑至要！（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二日）

註 風馳雨驟 言其急也

○ 吶喊 向敵陣猛進時兵士齊出大聲以威敵謂之吶喊

○ 冥冥 幽遠也

致九弟（陸路萬難多運）

沉弟左右：余於十九日未刻，由休甯回至祁門，接弟十六日夜信，不勝升焦慮之至。弟處日內援賊，將由梅宿而至桐城、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尚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兄實不安之至。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或酌量爲我辦米數千石，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厥後接弟信，東征局餉改解南岸，即思酌改爲北二南一。兄茲聞上游之賊，由梅宿竄懷，決計改爲北二南一。其南一之數，不必遽買多米，請先買千石，試運一次看何如？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口袋千個，已嫌太多，難於買辦；弟乃欲辦八千個，則是誤會。兄意。陸運千難萬難，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兄忙亂之中，公牘私函，俱欠細思，弟則但求竭力爲之，亦未細思也。

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則弟試爲我運米一次，以百石爲率，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援賊若至，則弟可全不管南岸。其經理之人，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援賊若到安慶，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千萬千萬！兄已派人往東建，囑盛南速歸矣。（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註①上游 謂在水上流之地 ②陸運 陸路運也 ③率 度限也

致四弟（述安慶之得失）

澄侯四弟左右：余在休甯發一信，因皖南軍務棘手，信中預作不測之想。余自休甯回祁門，聞景德鎮克復，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殺賊極多。僞侍王敗潰，鼠竄而去。景德鎮之賊退盡，所有鄱陽浮梁，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

余方欣欣有喜色，以爲可安枕而臥。忽聞四眼狗圍逼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助守於濠內，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

余身體平安，皖南自去冬以來，危險異常，目下大有起色；若安慶能轉危爲安，則事尙可爲耳。（咸豐十一年三月廿四日）

註①：棘手 俗謂事之難辦者曰棘手，謂如荆棘之刺手也。②：鼠竄 如鼠之奔竄，謂逃亡也。

致九弟（緩急由鮑自定）

沉弟左右：接來書，具悉一切。昨日雨小而風大，今日風小而雨大；鮑軍勇夫萬餘人，縱能渡江，想初二尙未渡畢，初三則斷不能渡。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點，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路，纒然護之兵，以朱韋爲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賊所算，能否不爲狗賊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賊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

至催鮑進兵，亦不宜太急。鮑之隊伍，由景德鎮至下隅坂，反僅行五日，冒雨端船征，亦可謂極速矣。其鍋帳至今尙未到齊，以泥太深，小車難動也。弟自撫州拔營至景德鎮，曾經數日遇雨，試一回思，能

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潤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待狗賊求戰，氣竭力疲，而後徐起應之云云，與弟之見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鮑急進，亦不必囑鮑緩戰，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

多公調度，遠勝於鮑，其馬隊亦數倍於鮑，待多擊退黃文金後，再與鮑軍會勦集賢關，更有把握。至狗賊雖凶悍，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軍器丟棄已盡。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臨陣果否得手，則數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係臨陣細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註①玷汚也 ②彼蒼謂天也 ③過征謂行路之速也 ④投誠凡外寇內亂之降服者謂之投誠

致四弟（洋船暗通接濟）

澄弟左右：余自來東流，心緒略舒。安慶之賊，前紮九壘於中空之處；沅弟又紮六壘於賊之後，並九壘與城，皆以大圍包之。鮑軍亦紮於赤岡嶺，圍賊四壘，皆有可破之理。所慮者，洋船過安慶城，停泊一天，通送油鹽接濟；我雖辛苦圍攻，賊仍供應不斷耳。

四眼狗竄至桐城，恐日內又直竄上游，蹂躪音柔音完善之區。瑞州一股，盤踞如故，建德又新來一股，距東流僅四十里。自去年蘇常失守，金陵師潰，目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聞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故凶悍亦倍於往年。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

余身體平安，徧身生瘡，竟日作痒。與癢通自三月下旬至今，幾於無日不雨，自十五後，無日不大風，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重棉猶覺畏寒。洋船上下長江，幾於無日無之。紀澤兒信，亦不爲無見。紀馮文筆

大方，可爲喜慰！咸豐十一年四月廿四日

註 ①蹂躪 猶踐踏也 ②區處也 ③盤踞 猶據守也 ④距離也 ⑤重棉 謂穿兩件棉衣也

致九弟季弟（須將外濠加挖）

沉季弟左右：陶軍准用民夫，即日當通行各縣。夥音伊縣於初五日克復，左軍聞亦至景德鎮，或者天從人願，三縣竟可不棄乎？水大異常，於賊則處處不利，然江西兩湖，農不能收種，官不能安居，商不能貿易，口糧更從何處取出？真大憂也！

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外濠內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尙嫌其少。如賊猛

樸外內兩濠，地段太長，余深以爲慮。比之左公樂_音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外內并守，僅數一班站防，並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著想，並須將外濠加挖，至囑至囑！

添募本不易易，余令鮑朱唐添募，係採弟與希庵及諸公之言，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註①賈易 商賈以貨財買賣曰賈易

②野戰 交戰於曠野間也

③輪替 輪流替換也

致九弟（宜作堅守之計）

沅弟左右，劫數之大，良可歎！然使堯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援賊至呂停驛，日內想已開仗；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并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諒當足以禦之。

再狗_音會_音尤_音

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暑酷_{讀若}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

是鐵漢子，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軍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挑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_音否？弟試與商之。（咸豐十一年六月初

五日)

註①憚 心驚也 ②會 魁帥之稱 ③挑戰 引敵之惑使之出戰也

致九弟（述賊萬難持久）

沉弟左右：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_音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德安克復，雪琴專函來報，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中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部，病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註①荊州 三國吳徙治南郡歷代遂以其地爲荊州 ②赤壁 山名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

致九弟（喜聞克安慶信）

沉弟左右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於五月具奏，以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

此間銀不滿六千，欲湊萬金犒音賞將士，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註◎欽天監官署名掌天文曆數占候推步之事 ◎中興 謂國家既衰而復興也

致九弟（述不放心水師）

沉弟左右：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難於速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尙嫌其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李王二鎮水師，究竟堅勁可恃否？望弟細察。運漕曹可乘機取，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

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躁氣矜情。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運漕巢縣皆囊中物耳，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

註◎嘔吐也 ◎運漕 謂由水道運糧也

致四弟（望來共商大計）

澄弟左右：得趙玉班寄季弟信，知沅弟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竟可趕上初三祭期，至慰至慰！此間軍事平安，三河之賊，無故自退，或與廬州賊目不和，或別有詭謀，均未可知。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僑城，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竹莊自安慶開差，可至廬邑，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否？如守得堅定，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

浙江自紹興失守後，別無確信，聞甯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衢州援浙，又調鮑春霆進攻甯國。甯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掣二讀若浙賊之勢，堅杭人之心。第目下均尙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即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務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盛南帶來，沅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爲天下膏腴，五音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陳舫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漣漣喫緊之地，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茲將

原批暨信鈔閱，望沅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註① 詭謀 詐計也 ② 製 牽制也 ③ 少君 稱人之子也 ④ 扁舟 小舟也 ⑤ 膏腴 言土地之肥美也

致四弟（但求保全上海）

沅弟左右：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札將吳羅程歸多都護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接_音之，環巢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齒之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現防之兵，帶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歧同去，得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朝廷膏腴與_音之區，慰吳民水火之望也。

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_音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浙事想已無及，但求沅弟與少荃二人，能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廬巢一克，余與弟中無梗_音，上_音聲隔，事局尙可為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註① 揆 度也 ② 唇齒 言利害關係如唇齒之切近也 ③ 水火 喻民在急難之中也 ④ 垂簾聽政 謂太后臨朝也

致九弟（注意訓練新軍）

沅弟左右：接弟臘月專丁一緘，具悉一切。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撥向事件，起行來營，月杪或可趕到。少荃准於二月杪赴鎮江，弟能早十日趕到，則諸事皆安。除程學啓外，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撥千人，余亦欲許之，不知弟有何營可撥？渠赴鎮江，即日將有悍賊尋戰，新勇太多，實不放心。弟進攻巢縣和含一帶，不妨稍遲，待新軍訓練已成，再行進兵可也。

用人太濫，音覽用財太侈，音齒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黃金本屬擬於不倫，黃君心地寬厚，好處甚多，而此二者，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在安慶未虐使兵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兄可信之。拚命報國，側身修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撫江，季高撫浙，希庵撫皖，應不至大掣_二肘_一。音帶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諛音不倫，猶言不類也。掣肘，喻使人作事而阻撓之也。

致九弟（咨鄂協解火藥）

沅弟左右：火藥即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不知見許否？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諒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諒我之誠實耳。四十萬鐵，究竟有著落否？此時子彈亦極少也。

韓正國程學啓初七日開行，少荃初八早開行，輪船不過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開字營統補皖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帥緘諭，乃敢改換。』亦足見其不肯本矣。廣東全省抽釐離專供江浙軍餉一摺，本日拜發，大約秋冬以後，每月可添銀二十萬兩，春夏則苦不堪言耳。（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註①協解 解送協濟他省之經費也 ②開大口 嫌其說得太多也 ③陋習 惡陋之習慣也

致九弟季弟（須惜士卒精力）

沅弟左右：接少荃信，知僞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即日來援金陵。弟等濠牆已固，應足禦之。所慮者，季弟左右，接少荃信，知僞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即日來援金陵。弟等濠牆已固，應足禦之。所慮者，夏月士卒多病，恐隊伍單弱，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竭平日之力辦之。援賊至金陵，大戰當在七月。

此外弟應需之物，速寫信來，七月初尙可趕到；此間能辦之件，亦必先儘弟營也。臨戰之際，預先愛

惜士卒精力，以備屈音戒。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

註 ① 偽忠王 卽李秀成 ② 受創 猶言受傷也 ③ 屈到也

致九弟季弟（金陵似可克復）

季弟左右：接沅信，排遞一緘，大懼音那禮神，以驅厲氣，而鼓衆心，或亦足以却病。余寸心憂灼，未嘗少安，一則以弟營與餉營病者太多，爲之心悸音。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繼而蝗音蟲陰雨，皆有所損，收成歉薄，各軍勇夫七萬人，難於辦米。三則以秦禍日烈，多公不能遽了，袁李皆將去位，長淮南北，千里空虛，天意茫茫，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

幸季弟瘡疾速愈，大爲欣慰！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音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東征局五萬，因北風太大，尙未到省，此月竟止解去五萬，下月必補足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

註 ① 大懼 猶今之迎神賽會而驅疫也 ② 厲氣 疫氣也 ③ 憂灼 憂愁焦灼也 ④ 歉薄 不足也 ⑤ 郭汾陽 唐郭

子儀封汾陽郡王故後人稱爲郭汾陽

⑤ 臨深履薄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喻謹慎之意

致九弟（兵貴機局靈活）

沉弟左右：賊之來援金陵，羣會尤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逞於我，我輕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傷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選精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鮑軍互爲聲援，待新募之卒到，認真整練，再行進兵。

弟由高郵東壩溧陽以進，宜與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與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漪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解之患。宜與長與兩城，皆在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作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爲定計。

若長紮雨花臺，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著，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

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退爲退，不著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五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濠恐長賊氣，即可定計不縮。營中米糧子藥，究竟尙可支若干日，我自能打算也。（同治三年九月廿一日）

註① 倭倖 謂其行險以圖功也

② 羸弱 疲弱也

③ 棋布 謂密如棋局之布子也

④ 瓦裂 如瓦墮地而碎裂也

⑤

下弦 陰曆每月之二十三日也

致九弟（切忌全作呆兵）

沉弟左右：來信欣悉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能進飲食，爲之大慰！李世忠雖十分危迫，然渠始終親駐九洲洲行營，當非遽不能支之象。惟浦口官營，被賊攻撲，頗不可解，豈新開河業已乾涸，^{讀若}賊已徧行北岸耶？否則賊能渡大江而至九洲洲，不能遽渡新開河而至北岸，若賊已徧行北岸，則和合巢廬上至舒同潛太，處處可慮。余擬將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陸續抽出，移至六安廬州巢合等處，免致已復之城，盡墮^{讀若}前功。

苗霽霖前後所上僧邸之稟，痛詆^{音低}上聲楚師，令人閱之髮指。僧邸所與苗黨之札，亦袒^三護苗練而疏

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_音高一丈，不飽歷世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

弟信均接到，添募新營，儘可允許，不變換局面，則斷不能允許。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譏其全無智略，今豈肯以向和爲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

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圖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爲活兵，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溧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同治三年十月廿七日）

註① 詆毀辱也 ② 髮指 極言其怒之甚也 ③ 祖護 庇護也 ④ 株守 言固守也 ⑤ 拙見 愚拙之意，見自謙之詞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一

旅行類

稟父母（到京後之狀況）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音潭音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今正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館卸去音寫去聲，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菴，屋四間，每月賃三音錢四千元。與梅陳二人居址音止甚近。

三月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膽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為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音須去聲，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六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代音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九音償外，不過存二三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 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鄧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聖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薙髮，期年禁宴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染病，不數刻而凶音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殞逝者，夏一清、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訥、廡及何氏父子，凡七八人，光景為之一變。

男 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朱師徐師靈柩，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煩一分敘，以煩瑣為貴，謹此跪稟。

萬福金安。（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註 ① 湘潭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② 卸車 卸下車也

③ 賃 以財租物曰賃

④ 居址 居住之地方也

⑤ 間日 隔

一日也

⑥ 贍 鈔寫也

⑦ 中堂 唐制設政事堂於中書省以宰相領其事後世稱宰相曰中堂本此

⑧ 柳絮 柳花既

實之後其種子帶有叢毛隨風墮落其形如祭故名柳祭 ②償還所借之錢也 ③安穩安也 ④皇念 俗言奉記也
 ⑤大行 皇帝皇后初喪皆曰大行言一去而不返也 ⑥升遐 謂帝后崩也 ⑦薙 芟除也 ⑧期年 一年也 ⑨燕
 會 燕與宴通謂飲酒宴會也 ⑩溘逝 謂人死也 ⑪凶音 死之音信也 ⑫物故 亦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 ⑬殯
 逝 亦死也 ⑭殯 殯棺也

稟父母（九弟急欲南歸）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等 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追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
 間，即欲言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
 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宛言導之，使男改過自
 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待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
 諭令南歸，然後擇伴上登東粟，裝尚未為晚。

男 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任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起同歸。彭會試罷屈擬九

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目下告贖費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之前輩扶襯寸，南歸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頗挾重賞，資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甜，謔密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

男 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言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辭色，兄弟極爲濶然。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答曰：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當幡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弟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德成，責俾知悛于悔，遵守，斷不敢怙戶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九弟不過堅執，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 ① 駭異 齷奇也
- ② 友愛也
- ③ 開罪 猶言得罪也
- ④ 蘊藏 隱匿不露也
- ⑤ 猜疑 疑慮也
- ⑥ 婉言 委婉其辭也
- ⑦ 導 開導也
- ⑧ 自顧 謂顧非也
- ⑨ 過恣 卽過惡也
- ⑩ 定省 昏定晨省，事父母之道也
- ⑪ 伴 同伴也
- ⑫ 東旋 謂料理行李也
- ⑬ 會試 清時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名曰會試
- ⑭ 罷屈 謂不中也
- ⑮ 南旋 卽南歸也

- ① 既空乏也
- ② 英夷 清代鼎盛之時日外國曰夷狄故稱英人曰英夷
- ③ 滋擾 任意擾亂也
- ④ 豫楚 今稱河南省
- ⑤ 日豫湖南湖北兩省曰楚
- ⑥ 行旅 謂旅客也
- ⑦ 戒心 因危險而心有所防備也
- ⑧ 扶襯 謂保護楛木也
- ⑨ 重賞
- ⑩ 謂錢財之多也
- ⑪ 大駭 猶言多人也
- ⑫ 恬謐 安靜也
- ⑬ 執拗 謂不順從也
- ⑭ 大義 猶言正道也
- ⑮ 遺忤
- ⑯ 即遺逆也
- ⑰ 辭色 謂言辭及容色也
- ⑱ 湛樂 快樂也
- ⑲ 懸饋 餵臥也饋食也
- ⑳ 展轉 言事之無定也
- ㉑ 咎過也
- ㉒ 鞠愛 鞠育愛護也
- ㉓ 戒慄 恐懼也
- ㉔ 懲責 警戒責罰也
- ㉕ 後悔 改悔也
- ㉖ 恬適 飾非謂得自
- ㉗ 己之過惡而遮掩其不是也
- ㉘ 嫌隙 謂不滿意而授人以間隙也

稟父母（九弟暫不歸家）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音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年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就讀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夫婦相

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

男 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諷諷去聲，去聲。我若不聽，弟當爲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不可也等語。』又寫信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

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爲男祝賀，嗣後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登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教弟數言，而弟遽誑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之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婦 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尙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同鄉

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巖意三六讀若，危巖萬巖壘三六音相鈎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

賓填門外，斐亂一以聞三九讀若，莫何人會維鳥有鵲三三音，維獸有狼三三音，具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為

同岑三三音，石無為水下三四音，溜三四音，水急不可礙三五音，石堅猶可礙三六音，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三八音，大我適而斯征三九音，辛勤共

巖四〇音，粗糲四一音，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四二音，愒四三音（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註①經 如詩經尚書易經禮記春秋謂之五經 ②廿三史 自唐虞以迄明朝共二十三朝之國史謂之廿三史 ③迫切

④忿忿也 ⑤勸慰 勸導安慰也 ⑥詢問也 ⑦止房 卽內室也 ⑧和易 卽和平也 ⑨蓄疑 積蓄疑慮也

⑩婉順 委婉勸解也 ⑪浪用 謂濫用無限制也 ⑫初度 始生時也故俗稱生日曰初度 ⑬猜疑也 ⑭境遇 謂

人所處之境况也 ⑮遑 急速也 ⑯惶恐 畏懼也 ⑰苦過也 ⑱友愛 謂兄弟相善也 ⑲率 遽也 ⑳不

解語 謂不懂說話也 ㉑交卸 謂卸去職務也 ㉒國史館 掌纂修國史卽古史官之職 ㉓協修 官名位在提調纂修

之下 ㉔英夷 前代強盛之時日外國爲夷狄故稱英人曰英夷 ㉕生擒 俗言活捉也 ㉖斬首 以刀割去頭顱也

㉗巖 隱蔽也 ㉘危巖 危險高峻也 ㉙葛藟 蔓生之草 ㉚寂寞 靜而無聲也 ㉛鷓鴣 比翼鳥也不比不飛

㉜狼狽 獸名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故言相需不可離者曰狼狽 ㉝審助

詢有決定之意猶言果然如此也

①岑 山小而高也

②瀦 水流沙上也

③礧 石激水曰礧

④礧 石相擊聲也

⑤齊皇 匆遽貌

⑥退行也

⑦而汝也

⑧征進也

⑨盪糲 食米之不精者

⑩玩愒 貪玩歲月而放棄職

務也

稟父母（九弟擗日南歸）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羣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脊氣疼，^{三音}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證，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證，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證，羅蘇溪勞辛陪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

男 庚子年之病，亦是此證。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八音}自初八日至十三，脊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和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為主，小珊為輔。十四日，脊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讀若}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

男 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

九弟意欲於病體起復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勦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註 焚香祝壽 謂點香慶祝父母之壽也 脊胸之兩旁有肋骨處也 疼 亦痛也 時疫 謂一時流行之病有傳染性者 祛邪 謂逐去邪熱也 肝 五臟之一 胃 受食之腑也 急 速也 呻吟 有疾痛而發聲也 補劑 即補藥也 福蔭 謂祖父母父母福德之庇護也 心悸 謂心中驚恐也 良伴 謂美好之同伴也 滋擾 任意侵掠也 天津 縣名屬直隸省 片帆 帆船上也 猶言一隻船不得回也 社稷 國家之代稱 蒼生 即百姓也 黃河 中國第二大川也 決口 沿河各地為水衝決也 告竣 成功也 臘底 謂十二月底也 崇陽 縣名今屬湖北江漢道 勦 毀滅也

稟祖父母（九弟已動身）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苦
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已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
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
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

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
常。至六月底，孫有送京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
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叢叢螳臂，不足以當車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
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既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
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

恰好鄭莘田先生，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
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雇車。時價驕車，本只要二十三
千，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

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雇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十九}歹^{上聲}，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道上有積潦^{二十}了甚多，^孫大不放心，恐有翻車陷^三去^聲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

^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三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即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看^{二十九}綱鑑^{三十}卅六本，讀^{三十}禮記四本，讀^{三十一}周易一本，讀^{三十二}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改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

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

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恭，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陷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九弟之好處也。

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蓋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姊及會孫兄妹二人皆好丫獨鬢，因其年已長，其人太蠢，上聲已與媒婆兌換一個，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梧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孫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日。

註①歸心如箭 喻其急速也 ②大抵 猶言大凡也 ③簡慢 猶怠慢也 ④嚴責曲勸 謂以嚴厲之詞責之以委曲之

語勸之 ⑤膝下 人子對於父母之稱 ⑥詭言 卽僞言也 ⑦葭爾 小貌 ⑧嗔臂當車轍 喻氣雄而力薄於事無

濟也 ⑨服官 猶言做官也 ⑩承歡 親承父母之色笑也 ⑪警 凡報告危急之消息曰警如邊警烽警等是 ⑫告

假 凡有職務職業者對於管理之人請求休假也 ⑬懸旌 喻心之不定也 ⑭上任 卽到任做官也 ⑮迂道 猶言繞

道也 ㊶ 屨貨也 ㊷ 輛車數也車一乘曰一輛 ㊸ 牲口 北人稱騾馬曰牲口 ㊹ 歹 俗用爲好之對也 ㊺ 積深
 路上積聚之流水也 ㊻ 陷沒也 ㊼ 紋銀 銀塊之成色最佳者 ㊽ 六位老人 指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言 ㊾ 扯挪
 移也 ㊿ 長沙 府名爲湖南省治民國廢今長沙縣其舊治也 ㊽ 驟止也 ㊿ 間斷 卽隔斷也 ㊽ 書法 論字之用
 筆也 ㊿ 綱鑑 卽史鑑也 ㊽ 禮記 書名五經之一 ㊿ 周禮 亦書名十三經之一 ㊽ 斯文精萃 書名 ㊿ 無恆
 無常心也 ㊿ 偷常 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也 ㊿ 擴張 小使大也 ㊿ 循依也 ㊿ 循規蹈矩 言依規
 矩做事也 ㊿ 匪彝陷淫 彝法也淫邪也言非法而入於淫邪之事 ㊿ 大方 俗稱人之不慳吝不拘束者曰大方 ㊿ 擊
 厚 懇摯誠厚也 ㊿ 嫌隙 謂有不滿意之處也 ㊿ 梗概 大略也 ㊿ 纖介 細微之意 ㊿ 耳鳴 耳中響也 ㊿ 了
 靈 俗稱婢女曰了靈亦稱鴉靈 ㊿ 蠢 愚也 ㊿ 媒婆 京城有官媒婆凡買賣妾婢皆由他經紀也 ㊿ 兌換 卽交易也
 ㊿ 陋 陋也

稟父母（九弟路上安否）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廿三卽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

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為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間之一。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

同縣有黃鑑者，為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合，臨別依依。同鄉如唐鏡海、俞岱青、謝肯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

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日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尙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彭王姑墓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微一表叔，正月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去聲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註：樊城 地名在湖北襄陽縣北 ①黃河 中國第二大川也 ②洪口 沿河各地為水衝決也 ③桃源 縣名清屬江

蘇淮安府民國改為泗陽縣 ④和議 與敵國講解約誓罷兵之謂也 ⑤口外 謂長城以外也西北邊徼之關隘多以口

名故關外亦稱口外 ⑥宣化 縣名清置為直隸宣化府治今為直隸口北道治 ⑦巡檢 官名明清之世凡鎮市關隘之

距縣城遠者多設巡檢分治之爲縣令屬官 ④湘鄉 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⑤投合 謂氣味相投也 ⑥依依 不忍舍之貌 ⑦老成 謂閱歷多而練達世事者也 ⑧典型 謂前人之遺範也 ⑨青眼 謂爲人所重視也 ⑩學院 清代學政稱提督學院 ⑪墓誌銘 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正方兩石相合一刻誌銘一埋死者之姓氏爵里而平放於椁前也 ⑫倉卒 亦作倉猝急遽貌 ⑬壽具 卽壽材也 ⑭遲鈍 不敏捷之義

稟父母（諸弟願意來否）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陳岱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圃補先生象鵬，由貴州藩台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平聲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果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敝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

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發憤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回來，乃安。

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音宛，去聲，懸肘音走，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註①藩台 官名舊時俗稱布政司爲藩台

②京堂 京官也

③左遷 謂降職也古以右爲尊故以降秩爲左遷

④牢

騷 不平也

⑤抑鬱 不舒也

⑥憤懣 煩悶也

⑦印卷 謂印刷考試之卷也

⑧張羅 謂營幹事務也

⑨腕 臂

之下端與手掌相連處也

⑩肘 臂之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

致諸弟（四弟已經出京）

滄甫、沅浦、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初二日，接到二信，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日內極挂念沅弟，得沅弟一紅紙片，甚欣感也！

澄弟已於二月念六出京，詰軸須四月用費，澄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星垣、衡

山陳毅堂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音之弟同行。鵝毛管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黃生之胞姪也。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將來必爲辦妥，渠之銀，弟儘可收用。

京寓大小平安，癰疾微發，尙不爲害。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爲悽惋^音。同鄉周轉亭得御史，常世兄勞世兄，兩廕生皆內用，將來爲光祿寺署正，可分印結，亦善地也。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尙乞詳示。父大人命予家中不必太瑣，故不多及，國藩草。咸豐元年三月初四日。

註①用寶卽用印也 ②大令 俗稱知縣曰大令 ③保定 府名清爲直隸省治民國廢府今直隸清苑縣其舊治也 ④

如夫人 稱人之妾也 ⑤悽惋 悲傷也 ⑥廕生 舊制因祖父母之勞而得出身者謂之廕生 ⑦光祿寺 官署名專爲

司膳之官 ⑧醫正 官名清制光祿寺醫正秩六品 ⑨印結 凡文書可爲保證者謂之結有印者謂之印結 ⑩瑣瑣

細小之意

致九弟（述自長沙起行）

沅浦九弟左右，十七日接弟一緘，知弟小有不適，比已全愈否？至念至念，余十九日自長沙起行，夜宿青油望，二十夜宿土星港，二十一宿岳州，二十二宿新隄，阻風半日，南風太久，恐北風不難遽止也。

弟封還余寄書其公一書，而另以一封附去，所論皆正大之至，弟能如是見理真確，兄復何患哉？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余許爲之關白，復書去僅二日，而自背其說，亦有未安，當更詳之耳。弟前後兩信，所言皆極當，特余精力甚倦，不克力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咸豐八年六月廿三日自新隄舟中發）

註①不適言有小疾身不安適也 ②關白謂言事也 ③背違反也

致九弟（述寓武昌撫署）

沉甫九弟左右：在岳州會寄一緘，不知到否？余於廿二日到新隄，廿四至武昌，寓胡中丞署內，商議一切，應酬數日，初一日可赴下游。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浙中之賊，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信言，衢州解圍，江山常山，茲已收復。不知其盡竄閩中，抑係分擾浙東，看來浙事亦易了耳。

余身體平安，到湖口時，大約在七月初八九，自家起行至岳，皆值酷^{讀著}暑。近數日稍涼，略覺漸爽，從此新秋益涼，或可日就安泰。弟七月上旬有信，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咸豐八年六月廿七日自武昌撫署發）

澄侯四弟左右，余擬於十五日起行，帶兵渡江，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其九弟所帶之萬人，現紮安慶城外者，仍不撤動。蓋以公事言之，余雖駐南岸，仍當以北岸爲根本。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沅第三支大軍，則北岸穩，湖北穩，袁公之軍亦穩。余在南岸，亦可倚北爲聲援也。以私事言之，則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隙諒若之際，不可不慎！

余定帶鮑鎮超之霆字營六千人，朱品隆二千人，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合萬人先行。餘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足成三萬之數。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余處軍務，所有應在湖南招募等事，即咨請季翁在湘料理。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蘇州之賊，尙未至浙境。浙江省城有杭州將軍瑞，欽差大臣張，及王中丞三人，應可保全。但使保得浙江，保得江西，則此後尙可挽回全局。

紀澤兒若來省觀，則由長沙，或坐戰船，或坐民船，直下湖北，以至湖口東流，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之地方。長江之險，夏月風濤無定，每遇極熱之時，須防暴風之至。下晚灣泊讀若，宜早來營住一月，即令其速歸也。望弟諭紀澤沿途謹慎，不必求快。（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

註① 登接猶鑿隱之意

② 京堂 謂京中之堂官

③ 省觀 卽省親也

致九弟季弟（謝給紀澤途費）

沉季季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爲不少。余

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遊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_音而

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前函以傲字箴_{二音}針_一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惕_{說若}。若以傲字誥誠子姪，則全然不解。

蓋自出世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_三，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註①膏肓 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 ②箴 規勸也 ③茫然 不知貌

旅行類

四二四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二

雜務類

稟叔父（請再代辦壽材）

姪 國藩敬稟

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日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聞所當為，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

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滄廡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忭下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尚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為幸。肅此，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姪率弟國荃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註①侍下 謂卑幼侍從於尊長之下也 ②七夕 陰曆七月七日也 ③分名分也 ④挂齒 何足挂齒言不足論也

①澄前地名 ②南望謂向南而望也 ③感怍感激歡樂也 ④寬便謂遇有便人也 ⑤經營謂謀作事物也

稟祖父母（孫婦生一女）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即達生，極爲平安。寓中所雇願僕婦，因其刁騷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上婆，其斷臍齊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

會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全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峯

風在京，孫憐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球爪九讀若館也，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①作勢 謂產時發動之形勢也 ②達生 謂小兒產下也 ③雇傭 賃婢曰雇今通作僱 ④刁悍 巧詐凶暴也 ⑤穩婆 謂收生婦也俗稱老娘 ⑥斷臍 謂剪斷臍帶也 ⑦洗三 謂三朝爲小兒洗浴也 ⑧無依 無靠傍也 ⑨找尋寬也

稟父母（年添壽材一次）

男國壽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十四日，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音杲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音杲去聲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寶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_{五音}者，實則篤厚君子也。

漆壽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_{與磁}通灰不可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爲買漆之用。

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爲堂上喫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逢源，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

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考語，列等第，取一等者，卽外放道府。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二年俸者，例不京察。同鄉黃蒲_音弗_音卿兄弟到京後，收到茶葉一篋，音樓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音若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日)

- 註①小產 胎產未足月者謂之小產亦曰流產 ②寶慶 府名屬湖南省今邵陽縣其舊治也 ③渾樸 渾厚樸實也 ④同知 官名清代惟府州置同知 ⑤惡感也 ⑥的確也 ⑦堂上 謂祖父母父母也 ⑧蓬源 猶言洞澈底蘊也 ⑨綽寬也 ⑩壽屏 將壽文寫在條幅上或八條或十六條謂之壽屏 ⑪京察 京官之考績也 ⑫堂官 清時稱各衙門長官為堂官言其為堂上之官也 ⑬累贅 言物之多也 ⑭介意 謂耿耿於心也

致諸弟（託友帶歸各物）

四位老弟左右：前黃仙垣音歸，託帶四川音關墨四十部，其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讀若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單，單存箱內。又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氈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尙在省城否？

茲安化梁彙莊同年南還，又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共二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裝訂關墨廿部，彭王姑音墓誌銘一幅，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音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言詳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廿二日

註 闈 闈 科舉時代鄉會試選刊中式前列之作謂之闈 闈 安化縣名今屬湖南湘江道 王姑 祖姑也王父之姊

妹爲王姑 墓誌銘 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 題名錄 科舉時代刻同榜之姓名年歲籍貫彙集成冊謂之題名錄

大挑 清制每經數科會試後揀選三科以上舉人每省挑若干人分爲一等二等以知縣教職用謂之大挑

稟父母（暫緩兒女聯姻）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音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讀重，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

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

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偕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音甜之銀，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

男 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音平聲之說。

常南陔音該之世兄，聞其宦音患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尙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

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音叢生，將來音與生不測，反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註①公車 清時舉人進京會試稱公車 ②撫轡 清時俗稱巡撫爲撫臺 ③座師 科舉時代得中之士以有司爲座師而

自稱門生 ④調劑 俗於先令人服苦役後乃酌移之於善地名曰調劑 ⑤宦家 作官之家也 ⑥結契 結交相得也

⑦女庚 新婦之年歲八字也 ⑧口惠 謂但以口許爲惠也 ⑨毀嫌隙也

稟父母（無法位置妹夫）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音潭支錢十

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板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只得暫留男，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著音急。至於仕四目前尚在男寓喫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麾揮之出門，不能常留男寓也。

湖北主考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落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恐終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安。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喫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挂心，務求將病證開示。

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乘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

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喫飯，實為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自知謹慎，大人不必望念，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註①杉板廠 漢口地名 ②傷風病也 ③位置 俗謂為人謀事曰位置 ④躡以手指揮也 ⑤主考 官名清制凡

值鄉試朝廷簡派考官分赴各省考試士子文字有正有副概以翰詹科道之正途出身者任之 ⑥健步 謂能行之人也

⑦鏗心 俗云率記也 ⑧教習 清制翰林院有庶常館教習 ⑨庶吉士 官名以進士之文學優等者為之設庶常館使翰

林為教習三年則試其優劣而授職也 ⑩勤政殿 殿名 ⑪天語 帝王之言也 ⑫踏花生 謂產時小兒足先出也

⑬心悻 辭惡也 ⑭浩繁 言大而且多也

稟父母（京寓慶祝壽辰）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大難，他書則易為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

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在東昌，有信來京，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敷夫用否？若不敷用，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簍，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

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掛，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不勝懸望，謹稟。即跪叩

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註①奉諱 謂居喪也

②東昌 府名 民國廢今山東聊城縣其舊治也

③瞻戀 尊仰而依依不捨也

稟父母（身上熱毒未好）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

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

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疥。戒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脅讀若及胸腹約五十餘顆。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尙不敢定。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上音開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

荆七在陳宅，光景尙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視上音天顏不願回來。若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

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男居此地，仍日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書文，准於八月摺差付回。

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副，輓常老太姻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

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說①疥疥瘡也 ②脅胸之兩旁有肋骨處也 ③凱風詩經篇名 ④朔望初一十五也 ⑤颯顏慚愧也 ⑥

印結凡文書可爲保證者謂之結有印之結曰印結 ⑦東宮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 ⑧上書房清皇子讀書

之處在乾清宮左 ⑨阿哥清制不立太子皇子生後稱阿哥至丁年始受爵號 ⑩倉卒亦作倉猝急遽貌

致諸弟（述現服清涼藥）

四位老弟足下：廿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日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借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家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考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

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爬破亦無水，不喜著鹵衣蓋被，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

而不搖。

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音道人^音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准於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尙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覺庵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鄧鐵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音，至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尙快快有缺^音決望。

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倘我得外差，或外官，即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大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騷張^音也。今年縣試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註① 扞也

② 速效 俗言快好也

③ 清出 謂清理找出也

④ 熾盛也

⑤ 快快 意不滿足也

⑥ 缺望 不滿

所喜而怨也

⑦ 歡天喜地 快活極也

⑧ 騷張 謂強梁之人如騷之張其翼也

稟叔父母（移寓呂祖閣）

姪 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座下：屢次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顧於寄信，何也？

姪 今年至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意調理，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尙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

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姪於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離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照舊。同年中，音 邠音 雋音 通音 漢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奮，不可牢騷廢學。姪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註①座下 謂所坐之下也

②煩燥 鬱悶也

③黃州 府名 民國廢今湖北黃岡縣其舊治也

④知府 官名 卽舊時之

郡守也 ②仙逝 謂死也 ③牢騷 抑鬱不平也

稟父母（專服補肝之品）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七日，彭棟_第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滄溟_音先生江綢掛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_弗_弗庵表叔鹿膠一斤。

男 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向未全愈。二月初，喫龍膽瀉_音肝湯，甚為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

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何_二首烏為君，加以_四蒺藜淮山藥赤芍茯苓兔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遽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即為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毫無怨_五尤。同鄉張鍾漣_音丁艱，代為張羅一切，令之即日奔喪回里，黎_音喬於二月十四日到京。

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為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為_男煎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_璽。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註①龍膽瀉肝湯藥方名 ②何首烏藥名 ③君君藥即主藥也 ④深蘊淮山藥亦芍茯苓菟絲皆藥名 ⑤怨尤謂怨天尤人也 ⑥丁銀謂喪父母也 ⑦奔喪身在他鄉聞親喪而奔赴也 ⑧擊節稱賞謂贊美他人之詩文也 ⑨置天子之印也

稟祖父（意欲另尋墳地）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

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音厥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音究冲音衡音原墳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音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音上音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說◎墳壘墳墓也

◎神道碑立碑於墓前孔道以紀死者生平之事實也

◎隘小即狹小也

◎從容舒緩貌

嶺盡名

致諸弟（述大女兒訂姻）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

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癘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弟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緊要也。

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

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

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讀若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釧一副，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筆插一，扇插一，又女壻見面儀六兩。

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十二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十三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賻十四附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銀兩，予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十五

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行戒否？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註①學院 提督學院之簡稱即學壇也 ②國子監 官署名即國學也 ③青眼 俗謂爲人所重視者曰青眼 ④司業

古典禮之官禮國子監司業以武祭酒歷代因之清季始廢 ⑤內人 妻妾也今人專稱其妻曰內人 ⑥健飯 今謂善

飯者曰健飯 ⑦常德 清屬湖南省治武陵民國陸府改武陵縣爲常德縣爲湖南武陵道治 ⑧教習 清制翰林院有庶

常館教習各官學亦設教習 ⑨書札 卽書信也 ⑩庚書 俗稱庚帖凡婚禮納聘男女家各由主婚人書婚嫁者之姓名

年歲籍貫三代而相與訂約互換者以其載有年歲故曰庚帖 ⑪納采 使人納其采擇之禮今誤解爲采幣之采 ⑫丁艷

謂遺父母喪也

④昆仲 謂兄弟也

⑤樽儀 以財助喪儀也

⑥情 俗言送禮曰送人情

⑦行戒 佛家語謂恪守

戒律之操行也

致諸弟（欣聞兩次喜信）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廿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

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並可賚異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息，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論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

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

袁漱_音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室上矣。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服，亦未可知，至姻事却有成言矣。會心齋會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尚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

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吝，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擱_音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持，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

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幘，甚是安叶。余送渠_音分_音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輓聯，現尙未寄。梅劭_音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唐書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

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之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

收，恐被蟲傷。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少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為蟲傷矣。
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并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諍 ①提塘 官名清代各省督撫選派武職一人駐京專司提遞本省與在京衙門往來文報其職隸於兵部 ②憾恨也 ③

罩恩 慈制朝廷遇有慶典則沛恩逮下謂之罩恩 ④濫 過度曰濫 ⑤戰州惕懼 恐懼戒謹之意 ⑥士會選朝 士會

春秋時晉大夫平王室亂歸而講求興禮修晉國之法亦稱墾季 ⑦蘇武返漢 蘇武漢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

匈奴被留居海上伏節牧羶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為典屬國宣帝時賜爵關內侯圖形麒麟閣 ⑧起服 謂官吏有喪服未滿

而起用也 ⑨成言 猶云成議 ⑩烏有 今人謂虛無之事曰子虛烏有 ⑪齋 懷吝也 ⑫鬥斗 舊稱為學官供役

者曰鬥斗 ⑬捱 俗謂延塘曰捱 ⑭教育 舊制府學置教授後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奉文廟奉祀管理所屬文

武士子謂之教官亦稱校官 ⑮奠分 送喪之禮也 ⑯法書 稱人所寫之字曰法書言其字可法則也 ⑰禮獻 以樟

木製成香氣甚烈我國福建廣東江西等省均產之

稟父母（好地氣必團聚）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禮安。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日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母親大人禮安。不知可服虎骨膠否？男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尚熟。次孫體甚肥，三孫體亦好，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兩婦亦好，其餘眷口如常。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峯迴氣聚，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磽田童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

祖母葬後，家中尚屬平安，其地或尚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者，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賬已過千金，然張羅尚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 ① 禮安 今人稱居喪為禮，故對於居喪者請安曰禮安
- ② 告子 書名
- ③ 肥胖 謂肌肉豐滿也
- ④ 膏腴 肥美也
- ⑤ 磽田 謂堅硬瘠薄之田也
- ⑥ 童山 不生草木之山也
- ⑦ 佳城 墓地也
- ⑧ 童涸 乾枯也
- ⑨ 吉穴 謂美好之

露地也

致諸弟（寄歸銀兩物品）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歐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參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二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子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鳥嘴，有向內向外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清出，呈堂上大人。

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註①紋銀 銀塊之成色最佳者

②內子 古稱獨大夫嫡妻曰內子後人專以自稱其妻也

③無稽 無可稽考也

致諸弟（不必重價買地）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冲衝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十千，則買一二處無礙。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

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抄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與相處。龐省三在我家教書，光景甚好。鄒巖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圓通觀住，日日來我家閒談。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為好。瑣事兼述，諸惟心照。（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

註①風水 俗稱堪輿家言為風水

②朱子 名熹，宋婺源人，字元晦

③避官 謂由此會調至彼省也

④瑣事 瑣屑之事

也 ⑤心照 言心知其意不言而相合也

致諸弟（辭疾愈見大好）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近一月餘，無摺弁_音下來，以新撫臺尙未到任。五月十一，接澄弟四月八日並廿六日所發信，而正月十七一信，至今未到，誠不可解。

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癖疾經鄒墨林開方做藥丸，有附子黃芪_音其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謄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尙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

閩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閩月則闔門左扉_音，詩題賦得巖豐仍節儉，得仍子。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卽不入闈亦可，宜稟堂上，問宜何如耳？

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微資，今年家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_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說◎附子黃芪一二藥名 ◎闔閩 ◎扉門也 ◎岳陽樓 在湖南岳陽城城西門上下取洞庭風景絕勝

致諸弟（託查遺失家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處發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

京寓近日平安，癘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瀉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從去查問。正月十六之家信，至今尙未收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

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云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

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

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編，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

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音盤前間排行設若。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

山西巡撫王兆琛，讀若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餘不悉具，兄頭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註①太史 明清時代稱翰林爲太史

② 聖服欲穿 謂盼望之初也

③ 提塘 官名清代各省督撫選派武職一人駐京專

司投遞本省與在京各衙門往來文報其職隸於兵部

④ 水落石出 謂事之終須顯露也

⑤ 排行 兄弟以名字或行次

相排也

⑥ 狼籍 言散亂不整理也

⑦ 鑄示 謂削職以示罰也

致諸弟（述修改長郡館）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日內身體平安，內人自前腹泄一音後，至今尙服黃耆其高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尙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

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亦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

郭筠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漱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筠仙讀丞，可卽告之，不另寫信。岱雲寄程正棨音信，亦已妥交，見岱雲時，卽告知。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卽送去。餘不一，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註①泄瀉也 ②左太冲 名思賢臨淄人博學能文 ③漢高祖 秦末沛人姓劉名邦始爲泗上亭長 ④致意 傳致意

念也 ⑤拍案 贊成之意 ⑥畢役 完工也

致諸弟（擬爲紀澤定婚）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四日發一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

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即將余感戴之忱一說者寫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踪影，兩腮二說者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

徐壽衡音衡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鄺音廣鑪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讀者眷而鄺則否。鄺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鄺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崑圃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帑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贍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着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

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賀耦庚

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稱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爲婚，余嫌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導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他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

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菲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菲卿言恐余升任總督，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開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湖南副主考 喬鶴儕，在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京，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① 忱實情也 ② 腮面頰也 ③ 不仁手足病廢也 ④ 挈提摺也 ⑤ 聘養也 ⑥ 實錄館官署名專記天子

之事也 ①天顏有喜謂天子之容有喜色也

②耆儒年老之士人也

③作伐謂與人作媒妁也

④不倫猶言

不同類也 ⑤書香言子弟能讀書繼其世業也

⑥物色謂察訪人物也

⑦經策經義策論也

⑧分發清制道

府以下非實缺人員分省發往補用者謂之分發

⑨心照言心知其意不言而相合也

致諸弟（成就紀澤親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殊為可惡！音去聲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

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澄弟前次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兌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回思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兌，免致年底掣肘。音如無處可兌，即須閏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兌之為便也。詰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

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廖字條，出係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眺，音曉。」
裕慶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

李石梧身後恩與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

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罷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八音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卽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聞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託之官到任也。 ①公車 清時舉人進京會試稱公車。 ②掣肘 喻使人作事而阻撓之也。 ③高宗 清乾隆之廟號也。 ④非方言違背法度也。 ⑤封疆 明清以來稱督撫曰封疆，言居封疆將帥之任也。 ⑥貶詞 非刻之言也。

愆過也。 ⑦昌言 俗謂直陳其事無所隱諱曰昌言。

致諸弟（暫緩紀澤親事）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二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九月廿六日發一家信，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得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

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即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十一日內人即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即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踟局躑躅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

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即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即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

兄前有書回家，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平音，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音。即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

夏階平之女，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會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

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十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音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
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銃砂傷其面，尙勇在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音大有造於我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持。現在粵西未靖音，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音？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

牧雲補稟，煩弟為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回勸音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為承歡之道。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道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為要，每夜諱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

評 ① 嫡出庶出 妻所生者曰嫡出 妾所生者曰庶出 ② 踴躍 不舒貌 ③ 撓惑 擾亂也 ④ 即吉 謂除去喪服也 ⑤

靖安也 ⑥ 團練 謂編制而教練之也 人民自行團集 選取丁壯 按軍法訓練 用以防衛鄉土者 名曰團練 ⑦ 桃花源 晉

陶潛有桃花源記 言武陵漁人入桃花源 林邊秦時避亂者 後迷其處 今通稱可以避亂之地 曰世外桃源 ⑧ 承歡 今謂親承

父母之色笑曰承歡

致諸弟（決對紀澤親事）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欣同！紀澤兄定婚之事，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為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音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

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

滯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

植弟賞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考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杭讀若也。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鷲實音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烟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予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

京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於正月六日上學，其入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

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尙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不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合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去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踴慮。

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讀若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時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咸豐二年正月初九日）

註①佳耦 俗言好夫妻也

②簪纓 貴者之冠飾也

③照拂 猶言照應也

④闕帝覺世經 善書名

⑤陰騭文感應

篇陰騭文爲文昌帝君所著感應篇爲太上所著皆善書名 ⑥理學 性理之學 漢人治經多詁其義宋人乃疏其理故有理

學之稱 ⑦八股 經義之文俗謂之時文

⑧蔭生 因祖父餘蔭而得官者曰蔭生

致四弟（以壽序作格言）

澄侯四弟左右，蕭浚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米食千石，需子藥數千斤。

渠全無來，糧米擲_{魯音}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沅弟啓行後，日大雨，甚爲辛苦。

余右目紅痛，不能寫小字。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思寫紅紙屏一幅寄賀，卽將平日所稱之祖父勤儉孝友書疏魚豬等語，述寫一篇，爲壽序也可，爲格言也可。茲因目疾，尙未及辦，待下次再寄也。

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明年叔母五十，擬請漱_{音九}六_{平聲}筇_{音九}爲之，弟意以爲何如？在界嶺_音領等處，弟亦太辛苦，須常常服補藥，保養身體，孝之大端也。（咸豐九年五月廿四日）

註◎擲掠也 ◎格言一可爲法則之言

致四弟（必須略置墓田）

澄沅兩弟左右，寶慶解圍，團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耽擱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尙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遊覽廬山近處勝境。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前來，則不起解亦可。

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柴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

而遠，不刻字者，爲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碑石貼砌，音妻去聲。上蓋圓銅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鱗_音，首下用龜_音，跌_音，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

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碑。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_音，湖南立於羅篋之頭，蓋非古法，不可學也。

至築墳結頂，上年周壁冲，結冲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_音貝勒及品官之家，墳塋_音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沅弟能力辦之，澄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缺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自九江舟次後）

註①廬山 在江西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 ②鵝首 雕刻之師也宮殿之石階石柱都刻爲鵝形宋李誠營造法式

有鵝首圖 ③龜跌 碑下石刻畫如龜形者 ④趾 足也 ⑤貝勒 滿官名

致九弟（痛悉叔父去世）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接來信，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哀痛極！自八年十一月，聞溫弟之耗，音好叔父即說話不圓，已虞其以憂傷身。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亦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權衡，喪禮以哀為主，次以肅靜為主。余於聞訃之第二日，進公館設位成服，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撤靈入營。

季弟擬請假回籍，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沉弟不敢再求愜讀若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濕氣一層，不可不詳密，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音去散濕氣，乃不生病，至囑至囑！（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

說◎權衡 品評事物也 ◎宿松 縣名清屬安徽安慶府今屬安徽安慶道

致四弟（尋地必求愜意）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沉弟既與作梅意見相合，家中尋地，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以必得爲期。改葬本非好事，然既已屢改，則必求愜意而後止。余非欲求地以微音富貴者，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千難萬難，不可錯過。澄弟所跋音對聯，甚爲妥洽，服補藥雖多，仍當常常靜坐，不可日日外出。一則保養身

體，一則教訓子姪，至囑至囑！

此間至今未得進兵，實爲遲滯。希庵至多公處，與之暢談，針芥_音契合，相得益彰；大約數日後即可移營，進逼桐城懷甯矣。浙江克復後，皖南又大震動，河南捻_音匪上竄，陝西及樊城戒嚴。四眼狗近拊全椒，_音思解金陵之圍。余身體體平安，癘疾皆在腿以下，本是空閒地方，任其騷擾可也。（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

註①徵要求也

②鍼芥契合 磁石能引鐵琥珀能捨芥噉人之性情相合也

③戒嚴 國中有戰爭或非軍事變以兵備

警戒全國或一地方之謂也

致四弟（應酬必須親到）

澄弟左右，舅母去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_音否？此等處，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_{與殷}，_{與勤}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

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

益。（咸豐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註◎贈再生者曰贈 ◎登臨誠懇也

致四弟（紀鴻倅取縣首）

澄弟左右：紀鴻兒倅取縣首，詩文雖不甚穩愜，穩若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疏宕蕩音之氣，實皆先生時雨之化，可敬可感。當略備微儀，以申鄙意。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鴻兒體弱，不知能耐此酷暑否？今年鄉試，鴻兒即可不必入場，蓋工夫尙早，年紀太輕，本無望中之理。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

軍事平善，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皖北數十州縣，爲粵匪所占，今皆克復，一律肅清。只餘二三城，爲捻音匪苗逆所占，想亦易於就緒。四眼狗未經擒戮，北竄河南，殊爲後患。

沉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進攻金柱關。季弟尙在魯港，鮑春霖進攻甯國府徽衢等處，賊皆退江西。今年得保平安，余身體平安，家中不必望念。（同治元年四月廿四日）

註◎精警 精練警策也 ◎時雨之化 喻教育感化之速 ◎鄙意 鄙陋之意自謙之詞 ◎苗逆 指苗沛霖也

致九弟（擬接季弟靈柩）

沉弟左右：接得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溘音逝，哀慟洞曷極！應商之事，條列如左：

一、余准於三日起行赴金陵，本月內准到，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載靈柩之船不必大，取其輕便易行者。余坐一長龍船，季櫬載一民船，各用數甕杉板拖帶，庶上水穩而且快。至安慶後，應否另換大船，俟與弟面商。

一、季弟請卹事，應請少荃出奏。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廿六七日可過金陵，余信弟信，均可由該船帶滬。

一、季弟部下五千人，自當歸併弟處統領。若另有可分統之人，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弟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務當強自寬解。余于兄弟骨肉之際，夙有慙德，愧憾甚多！弟則仁至義盡，毫無遺憾，千萬莫太悲傷！

一、弟信須洋藥等物，余當帶洋藥萬斤，洋帽二十萬，洋槍四百桿，親交弟處。白齊文在上海大鬧，茲將篤仙原信付閱，該軍斷不來矣。只要春霆站得住，軍務尙可支持也。（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二日）

註① 遺逝謂人死也

② 遺憾猶言遺憾也

③ 白齊文美國人清同治初投効中國統常勝軍

致九弟（述季柩已到此）

沉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季弟糊到此已一日，外間幃幃頗多，無十分稱意者，余因書一聯云：『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余季保此人民，拓音此疆土，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望來世再為哲弟，並為勳臣。』亦不稱意也。今日已漆一次，在此漆五次，二十日發引登舟。少荃信來，欲為季請謚請祠，請加銜立傳，恐已在官奏之後，茲將少荃信鈔閱。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亦已棄旌德城而回徽，甯郡四面皆賊，深恐難支。（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註：稱意猶云合意。檄：官文書之一種。

致九弟（擬作季弟墓志）

沉弟左右：昨寄緘後，音山恰到，道弟雖愛勞過甚，而精神完足，為之少慰。余在季公館三宿，今日仍回本署，至鹽河一看，新城已修十分之八，十五六可竣工矣。九音洲圖迄無善本，余倩音人畫一幅，以應恭邸之求，茲將副本寄弟一閱，果不甚差謬否？春音靈久無來信，懸系之至。

昨夕擬為季弟作墓志，竟夜未成一字，卻又得輓聯一副云：『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或用弟名寫之，或不用寫，尙未定也。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①竣工猶未完工 ②恭邸清文宗之弟封恭親王名奕訢 ③墓志 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

致九弟（派送季樞歸里）

沉弟左右：季弟墓志作就，不甚稱意。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云：『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灑淚，又隕九臺星。』余欲改成功二字為功成，改灑淚二字為痛定，似更妥叶。

余僅派戈什哈二人送季樞，蓋以弟所派諸人，凡事皆有條理，不必更派文武委員，反致紛亂也。（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①肩荷也 ②隕落也 ③臺星 將星也

致四弟（述季喪甚整齊）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為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

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輿，音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李櫬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櫬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安。

古人云：「祭不欲數，音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尙不可煩瀆，况喪禮而可煩瀆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卽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

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沅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

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詔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須改題耳。（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註◎發引即出獄 ◎敬頌頌也 ◎英靈猶英魂也

致九弟（述為季弟請諡）

沉弟左右：少荃為季弟請諡，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一閱，是否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諡亦終可望允准。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擊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與阿，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秦映斗進京，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添音當重任，不恃無意外之罰，而恃無可罰之實。

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為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錢二萬串，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櫬不宜附葬馬公塘，其言亦頗近理。余因相隔太遠，不敢遙決，請澄自行決斷。（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三日）

註◎俞允 廬允也 ◎兩宮 謂慈安慈禧兩太后 ◎激濁揚清 猶言除惡舉善也 ◎度歲 俗稱過年